

下編

社區考察筆記

阿紹的生命史故事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阿紹今年二十歲，十九歲時，他大專畢業，來到深圳找工作。

阿紹一米八五，第一次見面時我們曾站在一起比身高。我笑著說，我看人一向低頭，看你卻要仰頭。他問我多高，我說一米八二。他說：你不顯高，只有和我站在一起的時候，才會顯高。這樣的聊天，使我們的關係接近了。

阿紹小時在家裏主要面對的符號是『狠管』：

阿紹小時候便很漂亮，惹人羨慕，有人會說他長的像女孩子。阿紹聽了會開心，高興。他說，別人這樣說並沒有貶意。我們這裏看到的，是柔性男性氣質的符號。

阿紹的老家在陝西漢中，他的父母都是鎮子上的公務員。父母對阿紹和弟弟非常嚴厲。阿紹說，如果自己犯了錯，第一次母親就會打，而父親會在他第三次犯錯時打。

家裏管教非常嚴，阿紹被教育的從小愛學習，服管。

上高中時離開了家，父母時常交代說：不要做對不起父母和你自己的事情！

阿紹中學時面對的符號有些變化。

高中同學裏，有男生去找小姐，回來吹噓，阿紹當時聽不明白是啥意思。

高中時，學校裏講過生理衛生課，但男女是分開上的。阿紹記得老師講過：如果和別人發生了性關係，和未來的配偶不是第一次，也沒有辦法。阿紹說，老師是不讓他們受貞操觀毒害。

那時，阿紹不懂性。懵懂，他說。

阿紹自己說，是來深圳之後才懂得性的。他自稱剛來時很保守，初夜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關於他的初夜，我們後面還會提到。

阿紹說上學時一直沒有心思談戀愛。

阿紹說，看到有的同學談戀愛，發生了性關係，結局好慘。我追問具體情況，他說，有一個好朋友，讓女朋友懷孕了，懷孕三、四個月的時候，上體育課時被發現了，結果兩個人都被開除了。

我曾以為這個反面樣板是阿紹全部的性樣板，後來才知道，還差的遠。

一個高中男生告訴阿紹，他自己在小學六年級時就在中午把女同學帶回家，正在床上做著呢，媽媽回來了。那個男孩子被嚇出毛病了。媽媽很後

悔，帶著他跑了許多醫院，後來總算沒事了。

阿紹中學的好朋友中，『爛的很多』，他這樣說。有一個高中同學轉學去外地，來信告訴他，一個學期就把全班的女同學都幹了。這是否是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資訊對阿紹的影響。

在中學不遠處，便是紅燈區，髮廊按摩房比比皆是。

有一次，一個同學便帶著阿紹去找小姐。那個同學進去了，阿紹在外面等。

所有這些，都沒有影響阿紹仍然是一個在性上『不開化』的男孩子，這聽起來有些奇怪。但考慮到父母的嚴加管教，使得這個少年長期壓抑慾望與情感，卻是有可能的。

畢業的時候，有一個女孩子給阿紹寫了五大頁紙的情書，說我從一開始就注意你，而你從來沒有用正眼看過我。信上寫滿了對他的愛戀。阿紹說，他看後找那個女孩子談了一次話。那個女孩子說，難道喜歡一個人有錯嗎？阿紹說，沒有錯。阿紹又說，我們都年輕，我不想考慮這事，我們以後的路還很長，你還會遇到別人。女孩子哭了。

阿紹回憶說，讀書時，那個女孩子曾給他洗過髒衣服。他當時想，有人給洗衣服不錯呀，就讓她去洗，並未覺得欠她什麼。週末，女孩子約他出去玩，他也不去。除了上課，阿紹就知道和哥們兒玩。

阿紹說：我特別不成熟，現在也不成熟，都說我像個孩子，我弟弟就顯的比我成熟。

阿紹對我說，當時他也沒有在意這個女孩子和她的感情，但是現在在深圳，偶爾想起來的時候，他在意了。

『那感情很真實』。阿紹說。

我問他，和那個女孩子還有可能嗎？

他說：如果有緣……但不太可能吧……

阿紹說自己的身體非常好，所有體育運動都愛好。在學校時，體育樣樣得大獎，後來只是因為踢足球時摔傷了膝蓋，才不再玩足球，但是，別的運動仍然在玩。現在他還參加籃球隊的運動。

阿紹說，他不喜歡高爾夫球，『太臭了』，他這樣說。

阿紹現在有六、七雙球鞋，還有一大堆名牌衣服，如耐克，主要是休閒裝和運動裝，他說，自己不穿西服。運動、休閒、男性氣質，結合在一起。

觀察阿紹在老家這段時期，被誇作女孩子，體現他柔的一面；同時，他的身體好，喜歡運動，運動能力特別強，又是他的剛的一面。聽父母的，作好學生，不找小姐，這似乎是他從屬性的一面；而與此同時，女同學追求卻拒絕，掌握著兩性關係的主動權，又顯示了他支配性的一面。

被女同學追，在阿紹看來挺自豪的，說明自己有本事。所以『被追求』在阿紹這裏被賦予了支配性的男性氣質的建構。別的同學要花錢去找小姐，

而我有女同學追都不上，進一步實踐了在男性之間的支配性地位。

『就和哥們兒玩』，又表述出一種拒絕女色，注重哥們兒情誼的男性氣質，屬於剛的一面。

從屬當中有支配，支配當中有從屬，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便是這樣難以分清。男性氣質的實踐便如八卦圖。

在老家，圍繞著阿紹像女孩子進行誇獎的象徵話語，建構著柔性卻支配的男性氣質。女孩子——聽話——柔，這是一條線的。所以，聽話，好學生，在父母與長輩那裏，就是支配性的。

但這個在同學那裏則不是，會被貶損為媽媽的乖寶寶，不夠反叛性等。於是，又通過總和哥們兒在一起玩，陪哥們兒去找小姐這些行為，建構群體認同，並且通過運動，在同學中顯示自己剛的一面。而這一面，在同學的話語中，屬於支配性的。

所以，同樣是柔的表現，在長輩那裏被提升為支配性，在同伴那裏被貶為從屬性；而在同伴那裏，可以通過剛的來建構支配性。是一個不同情境與話語中的不同建構。無法進行簡單分類。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深圳初期

阿紹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四星級酒店，作一個部門的主任，在這個部門裏，主任的上面還有經理。這份工作與他所學的專業，可謂『對口』。他每個月有兩千多元收入。

阿紹最早向我解釋後來離開酒店的原因，是酒店拖欠了工資。進一步聊，他提到，是因為一位女友。

阿紹是四月份進入那家酒店的。九月份的一天，他閒暇時一個人在擺弄手機拍照，總經理助理忽然過來，說：你怎麼這麼輕閒呀，玩什麼呢，讓我看看。便拿過了手機。阿紹當時沒有注意，那個總經理助理用阿紹的手機撥了自己的手機，於是，便得到了他的電話號碼。

所謂總經理助理，只是一個大阿紹三歲的女孩子，當時二十二歲。

那天下班後，晚上十點半，阿紹忽然接到這個女孩子的電話，說一起出去喝酒吧。

阿紹愣了。在酒店嚴格的管理層級中，她和他是完全不同階層，他怎麼能和她一起出去玩呢？但是，還是因為她的地位高，所以，他不知道怎麼拒絕。

阿紹只是說：不好吧？

女孩子說：沒什麼不好的，好多朋友呢，大家一起玩有什麼不好？

阿紹還在猶豫，女孩子有些生氣了，說：你來不來呀？不來就算了。

阿紹怎敢得罪她，忙說：我去。

阿紹去了，發現根本沒有一群朋友，而只有她一個人在飯店門口等他。更令阿紹意外的發現是，女孩子竟然極能喝酒，那天晚上兩人喝了三瓶

白酒，還喝了十多瓶青島啤酒。其中，阿紹喝的，不到女孩子的四分之一。

我後來和一位夜場經理談起這個能喝酒的女孩子，他立即說：這麼能喝酒的女人，沒有錢才怪呢！

阿紹以前不喜歡喝酒，所以那天很快醉了。這裏插一句的是：進入夜場後的阿紹已經非常能喝酒了。

女孩子卻沒有醉。她把阿紹扶去賓館。

阿紹還是一個處男，那是他的第一次性行為。阿紹說，他完全不記得發生了什麼，是怎麼回事，只是感覺好像兩個人抱著，她對他說了些什麼話。

初次雲雨之後，總經理助理便常約阿紹出去玩，蹦迪什麼的，一個星期有三、四天待在一起。

女友後來對阿紹說，她早就喜歡上他了。

她以前有過一個男朋友，三十多歲，常在外面賭博。分手後，認識了阿紹，感覺他非常年輕和陽光。

『看慣了你上班穿工作服，看你下班穿休閒服的樣子非常帥』。她說。阿紹挺講究穿衣，休閒服總是穿最流行的。

對於女孩子主動追自己，而不是自己去追女孩子，阿紹說，以前都聽別人會說到女孩子追男孩子，沒想到自己也遇到了，『覺得挺光榮的』。『別人有這樣嗎？感覺自己挺有魅力的，嚮往被女孩子追求』。阿紹這樣說。

事實上，在他學生時代那個寫了一堆信的女同學那裏也曾體驗過被追求的感覺。

紙裏包不住火，有些同事注意到了這兩個年輕人的關係。

酒店裏有嚴格的規定，杜絕員工之間談戀愛，一旦發現有違規的，雙方均會被炒掉。

阿紹和女友雖然沒有住在一起，但外出玩的時候，被人看到在一起了。他們去夜場玩，也被看見過。所以，便有些風言風語。

這個女孩子除了在這裏當總經理助理之外，還開著幾間自己的店鋪，非常能幹。阿紹這樣描述他的女友：她在酒店管理上也是『比別人都厲害』，脾氣暴，說話聲音大，決定的事別人不能改變。

阿紹和這樣一個女孩子的私密關係，很自然地被同事們理解為『和老總建立了關係』，如攀了一個高枝。有同事打趣他時，便問他『你們倆晚上誰厲害』之類的話。

阿紹便也打趣地說，肯定是不行了呀，她比我重。

阿紹對我說，他說的是真話，她對性要求很強，和她在一起一個星期後，他量體重發現自己就輕了10斤。

阿紹說，同事的類似玩笑讓他很不舒服。

那個女孩子便在阿紹斷斷續續的描述中成形：比較胖，因為比阿紹還重；脾氣大，說話聲音大，有決定與控制慾；非常能幹，也比較有錢；……

阿紹講過的另一次經歷，表面看來，與他自己所述『喜歡女孩子追』的心理相左。

一天阿紹和遠房哥哥、幾個朋友去夜總會玩。有一個女孩子，跑過來和他們玩，『喝我們酒、抽我們菸』，臨走時又拉著我的手不放，說：『我跟你去。』阿紹說，我要回家，你跟我幹什麼去。女孩子說，我不管，我就是要跟你去。

阿紹最後還是將她推走了。

阿紹說：女孩子死纏著不放，煩死了。又說，那個女孩子看起來只有十六、七歲，感覺很隨便，不喜歡。

但阿紹在話間也提到，當女孩子纏著他不放的時候，當著哥哥的面，他非常不好意思。

讓我們分析這個事件及阿紹對此事件的表述。『感覺很隨便』與哥哥在場『不好意思』，是阿紹拒絕這個女孩子發生一夜情性關係的原因。一方面對於『很隨便』的女人進行貶損，另一方面接受『很隨便』的女人將在其他男性面前並不足以說明自己有魅力，而且會使自己的價值受損，這是根本原因所在。而前述那個主動追求他的女友，則地位比他高的女人，被這樣的女人追求能夠提高他的價值，被一個『很隨便』的女人追將貶損自己的價值。所以，重要的不是女追男，而是這被追求過程中，阿紹自身價值的提升或貶損。

對夜場裏追他那個女孩子的拒絕，也是因為把蕩婦符號引進來了。

女孩子第一次打電話約阿紹時，是九月份。一個月之後，阿紹便決定從酒店辭職了。阿紹先是說，因為酒店有那個禁止員工間談戀愛的規定，後來也承認，身邊同事那些關注也構成了極大的壓力。

阿紹是自己決定辭職的。決定後，他告訴女友，她沒有說什麼，只是問：離開以後幹什麼？

阿紹說，先離開再說吧。可見，阿紹當時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新目標，只是為了躲避和女友共事一處的種種不便與尷尬。

我和阿紹討論，兩人問為什麼不選擇女友離開？雖然我對此心知肚明，但我需要聽到阿紹自己的解釋。

阿紹說：畢竟她是總經理助理，如果她走了，會帶走一批客人。再者，她的地位高，年齡也比我大，我離開是正常的。

在我們的文化中，當一對戀人或配偶必須有一方為另一方做出犧牲時，通常是女人為男人犧牲。而在這裏，我們看到，是男人為女人犧牲。而這種選擇的原因也非常清楚：這個關係中的女人擁有更大的權力與既得利益，她的離開將遠比男友的離開損失大。

但，阿紹所強調的年齡因素，在這裏卻找不到對他離職的合理解釋。只有一種解釋：年長三歲這件事，同樣是阿紹心中的一個結，以至於他在談話中會不時地提及……

酒店辭職後，阿紹沒有馬上找工作，仍然頻繁地和女友出去玩。

阿紹和女友的交往中，一直都是女友花錢。女友一個月僅從酒店便賺一萬多塊錢，『所以出去玩都是她買單，還會給我錢』。阿紹說。

阿紹過生日的時候，女友送了他一部新手機、一個錢包。女友還時常會給他一些存有錢的銀行卡。而阿紹並未送女友什麼物質的東西。

阿紹對於這種禮物（包括代金卡）的解釋是：『當時想她對我這麼好，還不是因為喜歡我！』

在這一表述中，我們看到的是，阿紹對於女友比自己強的經濟地位的接受，以及將這種物質的授受關係理解為愛情的表達，而與其他無關。

在女友的帶領下，阿紹頻繁地去夜場玩。

和女友一起出去時，交往的都是有錢的女人。女友會對別人介紹說：這是我男朋友。

但是，有一次，女友介紹說：這是我弟弟。

阿紹當時很生氣，但沒有說話。事後，他問女友為什麼這樣。

女友解釋說：看著你這麼小……

何以以前不擔心他顯得小，而現在開始擔心，女孩子自己對此可能也難以說清楚。阿紹當時的感覺是：她沒有把自己放在心上。

阿紹說：當時她對我已經不太關心了。

有一天，一個朋友打電話告訴阿紹：我看到你女朋友和一個男人在酒吧裏喝酒，坐的很近。

阿紹問女友。女友堅決否定。阿紹說：我就在你身邊，我親眼看到的！

女友說：那是我前男友。

不久後，女友提出了分手。從開始到結束，前後四個月左右的時間。

女友提出分手的理由是：阿紹年齡太小，不夠成熟，只是她在關心他，而他不會關心她，做事也不負責任。

在這些表述中，我們看到了男女兩性關係中的固有模式，在潛在地起作用。

對於女友提出的分手，阿紹對我說，當初以為她是認真的，沒想到是鬧著玩的。

女朋友提出分手時，這樣勸阿紹：大家都很年輕，就當什麼都沒發生吧。

阿紹說：你可以當什麼都沒發生，我不一樣。

女朋友說：大不了作朋友，見面還是要打個招呼的。

從對這份感情的期許與最後分手的控制權上，我們看到，傳統的女性『重情』的模式，在這裏顛倒了，是男人看重而女人看輕，分手也是由女人決定的。背後掩藏的，可能便是一種權力關係。

上面這些和這位女友的關係中，一切都是顛倒過來的。男支配，女從屬

的模式被倒過來了。被追求，被給予金錢，被決定，犧牲，被拋棄。在被追求中，阿紹也得到了成就感，因為自己有本錢，才會被女人追求。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和女友分手後，一天，阿紹和一個朋友在酒吧喝酒，認識了一個香港的有錢女人。

那天他正和朋友一起喝酒，那個香港女人過來，向他借打火機。阿紹為她點上菸。這裏順便一提的是，借打火機，點菸，這是夜場裏交識的一種常用手法。

香港女人點菸後，說我們一起玩吧。於是她叫來很多酒，一起玩骰子。香港女人問他們是做什麼的，阿紹說，沒工作。臨走時，香港女人留了阿紹和他朋友的電話。

當天晚上一點鐘，香港女人打電話給他們，約他們到夜總會玩，還包了房間。三個人在房間裏蹦迪、喝酒、唱歌，三點鐘才離去，香港女人給了阿紹四千元，給阿紹的那個朋友三千元。

阿紹說：我們又不是來這裏上班的，給小費幹什麼？

香港女人說，我高興呀，下回再來！

從這對話中可以看到，阿紹此時已經知道夜場公關及其收小費的情況，面對第一次的『小費』，他內心有過顫動，但還是收下了，同時也意味著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結合當時阿紹已經辭職許久，又與在辭職後一直給他經濟幫助的女友分手了，我們能夠想到經濟的推動力在此時順理成章、自然而然地完成了。

事實是，阿紹已經在隨女友四處玩的時候，接受了這樣的符號。

過了些天，香港女人又來深圳了。這一次，她只打電話叫了阿紹。

那天是阿紹第一次接觸毒品。香港女人先拿出二袋K粉，和阿紹一人一半地吸了。一方面是香港女人提出來他無法拒絕，另一方面阿紹自己也好奇，所以他就吸了，吸後，竟然毫無反應。香港女人有些吃驚，說：你身體這麼好！

香港女人又拿出一粒搖頭丸，阿紹吃了，前半個小時沒有反應，半小時之後開始上頭，手癢，上下牙打顫，阿紹說：『不搖不舒服，一直搖到第二天上午九點才走。』

第二天上午離開夜總會後，阿紹和香港女人去了賓館，連著做了兩次愛，每次均做四、五個小時。那天他們不吃不喝，就在床上做愛。香港女人說：我累死了。阿紹說：我不累，一點不累。阿紹說，他們一直斷斷續續地做到隔天中午，這才睡覺。

阿紹對搖頭丸的這種助性能力，印象深刻。

對於毒品的危險性，阿紹說：適量就行。如果身體好，吃了藥會做的更

久；如果身體不好，吃了藥就會損壞身體。

我說，如果身體不好，可能會死人。阿紹堅決否定：不會死，頂多是搖的吐。但後來和申哥的談話證明，夜場裏確實因為搖頭丸死了人，才有了2006年春節前深圳市政府的整頓。

阿紹不會對此不知道。但是，他為什麼否認呢？

有時阿紹自己不想吃，但客人有時會要求吃，他便假裝吃了，但也能做五、六次。客人肯定會發現他沒有吃，但沒關係，她要的是爽，做爽了她是一樣的。

阿紹說，吃了藥好想做，但好久才達到高潮。不吃就不行，幾十分鐘就射了，再來第二次。不吃藥好，吃了，著急卻射不出來，傷身體。

他說，如果一次時間短，可以多來幾次，第一次做三十分鐘，第二次可能就會做四十分鐘，第三次做的更長。他身體好，連著做七、八次不成問題。

對於吃搖頭丸後的感受，阿紹說，『感覺自己就像上帝一樣，感覺自己有很多錢，自己很開心，什麼都有裏裏在臺上搖頭跳著，看到下面所有人都向你招手，對你笑。其實那些人是在看你的笑話，但當時你覺得他們都非常崇拜你裏裏那時自己就像傻子一樣，猛跳，不停地跳，一會兒高興，一會兒又難受得要死；全身興奮，像射精時的感覺一樣，幾個小時的感覺都像是射精時的感覺裏裏』

K粉和搖頭丸之外，深圳夜場裏常見的還有大麻。阿紹說：大麻比搖頭丸厲害，像一根雪茄一樣，吸出來，吹入對方的鼻孔，吸入的人就上頭了。阿紹這樣描述吸大麻後的效果：『幻覺更多，覺得自己最有錢，最有身分、地位。也是在不停地搖，像在太空 一樣。它太厲害了，可能會上癮裏裏』

阿紹自己，大約一個星期會有二天出街，一般情況下都先吃搖頭丸之類的東西，這樣當天晚上玩的很開心，很放鬆，第二天再做愛。阿紹說，常吃藥的人，如果不吃，就覺得跳舞沒意思了。

那個給阿紹K粉和搖頭丸的香港女人，在第一次上床之後，給了阿紹三萬元。

香港女人沒有給阿紹留下自己的電話，她說，我來深圳時會給你電話。那之後，香港女人又找過阿紹兩次，每次都是週末來。

香港女人找阿紹，是在2006年的一二月間。也就是在那之後，二月份過完了春節，阿紹開始正式進夜總會找工作。

我問他為什麼不再謀求進賓館了，他說：『賓館沒意思。』他說自己『習慣了』夜總會的生活方式。

阿紹在一家夜總會應聘的是樓面經理的職位，人家告訴他，這個職位已經滿了，又說：『你長的這麼帥，可以作公關經理。』時常出入夜場的阿紹當

然明白公關經理是什麼意思，便說：『我試試看吧。』

阿紹說：想開了也沒有什麼，女孩子在外面那樣大把大把地賺錢，男孩子也可以。

至此，我們基本理清了阿紹作公關的過程：

先到深圳賓館從事一項低收入的工作——結識比他成功的女友，接受女人的物質給予，出入娛樂場所消遣——為女友放棄原工作——女友棄之而去，他繼續在娛樂場所玩——偶然結識香港富婆，陪聊後收到可觀的『小費』——在香港富婆誘使下吸毒、性交，並得到豐厚的報酬——正式進入夜總會尋找工作，成為公關先生。

至於說阿紹進入夜總會時先是尋找『樓面經理』的工作，阿紹承認，當時已經在想當公關先生了，只是『沒好意思直說』。

阿紹像許多公關先生一樣，應聘的時候都是應聘非公關崗位，但這只是一種掩飾，內心早已經接受了公關職位，只是需要夜場的管理者『給一個臺階』，從而有一種『被勸成為公關』甚至『被迫成為公關』的感覺，以使他們的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受損降到最低限度。

我目睹了一次阿紹坐台的經歷。

那天是兩個香港女人叫了阿紹。擲骰子時，無論輸贏，都讓阿紹喝酒，她們自己不喝。二人還總小聲喃喃咕咕的，不知道說什麼。阿紹後來說，他當時猜想，可能是想把他灌醉了帶出去。

兩個女人把阿紹夾在中間跳舞，前後緊貼著阿紹，猛跳。阿紹很不好意思，後來對我們說：今天被人當猴耍了。

阿紹說，如果當時沒有人看也就罷了，結果還不斷有人過來看，一個看到了，告訴了別人，別人再過來看，用阿紹的話說：『一大幫人守著看。』這其實是言過其辭了。

我當時也去看了一眼，背景是有人說：那兩個女人真騷，夾著阿紹蹭呢。那天之所以有人過去看，還因為是星期天，大家都閒的無聊。但真的沒有『守著看』，而是從門前晃一下便離開了，絕對不過份。其實夜場裏大家應該是見怪不怪的，所以並沒有怎樣看。但在阿紹的感覺中，可能已經太過份了。

阿紹說，那天如果堅持到最後，幾千元總還是會有的。但他說：『不行了，難受死了。她們抱著我蹭，搞的我和那些小姐差不多了。』

所以，阿紹就出去找老總了，對老總說了上面的話。還說：她們可能要打歪主意。

老總說，不去就不去吧，我替你去要錢。

阿紹說，算了吧。

那兩個女人臨走時，正巧看到了阿紹，說：你跑哪兒去了？害得我們沒有玩好。

老總事後給了阿紹五百塊錢，說，不能讓我的人受委屈。

這個事件中有幾個關鍵點：兩個女人夾著阿紹跳舞；許多人來看；阿紹

說：搞的我和那些小姐差不多；……因為許多人過來看，本來自如地實踐著的男性氣質，和另一種相衝突的男性氣質碰撞了，男性氣質的實踐從而中斷。

有一個被包養的二奶，二十多歲，常和一幫同樣是被包養的二奶來夜總會。阿紹每個星期都會看到她。

一天在場子裏跳舞時，那女的問：出去玩嗎？

阿紹說：去哪兒？去就去。

女的問：多少錢？

阿紹說：深圳出來玩的人都知道。

女的說：八百？

阿紹說：八百是陪喝酒的價錢。一千。

那女的便帶阿紹去了一個別墅，一進去，就撲了過來。阿紹想：怎麼就這麼急呢？讓她先去沖涼。阿紹說，那天他們做到第二天上午十點。

那女的拿出安全套，阿紹說，我不戴。

阿紹對那女的說：我擔保我沒事，有事你來找我。

阿紹說，他自己一般不喜歡戴安全套。通常情況，他說不戴，客人都會同意。不同意可以不做，我會再幫她找別的人來。有時還會明說：我沒有病，我還不知道你有沒有病呢。阿紹說，戴套，沒感覺。

阿紹在這裏強調對是否戴安全套的主控權。我一直對這種主控權有些懷疑。對其餘公關先生的訪談中，也有人提到了這種主控權。但是，像阿紹一樣，他們也都用了『一般』這個詞。有一般就有特殊，有人提到了，如果客人堅持要戴，也只能戴。

阿紹說，和客人做愛時，自己也能夠快樂。

他說，有時客人已經爽了，說好了，他會說：你可以了，我還沒可以呢。

如果是醜女，阿紹說，可以用幻想來撐著。如果太醜，阿紹說，可以陪酒，但不會出去。『不看她，想像她是美女』。

在這一表述中，阿紹實際上在傳達這樣的意思：如果是醜女，我就不出街。

我追問下，阿紹又承認：如果客人堅持要出街，『也沒有辦法，畢竟是這個職業』。

阿紹說，自己比較幸運，因為碰到的都是二十歲至四十歲的。如果以後遇到五、六十的，怎麼辦？阿紹說，那也得硬著頭皮上。

阿紹又說：如果吃藥了，會感覺好一些，因為會特別想做，醜女看著也好看了許多。

但我在夜場的觀察是，阿紹實際上是經常經歷醜女的，甚至讓我與他自述每次出街都吃藥聯繫在一起。

果然，後來阿紹又曾對我說，如果客人長的還可以，也可以不吃就能

做。

和阿紹討論了與客人做，及與女友做的不同。

深圳找一夜情式的『女友』太容易了，阿紹說，只要你想，在夜場裏待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帶女孩子出去。

和客人做的時候，只是應付，不愛撫，不關心，也不會說情話；但和一夜情做的時候，阿紹說，『會很關心她們，會說情話，會製造調情的氣氛。但是，目的還是獲得更好的性滿足』。

通常，和一個一夜情女友一、兩次性行為後，就不想再維持了。

我問阿紹是否找小姐，阿紹說：不，一夜情就足夠了。我們多處談到，深圳的公關先生中很少有人花錢找小姐，和小姐不花錢發生性關係，便被解讀為一夜情。

我說：可是找小姐畢竟不一樣，你可以控制她、支配她。

阿紹說：一夜情也可以支配她呀，讓她做什麼就做什麼，一夜情也可以的！

和客人做自然不同了。阿紹提到有的客人要求的姿勢，『太累』。比如，讓他躺在下面，把她頂起來，『累死人』，阿紹這樣說。

客人會要求刺激陰蒂，有時用手，沒有過被要求用口的經歷。這時，阿紹已經從業三、四個月了。

阿紹說，吃藥、做愛後，往往是一覺睡到晚上。

他說，自己東想西想，這樣子肯定不行。這條路不可能走一輩子。怕知道他做這個的人太多了。

阿紹說，自己在乎聲譽。哪個不在乎呢？他這樣反問。

阿紹說，自己白天不出來，怕碰上人。我很奇怪，怕碰上什麼人呢？

阿紹說，客人們白天上班，碰到不好。客人可能會和旁邊的同事或朋友說，這個小夥子是做什麼什麼的。阿紹碰到過這種情況，他那之後便不願意白天出來了。這讓我有些奇怪：去夜場玩的人，對阿紹與之無關的人議論自己，阿紹為什麼會在意呢？阿紹說：不認識的人議論我，我在意；特別熟的人議論反而不在意，特別熟的人都是同行和出入夜場的人。

四、阿紹提供的其他資訊

阿紹還有一個比自己小一歲的親弟弟，也在深圳。弟弟在健身房作教練，對於阿紹從事的職業一無所知。弟弟也曾到過阿紹工作的夜總會，但阿紹戴著『經理』的牌子，弟弟不會懷疑。

阿紹說，弟弟觀念保守，接受不了。

阿紹說，他不會讓弟弟幹這行的。

說自己像個孩子的阿紹，是在來深圳後，想法一點點『大』起來的。他

說，將來想有錢了，就不幹這行了，在深圳開公司、開店，賺錢，再求更大的發展。

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環境對人的影響。

我不解地與阿紹討論：為什麼將來還會選擇在深圳開公司呢？不怕他以前的客人認出和議論他了嗎？

阿紹說：那時就無所謂了。有錢了，人們就不會說你了。即使原來是作乞丐的，你有了錢，人們也只會羨慕你，不會說你。

這話讓我想起，在深圳調查時常聽人們說到某某前公關賺了多少錢，現在開著公司，如何有錢之類的话。說這話的人們，語氣和神態都充滿了敬佩。

阿紹說，現在很苦，想一想這是暫時的，便能夠過去了。『想一想這是暫時的』，這是許多公關對我說過的話。

阿紹說，大丈夫忍辱負重，你看劉邦，受過跨下之辱，但是，他笑到了最後。

阿紹在上小學時便喜歡《三國志》裏的人物，他喜歡看那裏面的人物如何鬥心計，如何運用兵法。他說那是一本人際的書，告訴人們，堅持到最後的人，總會有出路。

看來，阿紹並沒有從三國中學了多少心計與兵法，他學到的是：大丈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在談到和同事們的交往時，阿紹總結說：南方人重視細節，而我們北方人直爽，有什麼說什麼，有時便不注意對方的感受，讓南方人覺得粗魯。

有時經理批評阿紹的時候，會說很多，他就會很不高興，會說：我錯了你就直說，別講沒關的。

阿紹說，香港人特別重視細節、禮貌問題。

在喝酒的時候，香港人會先拿杯子倒著喝，如果感覺好，沒事，再拿瓶子喝。阿紹說，這是擔心別人會給他們下藥。確實有被下了藥的情況，自己拿錢給人家。

和阿紹討論什麼樣的男人算男子漢。

阿紹說：疼老婆，孝敬父母，對子女教育得當。

在男女關係上呢？阿紹說，要真誠相對，要保護女人。女人是拿來疼的，他如是說。

阿紹承認：和客人交往，使他變得沒有真情了，更少關心女人，也不知道怎麼關心人家。

但我對阿紹的這種解釋有些懷疑，因為我還記得他初戀的時候，即還沒有和客人打交道時，那個年長他三歲的女友提出分手時，理由同樣是他不關心人。

阿紹對男子漢的理解還包括：行的正，做的直，有自己的處事風格。要

剛強，不要粗獷，要能夠主宰。

阿紹自己不是粗獷的人，但他通過熱愛運動、身體好等等建構著自己的『剛強』，所以，他的這一表述，使他足以將自己列入男子漢的行列，不會影響他男性氣質的自我認同。

阿紹雖然穿著整潔，但沒有化妝美容什麼的。他說，那樣打扮的公關，都是自身條件不足的，所以要注重外表。『很虛偽』，他這樣說。

阿強的生命史故事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阿強是四川人，現年27歲。雖然住的地方叫『鎮』，但屬於那種農村的鎮子，所有人都是下地種田。

父親在鄉里當個小領導，他不愛說話，只是偶爾才會開玩笑。平時一般比較嚴肅。父親自己不做什麼體育運動，在農村沒有這樣的機會。

父親很少批評阿強，總是母親在批評阿強。『媽媽嘮叨』，阿強說，『父親只在很火的時候才會打我』。問題是，父親經常很火，也經常打阿強。父親不批評，直接打。

阿強七歲時跟外婆住，外婆住在鄰近的縣城，阿強在那裏讀書，那裏的教學品質好。父母對他上學讀書抱有厚望。

阿強說自己和父母的關係不是很好，從心底抱怨家境。父母也感覺到了，阿強嫌家裏窮，有些瞧不起父母。

我分析，阿強長期住在縣城的外婆家，回到農村自己的父母家，兩種不同的生活環境形成對比，這是阿強嫌家裏窮、瞧不起父母的客觀原因。

阿強的父親在農村是個幹部，有一次處理事情別的人不滿意了，事主是開煤礦的，有錢人，就要打阿強的父親，還用磚頭砸他們家的房子。這些事情都給阿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覺得自己家被欺負，幻想長大了去報仇。

阿強的叔叔，當過兵。許多人都怕他，他非常有威信。阿強從小受這個叔叔的影響比較深。阿強覺得，做人就要像叔叔那樣。

我們從這裏看到的，是一個少年將男性氣質與軍人生涯的聯繫。

阿強說自己從小喜歡運動，熱愛籃球。從小學五年級開始玩籃球，初中時參加過校隊，還想過考體校。他對籃球的熱愛到了這種地步：球放在桌子下面，下課就打。

初中畢業，他參加了體校的入學考試，但是沒有考上。考體校有許多項目。阿強的文化課成績太差，所以沒考上。

讀初中時，班裏三分之一的同學都在談戀愛，兩性關係比較亂。學校周圍有許多放碟的小店，夜深人靜時會放色情片，阿強和一些同學都去看過。

學校管理的很嚴格，但是，沒有影響當時班裏的小氣氛。阿強說，女孩子不是太保守，有一次兩個同學在女生宿舍發生性關係被學校查鋪時發現了都開除了。

阿強自己小時候的性觀念是，男人無所謂，女人沒結婚就有性關係是不

好的。

阿強自己初中時交過兩個女朋友。

第一個是初一時交的，後來分手了，因為阿強覺得她水性楊花，很多男孩子都想勾她。男孩子摟抱她，她也不是特別反對，感覺很隨意的樣子。

第二個是另一個班的。住校時幫阿強洗衣服，他打籃球髒衣服多。交往兩個月後，二人開始發生性關係。阿強說，性上面是他主動的，女朋友略被動，她的性格不張揚。

對於和這第二個女友，阿強是想過結婚的。

女朋友的家裏有錢些，在縣上有房子，還開了一家小賣部。初三畢業時，兩人談了一個晚上，說好先各去努力，把事情安頓好後再聯繫。隔天，女孩子就去縣城了，而阿強回了父母家。

初中畢業時，在父母的要求下，他讀了中等職業衛生學校。父母的說法是：學技術，當醫生，永遠不會失業。他自己不想讀這個，一心想去當兵。

阿強因為不想讀衛校，所以開學時晚報到了幾天。走進教室的時候，發現自己初中時那第二個女朋友也在。兩人的戀愛關係就算繼續了。

這學校算中專，學的是中西醫。班裏女生多，男生沒有幾個。

女生多，看男屍的時候，女生們很不好意思。阿強說，一是害怕，二是害羞。

阿強只在這裏讀了兩個月，他說，離開的原因是自己對這行不感興趣，而不是因為這行是太具有女性職業特色。他說，他沒有想過性別的事。

說到對當兵的興趣，阿強歸結到小時候常被人欺負。

他說，八歲到十歲時，總有人欺負他家。他當時就想報仇。

後來看警匪片，特別崇拜裏面的員警和當兵的，覺得特別威武。當時就想：好男兒要麼當員警，要麼當軍人。要練就強功夫，好保護自己，保護家人。當時有許多武術學校招生，自己非常想去學武術，父母反對才沒有去成。

對於當兵，別人說太辛苦，但阿強說不怕。父母一直反對他當兵，但他還是堅持當兵了。

當兵走的時候，女朋友送他到火車站，哭著送別。阿強一直想著她，想以後一定要好好待她。

但是，當兵的第二年，阿強的同學來信說，這個女孩子家裏出事了，一家四口出了車禍，全都不在了。

那之後，阿強一直沒有再談女朋友，他想賺些錢再說。直到退伍，阿強心裏都不能夠接受女朋友已經不在了這個事實。

談到和那個女朋友的關係，阿強說，是相互關愛。但是，阿強說自己心裏總覺得應該呵護她。她經濟條件好，阿強有壓力，怕別人說閒話，說他是吃軟飯的。他覺得應該門當戶對，所以想將來下決心幹一番事業。『作男人

就是要以事業為重，不能靠女人來養活自己』。阿強這樣說。

雖然女友不在了，但阿強說，自己來廣州賺錢，當初談戀愛時的影響也是一個因素。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在軍隊

到部隊後，阿強有些失望。他原以為會學習很多散打之類的功夫，但是，發現不同兵種是不一樣的。如果是武警就有這樣的機會，而他是步兵。軍中有句話：『步兵的腿』，講的是步兵強調跑步，總在訓練跑步。

也學習過一些拳術和格鬥，但阿強說，非常少。

阿強想過再考軍校，但是，因為自己沒讀高中，所以沒有考試的資格。

在部隊的時候，阿強也聽說過『公關先生』這個詞，知道收入很高，但具體做什麼的並不清楚，以為只是迎接客人。

部隊管理很嚴，規定軍人不許去夜總會那樣的場所。但是，排長常領著幾個兵去夜總會。部隊在大城市近處的一個縣裏，坐車去市里的夜總會只需要半個多小時。

有一次，他們是穿著迷彩服去的，成為許多人注目的焦點。有一個在北京當兵的，就過來和他們聊天，他自己開了一個台子，就請他們過去坐，還找了兩個小姐。跳舞的時候，也有小姐主動過來。阿強說當時的價錢是，陪台的小姐一、二百元，出台六百至八百元。

排長帶隊出來玩的時候，排長自己會找小姐，兵們也找。回部隊之後，大家就會在一起聊：做了幾次，做了多長時間，有沒有幫你口交等等。這樣的經歷，阿強說，每個月都會有一、兩次。

阿強後來得知，那排長的違反軍紀的行為被發現，被開除了軍職。

阿強說自己當時對於小姐的態度是：這也是一種賺錢的方式，並沒有歧視。他說，這是社會發展的趨勢。

他說，和有些小姐感覺好，會聊到很深處，比如她們為什麼出來做這行呀，多是感情破裂，或經濟所迫等等。那時，阿強說，自己有時會勸她們找別的工作，畢竟青春飯，不是長事。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到深圳前，深圳初期

當了四、五年兵，阿強復員回老家了。

因為阿強是農村戶口，所以轉業後也沒有分配工作，而是需要自謀職業。當時有戰友的戰友在廣州做傳銷，說非常賺錢。戰友介紹的時候，說自己的戰友已經是高級經理了，阿強過去可以直接當經理，每月能賺到二、三千元。阿強便到了廣州，到之後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但已經架不住傳銷公司的勸說，自己也想試試，便投身其中了。

剛參加傳銷公司時，是不斷地接受傳銷如何好的灌輸。公司有嚴格的層級管理。每加盟一個人，需要交三千多元的加盟費，回報的是公司傳銷的產品。加入的這一個人，總監、經理和非經理的直接介紹人，均從加盟費中提成。總監提百分之十五，經理也能夠提到五百多元，直接介紹人提到七百多元。但這仍然意味著，職位越高，手下的人越多，提成也越多。發展人多的高層經理，每個月收入可以上萬元。

作傳銷需要自己先買，所謂『需要有投入』、『體驗式消費』。阿強退伍的時候有二萬多元的退伍金，他帶著這筆錢來到了廣州。幾經努力，將近兩年的時間裏，阿強發展了十來個人，成了一個小經理，但他並沒有賺到什麼錢，自己帶的兩萬多元也都搭了進去。

在這種背景下，阿強決定來深圳賺些錢，再回廣州做傳銷。

阿強至今仍然對傳銷高度熱情，不斷和我說這是一種『新型的營銷方式』，『非常先進』，前景無限，只是中國人不理解，但以後會非常好的。阿強說，傳銷在人家美國就做的非常好，大家都接受。

阿強到了深圳。

他的一個親戚是深圳一家企業普通員工，當時正趕上這家企業招臨時工，每個月一千四、五百元。阿強被介紹進來做，但兩個月後，企業削減人員，阿強又沒有專業技術，就被辭掉了。

在深圳這家公司的時候，大家聊哪個行業比較賺錢，就聊到過公關。而且，公司有的同事到深圳幾年了，是正式員工，比較熟悉這些，就會說的多一些，也曾和阿強去夜總會玩過。

沒了工作之後，阿強想過作健身教練。這是一個說起來就讓他興奮的嚮往，但人家也要文憑和經驗，自己條件不適合。

四、生命史第四階段：性產業從業

那段時間他常去人才市場，看到路旁有佈告，說夜總會招公關、DJ、營銷等等，而公關報酬最高，月收入萬元以上。

阿強就按佈告去應聘了。夜總會人事部的女經理接待了他，他被告知：公關就是陪客人。要陪喝酒、陪逛街，玩幾天都行，讓客人高興，小費就會有很多錢。

阿強當時有些不信，想賺錢怎麼這麼容易。就問什麼時候給錢，是否可靠之類的事情。

女經理告訴他：要讓客人高興，要讓客人滿足，客人需要什麼就提供什麼。

阿強明白了一些，但還是覺得這工作挺輕鬆的，做別的絕沒有這麼輕鬆。

阿強正式到夜總會公關部上班了。他進公關部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

培訓。阿強說，每天傍晚，公關部經理給他們三個同時進去的人講課，講怎麼去扣客人，讓客人滿意和開心。告訴他們要自己扣，不能靠別人。課講了三天，每天晚上七點開始講，講到八點多，『理論』部分就算完了，然後就交給老公關帶著進場子觀察與實習。

主要是學習觀察哪些客人有找公關的需要。這從看穿著打扮入手，年齡在三十歲至四十歲之間的，比較容易扣。如果是一對男女一起來了，也存在各自找的可能性。如果是一個女的坐在那裏不斷吃東西，喝酒，眼神在尋找什麼，那麼百分之八九十就是在找人陪她。這時就可以過去敬酒，哄她玩的開心。

阿強他們當時要跟在老公關後面，在近處觀察，不能讓女的發現。要聽他們怎麼說話，看他們的反應，事後，再讓老公關談自己的感受，分析此個案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中，新手就迅速成長了。

阿強的思想，在此環境中迅速變化。他說，環境與現實非常現實，一切都是圍繞著怎麼賺到錢。賺到錢是最重要的，那個女人什麼樣並不重要，只是為了賺她的錢，逢場作戲，又不是想和她生活。

我問阿強，如果客人太老、太醜，又怎麼樣呢？

阿強說，即使這樣，男人也不會失去什麼，不像女人。阿強說：『別人說仔會少一些，這 的人不會說仔，說的話也是內地人在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工作，深圳人不會在意這些。』他這裏的『說』，我理解是議論、非議之意。從這表述中的男女不同，我們看到，背後仍然是社會性別意識的差異。

阿強說，自己剛入夜場時，別人也是這樣勸他的。

阿強反覆強調『男人不會失去什麼』，他說，不找客人，男人也會去找小姐。有時碰到靚麗些的客人也非常好。對於男人來說，客人美醜差別不是太大，自己也不會在乎別人怎麼看。

阿強第一次出街時，那個女人挑了很多人都沒的挑中。爹的注意到她是四川人，便說，我給你推薦一個老鄉吧。就把阿強叫來了。

看在老鄉的份上，阿強和她聊的很投緣，一起喝酒、吃宵夜，然後就去賓館開了房間。

那時，阿強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放不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心理素質不好。』女客人看阿強放不開，就開導他，說大家都是出來玩的，不用太在意。

那天前戲的時間很長，女人要求他吻她的身體，還拿出了一個假陰莖，讓他拿著在她的陰部摩擦，又提出他為她口交。阿強說，自己以前從沒有過為女人口交的經歷，這是第一次，所以難以接受，覺得髒。但再一想：既然自己找小姐時也要求小姐給自己口交，那麼女人提同樣的要求也是很正常的。阿強又對我強調說，這個女人和他那個故去的女友的名字只差一個字，於是，他便在自己的腦海裏將她想像成自己的女友，想像成正在和自己喜愛

的女人做愛，這樣就能夠比較自然地進行口交了。

只要客人不是特別『刁』，就沒有什麼。阿強這樣說。

最過份的一次，阿強說，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客人，非常醜，要求他用嘴吻遍她的全身上下，包括腳。

『如果好看些也就好接受』，阿強這樣說。

見阿強不太願意做，那個女客人便說：想開些，錢不是問題。意思是可以多給錢。阿強最後還是做了。

在另一次談話中，阿強坦言，對於年齡大的客戶，『沒感覺』、『很難受』。但是，如果是經理的老客戶，也會接受。在這裏，他將接受沒感覺的老客戶的原因，歸結為交情和市場了。

有的客人會狠咬胳膊和乳頭，一般是做完之後咬，客人說為了開心，為了記住你，發洩一下。阿強說，這時會想自己折騰小姐時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就可以理解客人了。大家發洩方式很接近，自己找小姐時想要的，也是客人找你時想要的，都是玩一下嘛，這樣一想就好接受了。

阿強無意中告訴了我，他找小姐時是怎樣『發洩』的。而在他這樣的對比與聯繫中，他使自己的職業行為更加自然地被自己接受。

『男人玩女人，女人也有同樣的權利玩男人。男人做的，女人也可以做』。阿強這樣講。

阿強剛決定進夜總會的時候，在電話和父母說，父母都不同意。後來進去了，就講自己是在別的地方工作，沒有講在夜總會。

在最初應聘、學藝的那家夜總會做了一、兩個月後，因為客源不好，讓阿強感覺，在那裏做下去有坐以待斃的危險。那一、兩個月間，他坐台六次，出街三、四次，他很不滿意，覺得應該自己出來多找機會。加上已經認識了一些這方面的人，經人介紹，就出來『跑場子』了。

阿強自己屬於一個爹的，其他場子裏的爹的或經理找他，都是通過他的爹的。他的爹的在夜場裏做了十多年了，同時和十幾家夜總會的公關部經理保持著聯繫。哪家需要了，打個電話，他就過去。客戶的增加手段很大程度上還依賴老客戶帶新客戶，即以前的客戶覺得他好，會推薦自己的朋友找他。『玩這行不需要拘束，有要求會直接說』。阿強這樣講。

阿強每次出街的收入，是二千元起。這二千中，他自己拿一千二百元，自己的爹的拿五百元，介紹他去跑場子的那邊的爹的，拿三百元。

現在，阿強每個月有四、五次出街的機會，坐台的機會少了。他自己偶爾也會去場子裏逛逛，但是很少，因為那裏的公關會排斥他，而且客源太多了也不好，有時電話來叫卻去不了，就不好了。

阿強和我說起，跑場子的公關先生都有兩下子，有自己的特長，經理才會向客人特別推薦。我便和他認真地討論過他的特長。

阿強說：你別看我個子不是很高，只有一米七二，好像矮小，但是，我全身都是肌肉。有些女人就是喜歡我這種身材。

阿強說，自己的肌肉是一塊塊的，胸肌、腹肌都是一塊塊的，摸著手感特別好，很多女人喜歡摸。『像男子漢那樣的體魄』，他說。『結實，撫摸時手感好。摸著踏實，有安全感』。阿強對此反覆強調，並且說，經理就會根據客人的需求，向客人介紹自己的這些特點。當然，自己也要把自己的特點和長處告訴經理。

對於自己的肌肉，阿強說，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客人都會很喜歡，會撫摸。

別人沒有肌肉嗎？阿強說：經過特殊訓練，摸著感覺不一樣，很硬的。

阿強還說自己做愛的時間比較長，一晚上可以做八次，剛開始半小時一次，到後來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一次。

阿強說，需要用口刺激的客人占一半。對於口交，阿強說：我和別人感覺不一樣，別人會覺得髒，我不覺得髒。如果有病，我能夠看的出來。

『跑場子』的男公關，在阿強說來，需要有特殊的本事，但這本事，他最後也沒有說清。如果口交一點屬實，那麼與其他聲稱拒絕口交的男公關相比，這算是一個『特殊本領』。阿強迴避了這一點，他只是強調：做的時間長，次數多，技巧與花樣多，特別會玩，能夠讓客人滿意。

阿強也和小姐做。他說，和小姐做從來不花錢。

小姐也是職業性工作者，為什麼願意不花錢和男公關做呢。阿強的解釋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小姐也想找一找和仔做的感覺，這和仔（公關）想找和小姐做的感覺是一樣的。但我的懷疑是，如果像阿強前述那樣和小姐做的時候『折騰』小姐，她們是否還能找到『和仔做』的感覺。

另外一點，阿強說，有的小姐可能會覺得和他做是有談戀愛、交男朋友的的意思，『她有這方面的幻想，但我不這樣認為』，阿強說。

和小姐外出的時候，都是小姐買單。以前許多公關也都這樣說過，但解釋不同，如有人解釋為『小姐賺錢容易』，阿強的解釋則是：『小姐會認為玩仔都是有錢有地位的人，她買單可以滿足她的一種虛榮心。』

我們談到性禁忌的問題。阿強說，以前自己認為對女孩子來講有性禁忌，對男孩子來講沒有。這一點，我們前面也曾提到。阿強現在的變化是，他認為男女一樣了。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齡，生理上的自然需求也很強烈的。以前他認為女孩子結婚時才可以談性，現在不認為了，感情碰撞了，就會自然發生了。

阿強反覆說過多次的是：做這行只是暫時的，階段性的，為了以後的事業……

『只要有了錢，可以再去找女人』。阿強這樣說。

阿強的計畫是，再做三年，那時年齡大了，自己也該做別的事了。

阿京的生命史故事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阿京的家在遼寧的一個中小城市。

阿京的父親是包工頭，長年不在家。阿京從上高中後，父親就經常外出，很少見到。阿京自己又住校。阿京說，父親從來沒打過他。阿京從小就是很乖的孩子，什麼事情不讓做，父母最多說兩遍，阿京就不再做。

父母對阿京很放心。

父親跑遍了中國的東西南北，阿京十分羨慕他，阿京讀中學時的理想就是作一個遊子，走遍全國各地，像父親那樣。

阿京的母親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人物。

阿京一直很喜歡軍人，覺得當兵很英武。像申哥那樣，走路都不一樣。

阿京高中畢業後在家待了一年。家裏並不缺錢。

一年後，阿京找工作，『普工』（指工廠裡的普通工人）他不願意做，覺得太累。

阿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洗浴中心作服務員，給客人端茶倒水的。那時，他每個月的工資一千元。洗浴中心主要的客人是找小姐的，那裏的小姐，每個月多的可以賺到五萬元，少的也能賺到一、兩萬元。阿京說，那時他並不羨慕那些小姐，反而有些看不起她們，覺得自己雖然錢少，但是不能像她們那樣出賣肉體和人格。阿京覺得，做小姐等於把自己給賣了。就像作仔，也等於把自己給賣了一樣。阿京當時並沒有經濟壓力，家裏不需要他的錢，他和朋友租了房子在外面住，自己吃穿住都夠了，所以，沒有急著要賺很多錢的念頭。阿京說自己年輕，玩心重，想的就是玩。現在，阿京也強調玩在他生活與工作中的重要。

當時阿京還沒有聽說過『作仔』這件事，在他們那裏也沒有。

阿京和洗浴一個迎賓的女孩子談戀愛了。他還偶爾帶那個女孩子回家住，父母只是說，你們這麼大了，自己的事自己負責之類的話。

阿京說，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談婚論嫁，現在也沒有。所以，後來和那個女孩子很快分手了。

阿京在洗浴中心做了幾個月，和幾個朋友一商量，決定去哈爾濱。他說，主要還不是為了多賺錢，而是為了玩，覺得這麼年輕，就應該四處闖世

界。

阿京和三個朋友一起到了哈爾濱，都是男孩子。他們先四處玩了幾天。阿京說，他到一個地方後，必須先四處玩個夠，才可以再找工作。否則，他無法踏心做工作。

在哈爾濱，阿京先在一個四星級賓館作門廳服務。阿京說，那裏也有夜總會，肯定也有小姐，但他當時不知道。他接觸不到。

幾個月後，又待膩了，阿京又約了四個哥們兒，一起到了大連。之所以選擇大連，就是因為那裏靠海。阿京想到海邊，幾個哥們兒就來了。到了後，先在旅館住下，玩了一個夠，再出來找工作。

阿京在大連一家賓館作服務員，整理客房之類的工作。和來的哥們兒都分開了，不在一起工作。因為應聘工作的時候，不可能同時被錄取，所以分頭找工作。

這工作做的好好的，只因為和別人打架而離開了。打架的起因很小，阿京說，就是看著你不順眼，總有些磕碰。有一次走在過道上，碰撞了一下，雙方就打起來了。彼此的哥們兒也來動了手，把對方打了些皮毛傷。但是，按著公司的規定，肯定是要罰款的。算了一下，罰款、醫藥費加起來也不少，就決定工資也不要了，一走了之。

阿京回到遼寧的家中待了一個月。

好動的阿京就又聯合了幾個哥們兒，到了深圳。

關於打架一事，我與阿京討論，是不是東北人特別好打架。阿京說，是，走到哪裡都看到東北人在打架。阿京用了一個詞：要夠爺們兒。

東北人打架背後的男性氣質，便通過『爺們兒』這個詞體現了出來。

我曾問阿京，怎樣才算爺們兒。阿京說，主要是夠朋友，義氣，朋友有事幫忙。那麼，在和女人的關係中，爺們兒如何體現呢？阿京說，自己沒有感受。

在老家，阿京在父母面前乖，實踐從屬性；在女人和男同伴間，實踐支配性。對小姐的認識，也是主流道德觀的。不同話語，實踐不同。直到此時，也沒有賺錢的意識，到深圳也只是為了玩，不像別人是為了錢。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深圳初期

阿京到深圳後，也是先玩了一個月，把帶的錢花的差不多了，還讓家裏寄錢來。

阿京有一個姑姑住在深圳，阿京去她住的小區看過，裏面男人很少，住的幾乎都是女人，是香港、臺灣和澳門人包的二奶。

阿京很愛交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時，便也不斷聽到各種各樣的事。阿京告訴我：在深圳一天經歷的，相當於在老家一個月經歷的。他指的是觀念的

變化。阿京說，在深圳三個月，就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觀念。而如果是在老家，可能永遠也改變不了。

阿京和我在一起時，幾乎每次都會說到『深圳太現實了』這樣的話，這也是我在深圳聽到的最多的話：深圳太現實了。

阿京在深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進一家服裝廠作工。只做了兩天，他就跑掉了。那裏沒有空調，熱氣薰天，條件極差，工作極累，工資極低，而阿京一直在酒店、娛樂場所工作，工作環境都很好，他無法適應那裏的工作。

我們在這裏看到，阿京再度重複他高中畢業後在家鄉找工作時的經歷，不願意做『普工』。他好玩，沒有吃苦賺錢的意識，是主要的原因。

阿京窮的時候，哥們兒聊天，就會說到：沒有錢？沒錢作仔去呀。

在深圳的阿京，越來越多地接觸這樣的開放的文化。

阿京真正作仔前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個高檔住宅樓作保安。

我聯想到了自己在深圳所住的公寓的保安，高大帥氣，站在大堂門口，給進出的客人開門。

作保安的時候，許多住在那裏的二奶、富姐，進進出出的時候會和他聊天，漸漸就聊熟了，時而打電話約他一起出去玩。

阿京那時開始頻繁進出入夜總會之類的場所。那時並沒有人給他錢，大家完全是朋友一樣的交往。阿京以前在家的時候就愛喝酒，但是，到深圳後更能喝了。阿京說，喝酒的人都這樣，越喝越能喝。

但是，出去玩時，都是二奶和富姐們付費。在我看來，他在和她們『平等交往』式，男性氣質已經在過渡了。這個過渡，可以從雙方經濟條件的對比關係，對對方的身分的認識等等方面來考察。

在作保安時，二奶們叫阿京出去玩，都是由她們付費。這已經是一種從屬性男性氣質的實踐。

二奶有時會勾引阿京，動動手什麼的，阿京便躲了。有二奶提出和他上床，他也不同意。

我們略加分析就會發現，此時的阿京和二奶、富姐們，同樣處於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之下。生產關係中，作為保安的阿京屬於為她們服務的行業，是她們控制財富而不是作為男人的阿京；控制財富的女性於是便掌握有權力，比如在決定去哪裡消費，消費什麼的時候，註定是她們說了算而阿京只有跟隨的份兒；而在欲力投注上，我們也不可能想像阿京可以像和對自己同一階級的女孩子那樣表達感情。事實上，阿京也說道：『她們有時會勾我，動動手什麼的，我就躲了。提出上床，也不同意。』在三重關係中，阿京均處於一個被動的、從屬的位置。他只有『躲』的份，而沒有主動做什麼的權力。如果只是單純有女性一方，從屬性的男性氣質仍然是建立不起來的，男性氣質的建立是一種互動，正是在阿京與這些二奶和富姐們的交往中，他從屬性的男性氣質被建構了。

但是，阿京通過『我們是朋友關係，平等交往』，來迴避了其實他在這

一交往中的不平等性，從而也迴避了從屬性男性氣質。

這，是阿京在『作仔』的路上走出的第一步。

同一時期，阿京也常和哥們兒一起去夜場玩。花錢多的地方去不起，就去×××，只需要花十塊錢，進入所謂的『海場』，人很多，可以不再消費別的。蹦迪等等，那裏有許多人。

阿京的心有些野了，幹不下去工作了。此時，他的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阿京辭去了保安工作。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阿京的轉變，初到深圳他便經歷了男性氣質的地理差異，經歷了符號轉變。先是在姑姑家的小區，後來在工廠，再後來當保安，出入夜場，和二奶富姐們的熟識。接受了深圳話語，也完成了性產業從業符號的培訓。辭去工作時，他其實已經決定作男公關了……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阿京說那些常約他出去玩的二奶、富姐等等，見不到他了，就CALL他，叫他出來玩。阿京說，哪有心情玩，沒有錢，吃飯都沒著落。

對方便說，出來吧，出來散散心。

因為有了看似漫不經心的對話，那天在出去玩的時候，二奶和富姐們就會給阿京一些錢，一切進行的非常自然。二奶們用的是幫他『過難關』的名義，而阿京也會自然地接受朋友們的幫助。而細看上面對話，我們便會發現，『付費』的默契已經在這不顯山露水的過程中完成了。阿京強調自己因為沒錢所以沒心情出來，二奶和富姐們仍然叫他出來，就意味著承諾要幫他解決這個『心情』問題。

阿京巧妙的談話，表達了自己的經濟處境，也完成了從『平等交往』到索要報酬的過程。二奶、富姐們也可以用『幫朋友』名義付錢給他，雙方均迴避了直接與主流男性氣質的支配性的對抗。

但是，阿京真的是沒有打定主意『作仔』便辭工的嗎？顯然不可能。阿京說過另一句話：『當初窮的時候，哥們兒聊天，就會說：沒有錢？沒錢作仔去呀！』可見阿京是有備而來。而且，我也懷疑在辭工之前他和二奶、富姐們出去玩的時候，是否確實從未收過物質回報。

阿京辭工一個星期之後，有一天和一個二奶一起喝醉了，送她回家，兩個人都醉了，就很自然地發生了。這讓我想起，阿京所說的假醉。是真醉還是假醉，亦或是借醉來讓自己完成第一次？

無論怎樣，那之後，阿京開始『出街』。他用的是這個詞。而『坐台』，和內地的用法一樣。這讓我再度想起申哥用的詞『陪客人聊天』。對比一下，很有意思。

阿京說，是辭工一個星期後第一次出街，又說，是辭工後和女人出來玩後一個星期出街，這讓我判斷，辭工後就一、二天，甚至當天，就和人出來玩了。而他又說，辭工後那些『朋友』看不到他，給他打電話。這種表述使

得他的坐台變得被動。這是事實，是時間上我的理解失誤，還是一種阿京的掩飾？

阿京曾對我說，他不算正式作仔，他沒有去固定的娛樂場所，都是他的朋友們間的滾動。他一直用朋友們來稱呼客人，是在指明，這些客人如那些他在作保安時認識的，先是有一種朋友情誼在裏面了。

每個人都有幾個朋友，阿京說，女人和男人是一樣的，出來玩時都想找靚仔，她介紹她的朋友給我，她的朋友再介紹她的朋友給我，這樣圈子就越滾越大。再加上一起去場子時，也會認識申哥這樣的朋友。申哥有客人時，也會CALL他。這樣，阿京的圈子就越滾越大。阿京一再說，申哥是個好人，性格特別好。申哥發話了，就沒有問題。有申哥了，什麼都好說等等。

阿京曾說，他的客人百分之七十都是回頭客。有的人從一開始做保存關係到現在。阿京到深圳一年，作仔八個多月了。

阿京說，他不可能和別人一見面就上床，要有幾次交往，有感情了才可以。

後面陸陸續續的訪問中，發現，其實並不一定如此。比如說，阿京強調了吊客人的技巧。就是客人要他出台，他總會推說今天有事，今天醉了等等。阿京說，她沒有得到我，就總會找我，坐一次台就得五百，有時還會多給，幾次下來錢就不少，而如果出了街，她得到了，就不會再找我了。所以，還是這樣上算。而越吊著，沒有得到的就是想得到，她越來勁兒，這樣吊一段時間，再出街，價錢等等也好談了。而且，幾次這樣的交往後，也有感情了。感情，朋友，是阿京在談這事時經常使用的辭彙。

這又是阿京的絕頂聰明，『吊』本身是掌握主動權的一種方式，不完全由客人決定身體，而是自己主控，避免了很大的從屬性；在主控的過程中，更將客人的欲求玩弄於股掌之間，又體驗到一種支配的樂趣；發展出感情之後保持較長期的關係，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阿京真是一舉多得。

阿京的『兼職』與『不進夜場』，表面上是結識客人的途徑不同，實際上它的重要性在於，不需要面對夜場裏的種種過度從屬性的尷尬。

是不是所有客人都要吊著呢？阿京說，也不一定，如果是港客，週末才能來一次，就不能吊太久，可能會吊不住。

這樣看來，可以說，阿京也是會不培養感情和朋友，就出街的。

另一方面，阿京又曾說，客人一般都是回頭客。可見，也並不如此。因為他說到，客人得到了，就不會再找了。

阿京在和我聊天時總說，自己接的都是三十五歲以下的。

但我清楚看到女客主要不是五、六十歲的嗎？阿京說，那樣的我不出街。他說，我的客人都是內地的，很少有香港的。

很少有香港的，就還是有的。有了，也就無法保證都是三十五歲以下的。因為申哥已經說過的，港客都是五、六十歲的。從申哥和阿京的不同表述，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身分的他們的不同表述，以及這背後的心理。

阿京先是說，如果沒有感情，如果太老，他會做不了。言外之意，有了感情，如果不太老，他就做的了，他接的都是這樣的。但後來又說，也會有不行的時候，也會吃藥。

吃的是什麼藥，阿京叫不上名字，因為是英文。這種藥是出街後發現不行時吃的。

有時也吃HIGH丸，阿京說。所謂HIGH丸，其實就是搖頭丸。

阿京對搖頭丸的描述與其他人接近：吃了之後就想跳舞，特別興奮。音樂停了，自己還在搖頭晃腦地跳。阿京說，那時什麼都不知道了，煙灰缸裏有啤酒，也會端起來喝，不知道髒了。幾個小時之後，才過勁兒，那時就特別想做愛，性能力特別強。吃搖頭丸，是在喝高興的時候，想跳舞的時候，而不會是事先知道要出街的時候。阿京說：吃了搖頭丸，就不是男人了。我問怎麼不是男人了，他說，不能勃起了。而藥物過勁兒後的勃起，可能客人等不急。

因為個人身體的情況，搖頭丸起作用的量有大有小。阿京說，一片不管用，要吃二、三片。

K粉，又稱黑粉。也能起到提高性功能的作用。阿京說，黑粉不上癮。但是夜場裏不同人對此有不同看法，另一位公關就說，要看怎麼吃，如果每天按時定量吃，也許會上癮……

在我做考察的夜總會的牆上赦然寫著：搖頭丸、K粉食用犯法，禁食，字樣的標語。

阿京說，自己算是被包養的性質。不是每次上床之後就付費，而是階段性的。而事實是，後來的談話中，可知其實許多時候阿京也是接散客的，甚至更多，而他刻意忽略了這些，這背後也是起著自我提升階層的作用。在這提升的過程中，男性氣質得到提升，而且男公關間不同的等級也在建構中。

阿京手上有十幾個女人，他非常熟悉，不需要把她們的電話輸入手機的。隔一段時間，他會打電話給她們，說手機欠費了，房租到期了等等。阿京說，理由很多的。告訴她手機欠費一百多，她會給我三、四千，夠我一年手機費的。

阿京說，事實上，她們都非常明白的，很少需要我開口去要。

沒有了性行為與金錢的現場交易、立即兌現，客人與阿京均獲得一種對性交易關係的迴避。當阿京說『不是每次做完之後就現給錢』的時候，他的語氣和神態告訴我，他對『現給錢』的方式很不屑。

可能正是因為把自己擺到了這樣一個說友非友，是客人又和通常意義上的消費者與被消費者的關係中，阿京對許多事情的體驗都和其他男公關不一樣了。比如，他便認為『找小姐和客人做，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只是誰付錢的差別』。

阿京強調說，不是每次做完之後就現給錢的時候，他的語氣使我感覺他對這種方式略有不屑。但事實是，除了這種『包養』關係，應該還是給現錢為主的吧？在這一表述中，阿京再次實踐了對最具有從屬性的男性氣質的迴

避。

我說，所謂包養，應該是指不能再和別人有性關係吧？阿京說，她們不會計較這個。

我說，是不計較，還是不知道。阿京說，應該是不計較。

但阿京從來不對她們承認自己是作仔的，他說，有些人會知道，但是和那些熟的朋友，只是說在夜總會作客房營銷。如果打電話找他訂房，他會立即趕過去，幫著訂了房，像是證明了自己的身分，同時還能夠得到房屋的提成。

對於另外一些人，阿京則說自己是房地產公司的。他說，好多人說他像做房地產的，他就說自己是，是售樓人員。售樓員是阿京對所有人見面時講的職業，也是他公開承認的職業。他還使用了一個專業辭彙：房地產三線人員。雖然他自己也說不清三線到底是怎麼回事。

阿京說，做這行，就是要先自己向裏面賠錢，然後是維持，再以後才賺錢。『我們賺的多，花的也多』。阿京這樣說。

阿京說，自己八個月存了五、六萬元。他認真想了想才算出來的。他說，錢存進銀行，他就不再動。他說自己這樣算是沒有什麼消費的了，不美容化妝，白襯衣黑褲子很平常，連頭髮也不做。而真正的仔就不同了，從身邊經過時有一股香水味，阿京說這些時頗不以為然。這和阿超的表述相近。

事實是，真正的仔也並不都如此。但阿京顯然在通過這一表述，將自己與『真正的仔』區別開。

阿京另外一項可能略大些的開支，便是和哥們兒一起喝酒，以及去夜場。

他一開始否認自己找小姐，後來又提到『我們也去夜場的』。去了，也要開房的。一開始說自己不找小姐，別人找。後來又說到，找的話就是每個人都找一個小姐。

阿京說，他們能夠一眼看出誰是小姐。他是在這種自我顯示的過程下，又說到自己會找小姐的。阿京的原話是，我們一眼就能看出誰是小姐，特別靚的，就會叫她進來陪陪。

阿京說，我們太瞭解小姐的心理了，和我們是一樣的。

帶小姐回去，阿京醉的太厲害，會隔天醒來再做。

許多公關都說找小姐不要錢，阿京也這樣說過。但是，阿京既說過找小姐不要錢的話，也說過為了讓某個小姐出街，酒後叫板到一萬元的話。我相信這二者都是真話。許你吊客人，就不許小姐吊你？人家是傻瓜？

阿京說，找小姐與和客人做，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只是誰付錢的差別。我問，難道沒有控制的感覺嗎？比如客人會要求你做這做那兒，甚至會提特殊要求。阿京說，我沒有遇到過，如果客人太過分，我會站起來就走。誰怕誰呀。

我說，不怕得罪人嗎？

阿京說，得罪就得罪了，客人有得是。

我又問，不怕得罪鴨頭嗎？

阿京笑了，我沒有鴨頭，我很自由。

阿京說，他並不在意客人走掉。走掉又怎麼樣，誰在乎誰，又會有新的客人來。

問阿京，陪酒，可否有什麼影響男性尊嚴，爺們兒氣質的。阿京說，有呀。比如客人聊著天，喝著酒，哪句話說的不得體了，她就立即翻臉：你算個什麼東西，不就是一個作鴨的嗎，我拿錢就能砸死你。

阿京說，這時也只能陪著客氣，說：對，您說的對，我沒有什麼了不起，我賺的就是這份小費。

阿京對這一細節的描述，與他前面所講的自己會抬腿走掉，形成矛盾。

阿京說，有一整套辦法迴避不想和她出台的客人，主要是裝醉。沒喝醉也裝醉了，倒在沙發上就睡。有時還打電話給朋友，說我醉的不行了，快來接我回去。醉的睡著了，客人自然也沒興趣叫他出街了。

不需要絕對的順從，又不採取對抗的方式，阿京再度用聰明的手腕實現了對支配性與從屬性的雙重超越。

但是，男公關真醉的時候還是不少。我就看到有公關會醉的『吐出一條血路』，真的是從房間一直吐到衛生間，有時還會吐血。

現在在深圳也是一樣。阿京說，喜歡和哥們兒一起出來玩，聊天，喝酒，這時通常不帶女孩子。

阿京說，和哥們兒喝酒高興了使勁兒喝，是真醉，但是，不承認醉。和客人們喝酒是假醉，但是，要裝醉。和客人，是能不喝就不喝。

喝酒，是阿京少爺生涯中重要的一個組成。喝酒，哥們兒義氣，爺們兒，這些是聯在一起的。而且，喝酒也是一種身體實踐。阿京的真醉與假醉，如何體現著身體實踐呢？這是需要思考的。

阿京和哥們兒在一起時不會談自己的職業，他說自己是作房地產的。一些哥們兒會知道，有時會和他開玩笑，他就非常不高興。有一次走在街上，他們就開玩笑說，你出了幾次台呀等等。阿京當時就翻臉了，走掉了，不再理他。後來，那朋友上來向他道歉，才又恢復關係。

阿京還提到，自己認識的人太多了，在夜場他只在包房裏，如果讓他在大廳裏，他才不幹呢。

有一次我正和阿京還有申哥等幾個人在包房裏聊天，有一個女孩子進來和申哥告別。我繼續和阿京聊，他搖頭，小聲說：別說了。那女孩子走後，我問他，認識她？他說，不認識，但是不喜歡別人聽到這些。

雖然我們當時聊的是很含糊的話題，阿京的敏感與迴避由此可見一斑。

阿京曾領我去別的夜總會逛，他領我在場子裏轉的時候，挺胸抬頭，目

不斜視，一種絕對不會是仔的感覺。

阿京說，小姐和仔不一樣。男人坐在大廳裏，小姐過去問是不是需要服務，或者可以CALL常客出來玩，但是，仔不可能呼女客出來玩，也沒有仔上去問女客是不是需要服務的。他說，這就是男人的不同吧。

阿京說，我們這些人眼睛都很尖的，一眼就能看出來哪個女人能不能出血。在大富豪那種地方，就會過去一起跳舞，搭訕。

這似乎又與阿京前面所講的不主動搭訕的原則有些衝突。當然，搭訕是肯定的，只是內容不一樣，不是像小姐那樣直接去問需要服務嗎。

和在北京接觸過的公關不同，深圳的公關都說，他們沒有接過男客。這也是我在夜總會觀察的所得，至少我做田野的那個夜總會，沒有男客叫公關。但這並不能說，在深圳沒有同時以女性和男性為顧客的公關，只是可能相對比較少。

我和公關們討論過這個問題，為什麼北京的公關同時接男女客人的比例要高一些。一位公關的分析是：北京的女性客源遠遠少於深圳。這看來是很重要的一點。

有一天，我和阿京先互發了一些短信談事情，然後我給他打電話，因為剛在短信裏談話所以我通了電話上來就說，並沒有再自我介紹。讓我很奇怪的是，他說的話我聽起來不知所云。他說：『我還真想認識一下你那個朋友裏裏不瞞你說，我還真沒有賺過男人的錢。』

放下電話後，我頗困惑，後來忽然想明白了：他一定把我當成別人了。可能是另一個同時也在和他發短信的人，或者在他的手機地址簿裏，和我的名字比較接近的人，或者是手機號碼與我接近的人。

果然，阿京這時也來了短信，接著我們原來的談話說。我想，他可能也意識到自己犯的錯誤。

這件事使我確認兩點：1，阿京確實此前沒有接過男客；2，在深圳的男公關同時接男客的機會還是存在的。

阿京說，也有這種情況，和小姐們一起玩，喝高了，讓某小姐出街。她不出，就嗆火：給五千出不出？不出，給一萬出不出？一萬，小姐就出了。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說，賺的多，花的也多，因為總一起出去玩。阿京說，一萬是不值，但是喝高了呀。

阿京自己從來不去HIGH場，我也確實沒看他進過。在場子裏，年輕的靚仔被老女人摟著跳，別人用怪異的眼光看，用阿京的說話：『心 那個難受呀。』如果一定要在廳裏跳，阿京也只能接受和年輕些的，靚些的，感覺好些的跳。而如果是老的和醜的，他會掉頭就走。

當然，在包房裏，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了。所以，阿京主要是在包房裏玩。

阿京稱自己是被多人包養的。

阿京說自己有十多個常客，這便是他所講的包養關係。這十多個常客，都三十多歲。太老的，阿京不願意接。如果有太老的客人點了阿京怎麼辦？他說，我上來就叫阿姑姑。阿京可以陪太老的女人喝酒，卻不願意陪她們上床。

我很好奇，這麼多常客，怎麼接的過來，特別是如果週末幾個人同時約他，怎麼辦？阿京說，週末定好後，就會關機。週末是最累的了，有時一個週末要接兩、三個客人。客人也並不都是要求上床，最多的一天，阿京就見了四個客人。上午一個喝茶，下午一個陪爬山，下午七點又見一個一起吃晚飯，而晚上又見了第四個，陪喝酒。阿京周密地在四個人間周旋了一天，得了不少小費。

有一天，阿京告訴我，隔天要去珠海，因為有以前那裏來的客人打電話，叫他過去玩。但當天晚上，我卻知道他和別人打架，把人家打傷了，在醫院陪呢。珠海自然是去不成了。第二天中午，約阿京一起吃中飯，他說，昨天晚上還有一個常客打電話找他，讓他出去玩。但他剛和人打完架，心裏特別煩，在電話裏說不去了。那邊說：有錢賺，你還不來？阿京一聽就急了，說：就不去，你愛找誰找誰去！那邊就把電話摔了。

阿京說，估計這個客人飛了，但是，飛一個也無所謂，有飛的，就有新來的。

而在另外的場合，阿京又非常強調要守著客人，飛了一個損失都很大，一個好客人一個月要給一萬多呢。

阿京後來對我承認，他當時衝動了，『像打架一樣衝動了』。但他同時又灑脫地說：『再扣別人就是了。』

阿京頂撞這個客人的事件的背景，是打架後心情不好，對客人的『有錢賺你來不來』便格外敏感，並且爆發了。這一過程中，仍然是男性氣質的建構。

我離開深圳之前，阿京告訴我，他在老家交的女朋友就要來深圳了。『她來之後，我就關機一周』。阿京這樣說。阿京還說，不會帶女朋友去夜場，等錢賺的差不多了，就回家去和她結婚。

作『鴨頭』，同樣是阿京的理想，但是，他說自己手底下的人還不夠多。他說，如果有十來個人，就可以去找場子談了，如一個月給他們創造多少效益，然後進場子。一個夜場可能有七、八個公關組，所以，不怕沒地方進。

阿京的理想是，帶10個小姐去香港賣淫，他當『雞頭』。阿京說：10個人給你賺錢，那你多爽呀。

我回到北京後，阿京曾來電話，希望我給他介紹些北京的小姐去深圳，讓他當雞頭。我說自己沒有這方面的資源。他說：需要好處費的話，我會給

你。我說，不是好處費的事，是我真的不認識小姐。事實上，我很想幫阿京，但我對於這樣做是否符合學者的倫理規則，也沒有想清楚。

阿京一度還想過帶著幾個公關來北京發展。但也不了了之。

阿京說，我們這行，忍字最重要。不僅要忍客人，還要忍同行。因為來了一個客人，選了兩個進去，沒挑中你，你就要忍，還要認真地對客人和同行說：『祝你們玩的開心。』

『自來場』中，阿京說，要去招呼客人。

阿京說：我們對付女人是很專業的，只要出去玩一、兩次，就可以上床。但長不了，知道我們做這行的，人家當然會離開。如果是遇到自己特別喜歡類型的女孩子，比如特別純的，就會多瞞些天。

何以女孩子這麼容易搞到？阿京承認，除了公關先生們對付女人是專業人士之外，還與深圳這個城市的開放有關。如果不是深圳，確實沒這麼容易，阿京說。

比如在場子裏玩，看到幾個打工妹在那裏，就送一打酒過去，她們自然會過來，就一起玩開了。一打酒，二、三百塊錢。打工妹沒有錢，自己湊錢來玩，多是AA制。

白領動不了，不能動白領，她們看不起你。阿京這樣說。

阿起的生命史故事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阿起學習一直非常差，他自己說，考試就沒有及格過。因此，他到十五、六歲，小學還沒有畢業，就不再讀書了。

阿起這樣描述自己的小學生活：

自己讀小學低年級的時候，在學校門口就常看到高年級的，包括中學生在打架。他就喜歡圍著看。然後就想作那個打人的人，特別羨慕。

我問他羨慕什麼，他說，那人手底下會有一幫哥們兒，自己當老大，在外面混，很牛的。

阿起說，他自己從小也喜歡軍人。愛打架，總和別人打架，老師在場的時候也打架。

在那個鎮子裏，敢惹阿起的人很少。和別人吵起來，很輕易地就會一塊磚頭狠狠地砸下去。用磚頭砸別人的腦袋是常事。一次在學校把別人的腦袋開了，老師找父親來談話，父親當時沒說什麼，回家就是一頓狠打。

我笑著問阿起：你是否算當地一霸？阿起笑說：反正沒有人敢惹我。

阿起說，父親是老實人，真火了才打人。阿起說：一個人的脾氣是有限的，不可能總打人，總發火。自己小時候太皮了。

阿起有一個哥哥。他說，自己這樣，是被慣出來的。小時候媽媽太疼愛了，從小不管，長大了就管不了了。

小學退學後，阿起說家裏並不急著他找工作。我自己的看法是，以他的學歷不好找工作，而且太『低』的工作他也不願意做。

阿起說，退學後，就和哥們兒在街上『混』了兩年。

混是什麼意思，他也沒說清楚，只是說：就是玩，一起吃吃喝喝的，打架。年輕人，誰不愛玩呢。進一步聊，我慢慢清楚了，也就是所謂的街頭混混，沒有夠上黑社會的級別。

但是，仍然有老大。

阿起說，他們的老大的女朋友是一個場子裏面的坐台小姐，大家一起吃飯，阿起就有了女朋友，是老大的女朋友介紹的，也是場子裏面的。

那時老大的女朋友常叫他們進場子裏面玩，可以叫吃喝的，還不需要花錢。在我看來，並不是老大女朋友的面子大，如果他們經常去場子裏免費消費，那就是他們自己的實力大了。

阿起承認，那些女孩子都比他們有錢，去哪裡消費也都是女孩子消費。

我和阿起討論，為什麼那個女孩子願意和他們交朋友。阿起說，就是在一起玩的好唄。我問，是不是有需要你們保護的意思？阿起說，也可能有吧。

在我看來，只有是那些女孩子需要他們保護的時候，她們的自願的朋友關係才講得通，否則，便很可能是強迫性質的關係，雖然阿起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或不承認。

在老家，阿起便從小姐那裏知道，在深圳可以作公關先生。他覺得挺好呀，有女人，又有錢。阿起說，在老家，大家也都是很隨便的。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社區文化與同齡群體的影響，或者說是同齡群體的亞文化，這些對於阿起的觀念，以及最後擇業的影響。

阿起在老家階段的男性氣質，充分體現了剛性與支配性。在父親那裏，就是剛而從屬性了。但對女性，對同學，是剛而支配的。在同伴之間，是剛而合作性的，可謂剛柔相濟。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初到深圳

2004年，阿起來了深圳。一直聽說深圳好賺錢，便想出來。阿起說是老家夜場裏的一個小姐說的：這裏混沒錢，應該去深圳。

但是父母不放心，不同意，直到有一個親戚的關係，可以到深圳郊區一個鎮子裏的印刷廠，阿起才得以來到深圳。

阿起說，在那家印刷廠幹不下去，因為在外面待久了，沒有約束了，而廠子裏太束縛人。廠子週一至週五是封閉的，週六才可以出來。封閉的時候，上班、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是有嚴格規定的。說是五點下班，但經常加班到十一點半。工資四百五十元保底，天天加班，到月底也只有八、九百元。

即使在這樣的經濟情況下，阿起也沒有放棄玩。

那個鎮子裏有一個小舞廳，阿起和幾個朋友，每人湊二、三百元，去喝酒，蹦迪，或者稱為HIGH。我們可以算一筆帳。以阿起那樣的收入，湊二、三百元出去玩，意味著他的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來玩了。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阿起說，就是在那個舞廳裏玩的時候，認識了許多朋友。

一天，一個朋友問他們是做什麼的，收入怎樣，然後說，還不如出來作服務員呢。這個朋友其實就是公關。他把阿起等幾個人介紹進一個夜總會，阿起做的是傳送。

傳送就是向房間裏送酒水的人，是夜總會裏最低的職位，每個月收入也只有八百元錢。阿起說，總是要從最底層做起呀。阿起在這個位置上做了三、四個月，然後當了客房服務員。這中間的過程，阿起說，要靠朋友，要

走關係，主要是指和負責人搞好關係。然後，正好有一個男公關不再做的時候，就請人把自己安排過去了。男公關每間收一百元小費，收入就提高了。進一步，就又有作公關的機會。

阿起的第一個客人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開了房間，自己一個人喝悶酒。阿起作為男公關進來開酒，那女人便要他一起喝，兩個人都喝了很多。女人說，一起出去吃宵夜吧。阿起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便讓一起來的同伴幫他收拾房間，他陪那女人出去了。

阿起說，根本沒有去吃宵夜，直接就去了賓館，開了房間。

進房後，女人讓阿起去沖涼。沖涼之後，又喝了紅酒，後來的事情就自然地發生了。

第一次出街的身體體驗如何呢？阿起的表述是，兩個人都喝了很多酒，人喝酒後，性上就會很棒。那個女人喝酒時，很傷心，說了很多話，還哭了。

阿起一直很羨慕公關，覺得他們賺錢多。第一次出街後，阿起便請公關們吃飯，討經驗。所謂經驗，主要是如何判斷哪個女人有料，哪個沒有料。有料的就上，要啱準了。沒有料的，白浪費時間和感情。

阿起後來主要是在海場裏自己找女人。阿起說，大把的歌舞廳隨便進，進去便可以找女人。

所以看準女人非常重要。比如一個女人自己坐在那裏喝酒，四處看，好像在等人，其實是在物色男人；再看她的穿著打扮；過去和她聊，再看她的口氣。

公關們教給阿起的經驗，主要便是指這些。

阿起說，作公關的人都沒有個性，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如果有個性，肯定不能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也就聯繫不到這些不同的人。

那第一個女客人，阿起說，後來每月給他四、五千，現在過去半年了，有時間還約他出去玩。那個女人自己也出去玩，阿起說，我們沒什麼隱瞞的，我們什麼都知道。

那個女人說，你的手機不能沒有錢，你要隨叫隨到。

阿起給我看他頭上的許多處傷疤，都是在老家和別人打架時打的。

我問阿起到深圳後還打架嗎？他說，作公關後是不能再打架了。我問他，他在老家那麼講爺們兒氣，怎麼現在會對客人的要求容忍呢，是不是會覺得有些丟掉了爺們兒氣質。

阿起說，踏入這一行，就不能想那麼多了。

阿起說，環境變了，不再敢打架了。是來求財的，不是來求氣的。再者，如果我敢打架，在這地方，會有一幫人來打我。只要不欺負到極點，就行了。阿起自稱在這裏並沒有被欺負到極點的經歷。

阿起說，能忍時就忍了。如果是家中的脾氣，早就退伍了。阿起在這裏使用了一個他欣賞的軍人們用的詞來說明自己如果再愛打架，就無法幹公關這行了。

遇到客人，就沒有尊嚴。阿起說這話時的表情很正式，像陳述一個正義的公理，完全沒有委屈的神態。他很接受了這種規則。一邊的昌寶也以同樣的神態和語氣呼應。

阿起說，自己也有推台的時候。有的女人太瘋狂了，他說：『不是個女人了。』就會推台。

什麼樣會『不是個女人了』呢，阿起說，有的女人要用菸頭燙你。『我最注意皮膚了，做我們這行的，皮膚不能受損』。阿起這樣說。從中，我們也許仍然可以找到身體實踐的內容。需要在這裏強調的是，阿起的身體資源，包括相貌資源，明確遜於昌寶和後面會提到的阿超。這是否會使他更加注意自己的身體呢？

阿起談到，會做出這種要求的，都是偶然遇到的女人，而如果是常客，是不會這樣的。和常客會接吻，和偶然遇到的女人不會接吻。

阿起是今年開始作公關的。

阿起說，大約遇到的第十個女人，要讓她隨意擺弄。阿起一開始很不願意，想不可能，我是男人，我擺弄女人，怎麼能讓你擺弄。但想一想也就想明白了，做這行的，剛強有什麼用？花的都是錢。

阿起用到了自由與浪漫來描述他現在的工作。

他說，在老家的時候，自由，在工廠的時候，太多約束。現在這工作挺好的，自由，浪漫，有種很舒服的感覺，比較放鬆。夜場裏的休閒氣氛，是這種很舒服的感覺的來源。我在想。

阿起說，金錢很重要，有錢了，就自在了。我自己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

我問阿起找小姐嗎？阿起說找呀，找一個場子裏的小姐。阿起說，我們找小姐不要錢的，要什麼錢呀，她們有求我們。比如，我們的客人都是那些有錢人的太太，她們希望我們把這些女人的丈夫的電話給她們，她們好擴大生意。

我嚴重懷疑阿起這段話是在胡扯。我質問他，你們怎麼可能知道客人先生的電話，小姐又怎麼可能直接打電話給你的客人的先生呢？阿起說，還是會有的。

我質問阿起的時候看昌寶，昌寶表情很不自然，不置可否。

談到女朋友，阿起說，現在有大把的女朋友。但都是在一起玩，沒有正式的。正式的女朋友？三十歲之後吧。

阿起說，有錢就有女朋友。他說的女朋友，指打工妹。

阿起提到，在成為公關先生的過程中，錢多了，朋友多了，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我們自己也要出去玩呀，我們自己也要放鬆一下』。

『我們也有自己的自由』。阿起這樣說。

像很多公關一樣，阿起到深圳後也是先當了普工，後來嫌苦，入了夜場。

和揚揚等人的鮮明對比是，阿起是積極主動地要當公關，是積極主動地學習公關的技巧，認真鑽研，非常敬業。

在老家時，阿起就開始『玩女人』，有一定黑社會背景。這一黑社會背景，對他進入夜場情境具有幫助，就是沒有任何話語上的障礙。在遇到特殊要對待的時候，自我調整了一下就行了。這也許可以成為將來分析時的一個參考點。

飛飛的生命史故事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飛飛的家在湖南農村，地方經濟非常困難。

飛飛家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前三個，都已經外出打工了，飛飛是第四個出來打工的。飛飛的下面，還有一個妹妹，正在讀高中三年級，就要參加高考了。

父母是文盲，但是，非常想讓孩子上學，希望孩子們能夠通過高考走出農村。飛飛說，這在他們當地農村中，是非常普遍的觀念。

小時候，如果姐姐不好好學習，父親就會用竹條打她手，用來嚇唬下面的孩子。飛飛說，妹妹不會挨打，大家都寵著妹妹。

父親平時很和藹，但是，嚴厲的時候也非常嚴厲。他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飛飛說，父親『說話很有道理』。

我問飛飛，家裏的事情誰決定？飛飛說，父母一起商量決定，但主要還是父親。『農村是男人決定為主，不像現在，是女人為主。城市是女人為主』。飛飛這樣說。

父親說：只要你們能考上大學，我砸鍋賣鐵也要讓你們上學；我跪著向別人借錢，也要讓你們上學。

在對待兒女的問題上，父母一視同仁，不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期望。村子裏，有的人家是女兒出來打工，兒子在家裏讀書。但飛飛的媽媽說：手心手背都是肉。

在家務上，男孩子掃地、打掃廁所，女孩子做飯、洗衣服，但是，都是要幹活的。

也就是說，飛飛從小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教育。

飛飛也想讀大學，但當初是他自己提出退學的。因為家裏實在太窮了

飛飛提出自己不讀書了，要出來打工，幫助妹妹完成學業。當時父親沈默了。

飛飛現在時常會打電話給妹妹，叮囑她好好讀書，一定要考上大學。飛飛說，自己出來這麼多年了，一定不要讓妹妹再走這條路，一定要幫父母供她讀大學。

對於老家的性觀念，飛飛說：『保守。』每天晚上八點鐘之前必須回家，否則父母會四處找。談戀愛也都是別人給介紹，『保守』，飛飛再次這樣說。

即使村子裏有性事件與性傳聞，飛飛說，他們作孩子的也很少知道，因為大人說的時候會不讓孩子在場。

飛飛沒有過性自慰的經歷，有過夢遺的經歷，早晨起來感覺很奇怪。他有一些猜到是怎麼回事，很害羞。

至於婚姻，他希望自己結婚時能夠找到一個對自己好些的人。

生理衛生課也上過，男女生一起上。飛飛說自己聽的不是很認真，因為害羞。老師在上面講，同學們在下面笑。當時十七歲，男女同學一起笑。

老家有許多女孩子出來打工。父母都會說自己的孩子工作好，賺錢多。哪個女孩子每個月給家裏寄多少錢，成為鄰里們吹噓和比較的內容。

有說自己女兒寄錢多的，就有人問：『你知道你女兒為什麼能寄那麼多錢嗎？你知道她做什麼嗎？』

這樣說著說著，就會打起來。

當時飛飛還不明白，所謂在髮廊工作，或作按摩妹，是什麼意思。還有傳聞說，某某女孩子在外面被人包了，作小姐了等等，飛飛均不知何意。

飛飛當時不太相信有這種事。而且，男孩子不可能涉及這種事。

飛飛在老家面對的主要話語，是要考大學，是男女平等。飛飛會為了妹妹而犧牲自己的學業。飛飛犧牲自己，是一種什麼樣的男性氣質？責任，義務，如父親般呵護，這就是不支配也不從屬，居於二者的中間。這是在三重關係（生產，權力，欲力投入）中建構出來的。另一條線上，則是剛柔相濟的。

老家的性觀念保守，但知道出來打工賺錢多。既在一起比外出孩子賺錢多，但又會因為孩子的工作暗示而打起來。這和深圳笑貧不笑娼的話語不同。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深圳初期

飛飛剛從家裏出來的時候，也想過以後還要再找機會讀書。但是，他說：環境變了，心思就差了。

飛飛說自己變化真的很大，以前說話都會臉紅，現在開朗了，會主動接觸客人。

飛飛之所以選擇來到深圳，是因為在老家有這樣的說法：廣東遍地是黃金。

當時飛飛的表叔已經在深圳一家工作打工二年了，飛飛投奔了表叔。

飛飛說，自己剛到深圳時，出了火車站，抬頭一看，說，深圳的房子高呀，抬頭時草帽都要掉下來了。

飛飛當時對出來闖世界很有信心。他的計畫是：用五年的時間，賺到一定的錢，去搞服裝批發。飛飛說，一個吃，一個穿，人們總是需要的，總是能賺錢的。

飛飛家鄉的縣城裏，就有很多賣服裝的。飛飛認識一位作服裝的朋友，感覺他生意特別好做，在老家什麼衣服都能賣掉。飛飛說，北方天氣冷，不

分什麼衣服，都是寶。

飛飛就是抱著這樣樸實的梦想來到了深圳。

飛飛說，在他的老家，有兩、三萬元的本錢，就可以做服裝生意了。到深圳後，他發現，這裏需要的投資太大。

飛飛現在的夢想，仍然是賺到一定的錢，去做服裝生意。他說，也許還需要五年。

飛飛表叔工作的是一家鞋廠，每天工作九小時，工資九元。經常加班，通常每天工作十五小時左右，週末也要加班，一個星期有半天休息就不錯了。加班的話，每小時一元二角錢。飛飛說，放假的時候，他只做一件事：睡覺。

那廠裏工作實在太累，工資又太低。一年後，飛飛便辭職了。如今，他表叔還在那個廠子裏，被提升了，收入略高一些。

在深圳的工廠打工時，聽到有工友談論拍拖，飛飛不知何意。

他那時很老實，見人不敢說話，見女孩子更不敢說話，只是悶頭在流水線上做自己的事。

但飛飛承認，就是在工廠這段時間，他的性態度開始變得隨意了。

工廠裏大家常開各種性玩笑，比如一起吃飯的時候就會說笑性方面的事情，如『昨天晚上那個男生去哪兒了？做什麼了？在哪兒開的房呀？』等等。

在這樣耳濡目染上，飛飛的性態度也變得開放了。

集體談性，其實也是男性氣質建構的一部分。

飛飛辭職後，正趕上深圳招保安非常普遍的時候，他在深圳的第二份工作，便是物業公司的保安。每個月可以拿到一千二百元錢，吃住需要另外付。這樣每個月比原來多幾百塊錢，可以餘下七、八百元。

在我看來，這次工作的變動不僅僅是錢多了幾百元，重要的是，保安工作沒有工廠裏那麼累了。

保安八個人住一間房。飛飛自述性格溫和，同每個人都能相處的好，從來不在背後議論別人。

剛到時，曾有老隊員用他的東西，比如拿他的洗衣粉什麼的，他發現了，問那人，說沒有用過。這時飛飛會很煩，發脾氣，說：用了就用了，為什麼不承認？

那老隊員說：『就用了，怎麼辦？』

飛飛並不會怎麼辦，只是說：『你記著！我不和你說，我和領導說去。』

飛飛說，事後也並不會深究，因為兄弟們在一起做事，不能弄僵。

飛飛說，自己從來沒有動手打架的經歷。

有時小區來訪客，讓他按規定登記，他不登記，有時人還會很衝，罵人。這時，飛飛會做要打架的樣子，嚇唬嚇唬他們，但飛飛說：『當然不

能真打。』

飛飛說，剛從老家出來的時候，裝的非常有陽剛氣，非常衝動。裝成那樣，是為了不讓別人欺負。實際上飛飛在農村性格溫和。

打架，是建構支配性男性氣質的一種實踐。我們從飛飛與別人的爭執、他的處理方法，及他偽裝的衝動要打架，可以看出他內在性格與這種男性氣質不符時，他是如何借用來建構出一個假象的。

在男性群體中，既需要支配性男性氣質的展演，但這種展演又不能破壞男人間的和諧。

作保安時，飛飛的性觀念再次被開放了一步。

小區裏有幾個作小姐的。以前飛飛還以為作小姐只是陪酒、擲骰子呢，不知道有出台這回事。和同事聊，才明白了。

保安們也去夜總會玩過，會議論那裏的小姐長的是不是漂亮等等。看到小姐們和別人划拳、喝酒，像有好多錢，覺得好羨慕。

小區裏的小姐，時常有人來找，需要登記，需要保安的關照，她便會和他們聊天，混的比較熟。有時有的人來找，小姐不想見，就會事先告訴保安，這個人不要讓進來。保安就會幫她攔下。她自己也時常晚上三、四點才回來。晚上回來時，小姐還常給保安帶些宵夜什麼的。

熟了之後，保安們就會和小姐開玩笑，『啥話都說』，如問賺了多少錢呀，什麼時候休息一起出去玩等等。但沒有直接說過性方面的話。

小姐前面走了，幾個保安看著她的背影，會議論她身材好，『和她睡一覺，少活兩年也行呀』。

飛飛說，大家也就是過過嘴癮，幻想一下，知道人家看不上自己。

也就在這樣的過程中，飛飛說自己對小姐沒有偏見了。

飛飛說，在家裏覺得丟人的事情，在外面久了，出來看的多了，環境也變了，也不覺得丟人了。大家都是到外面賺錢的，都是靠自己的本事賺錢的。飛飛說，他現在的觀點是：職業不分貴賤，能賺錢就行。

將這段經歷與飛飛在鄉村受的教育進行比較，非常有意思。

飛飛這種話對我幫助很大。那以後有夜場的朋友羨慕我是博士、大學教師時，我便說，我賺錢少呀，職業不分貴賤，能賺錢就行。靠著這種辦法，我迅速地彌和了他們對我的隔離感。

飛飛性觀念的改變，與生活環境的改變，性腳本的改變，聯在一起。

飛飛以前不抽菸也不喝酒。他是在作保安時開始學會抽菸與喝酒的。他說：兄弟們在一起，常喝酒。這種將酒與『兄弟們』聯繫在一起的表述，使我聯想到酒文化在男性群體中建立親密關係與集體實踐男性氣質的作用。

飛飛說，那時大約一周喝二次酒，下班沒事就是喝酒，每次出去聚會，都是要喝酒的。

飛飛說：喝酒後說話有氣氛，兄弟、哥們兒的感覺好。酒後大家動動手、打拳，感覺挺親密和親近的。

不像女人們，平常身體間的接觸與親暱舉動被認為是順理成章的，男人們只是通過打逗這種方式建立身體親近，而酒又為這種親近的方式提供了便利。借著酒勁兒說些兄弟哥哥般的親密話，也顯得自然。

保安工作本身對男性氣質的實踐，同樣不可不提。

飛飛說，每週二是理論學習，其餘每天均有二個小時的軍訓。公司每年一次大比武，練習『三大步伐』、擒敵拳、『跑小袋』等等。

飛飛說，這些軍訓項目在農村都沒有練過。『在家只會種地、刨土』，軍訓對飛飛改變挺大，『對身體有好處，走路有氣質。以前駝背了，現在直背了，走路好看了』。飛飛說。

而且，飛飛說，軍訓使他的性格也比以前好了。以前會說粗話，軍訓後不說粗話了；因為軍訓時說話要求非常正規，說話文明、禮貌，『保安就是地方部隊』，教官這樣對保安們說。飛飛說自己以前性格急、暴，軍訓後好許多了，都讓教官給壓下來了。換言之，教官比誰都厲害，做不好就訓你、罵你，在這樣的威懾下，飛飛反而沒急著了。

這種類似於軍隊式的訓練，使我想起臺灣男性氣質研究中的一項著名研究，即軍隊生活對男性氣質的建構研究。二者，應有異曲同工之處。

飛飛說，作保安使他性格樂觀了，說話也都好多了。這與做服務工作有關係。

飛飛說，保安『沒事做』，『閒的累』。他決定換換職業，『迎接新挑戰』。飛飛說，當時『一切向錢看』，作保安的錢還是覺得太少了。

在做保安一年半後，他辭職了。

辭去保安工作的時候，飛飛並沒有找到一個新工作。但他說，怕找到了再辭時，辭不掉。所以先辭了，這時還在和女朋友同居，後來和女友分手後，便借住在一個朋友的住處，開始找工作。這一找，就是一個多月。

當時飛飛想學些東西，他想學汽車修理，因為覺得幹汽車修理這行不會沒飯吃。但是這個職業要求有押金，要求有本地人擔保，所以飛飛沒有成功。飛飛無論談做服裝生意，還是談學汽車修理，他一直強調『這個職業不會倒』，我們從中看到的，是農民的樸實。

飛飛還試圖找過其他的工作，都是想學些技術，又多些錢的。但他發現自己沒有學歷，沒有技術，找這樣的工作非常不現實。

作保安的時候，飛飛開始了初戀，女朋友是一家餐館的服務員。兩人都是第一次性愛，女孩子說：『你是我的第一個，可能也是最後一個。』

兩人戀愛後同居了一個月，摩擦不斷。

關於摩擦的原因，飛飛說：她對我好，對我的朋友不好。她怕我出去亂搞，不喜歡我出去玩。她照顧我，可也管束我。而我更喜歡和朋友待在一起。

女朋友的管束並沒有影響飛飛繼續外出和朋友們一起玩，他說，朋友叫時，『肯定會出去』，男人不能讓女人管著，回來後就是吵架與冷戰。但是，一般情況是飛飛主動修好。飛飛說：『虛榮心強，需要男人哄。』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哥們兒義氣對戀愛關係的威脅。在飛飛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如果他因為女朋友的約束而不和哥們兒出去玩，是一件有損男性尊嚴的事情。與這種男性尊嚴並存的，便是『女人需要男人哄』的社會性別認知。

直到戀愛關係中，飛飛仍然在主要建構支配性男性氣質。

飛飛辭工後，有一段時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女朋友就很著急，總說怎麼還找不到工作呀之類的話。飛飛就很嫌她煩。原本沒有工作就煩，她整天嘮叨更煩，如『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的，你到底想做什麼呀』。

飛飛不想和她說話，就不理她，有時幾天不回去。她打電話找飛飛，就推說忙，或者乾脆關機。

最後，飛飛受不了了，就和她說：我們不合適，分手吧。提出分手時，她沈默了，哭了。飛飛說，自己很狠心，轉身走了。

飛飛對我說，他現在覺得對不起她，她從未要求過自己什麼，從沒要他買東西給她，也沒要過錢。兩人相處幾個月，自己什麼也沒給她買過，但她卻給自己買過東西。飛飛一再說：她在物質上沒要求過我任何東西。

飛飛又說，曾經想過挽救這份感情，但現在想挽救也不可能了。只是說，以後遇到好的，不會再輕易放棄。

飛飛和女朋友分手的影響因素，表面上看到的是他找不到工作，女友著急、絮叨而引發的情感分離，細想一下，背後仍然有社會性別因素的影響。女友對飛飛作為一個男人找到一份工作的期待，以及當這種期待具有譴責意味時，對飛飛作為一個男人的自尊心的影響。

分析飛飛初到深圳的經歷，他本意到深圳淘金，先作普工，太苦錢太少，再來作保安。作普工時，就開始接受錢是多麼重要，性是多麼不重要的話語；作保安時，這一話語進一步強化。

飛飛身上哥們兒義氣這種男性氣質，是從工廠到作保安時都在建構的。自述在老家是一個柔的人，出來卻要實踐強硬的一面，為了不讓人欺負。

到普工的夥伴，通過集體談性的方式，逛夜總會；作保安時，也是通過集體談性，彼此暗爭，以及武力培訓等，建構支配性。還有喝酒，吸菸。

在老家時認為男人不存在性工作的事，作保安時開始認識到：職業不分貴賤，能賺錢就行。這就是話語的轉換。不分貴賤，不存在支配與從屬的關係。和保安時，哥們兒義氣的話語戰勝了和女友卿卿我我的話語。

和女友在一起，也是實踐支配性，怕被說不夠哥們兒義氣。此時的飛飛，仍然居中，但較多實踐支配性。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找工作的困境中，飛飛看到一家夜總會在招聘，被『三萬元以上』的月薪吸引住了。他去問，運氣比較好，並非像絕大多數這類廣告那樣是行騙的。他當時理解公關，就是帶人家去看客房，沒想到是男人為女人提供性服務。

應聘時，夜總會的老總說，沒有底薪，以你的一切辦法去哄客人開心。你陪客人消費，拿小費。

老總反覆強調『盡一切辦法讓客人開心』，這時飛飛有些明白了，就是像小姐那樣，但他還是沒有想到，會上床。

飛飛當時沒有答應。他說：『放不開。』還說，我們是男的，傳回家會有非議。飛飛最主要是怕父母知道。

怕的是什麼？怕的是兩種話語的衝突。所以，男性氣質的建構中關鍵是不能有兩種話語的衝突。不只飛飛怕，許多男公關都怕這一點。

飛飛繼續找工作。他又去其他夜總會應聘，如應聘吧台。但人家都告訴他，招滿了，然後就會主動介紹公關這行好，賺錢快。也就是說，飛飛去應聘夜總會時，都不是衝著公關去的，但對方很快都會把話題轉到公關上。經歷了四、五家，都是這樣的命運。

飛飛回去和借住的朋友商量，那朋友還在廠子裏上班，就說，你還是回工廠算了。但是，已經走出來，看到過更多世界的飛飛，真的不想回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飛飛說：我還是去當公關算了，你要給我保密呀。

那朋友開玩笑說：如果你幹好了，也把我帶去！

仍然是性加錢的幻想。

飛飛說，他不會帶朋友去的，不是說幹就能幹的。

飛飛進夜總會之後，首先經歷了培訓。

所謂培訓，就是經理將他交給一個先期來做的公關，領著他，讓他看老公關是怎麼做，怎麼『扣』客人。一個月之後，便可以單獨去和客人溝通了。飛飛說，這段培訓，就是看別人怎麼討好客人。

所以說，就是從屬性男性氣質的培訓，就是去稜角化。

開始時難，但現在已經很有經驗了。

領他的『師傅』去『扣』客人時，飛飛在旁邊偷偷看怎麼和客人溝通。首先是以服務員的身分，問喝什麼酒，一點點聊。

飛飛和其他公關一樣，這時的身分是『營銷經理』。但是，這只是一個名片上的掩飾，真正的經理，是不會出街的。

如果是營銷部的人，名片上會印『營銷經理』；如果是公關部的人，會直接印『經理』。

關於出街給夜總會的報酬，飛飛的介紹是：

如果是包房裏的客人出街，會給經理五百元至八百元的錢，經理再從中

抽百分之二十給夜總會；如果是『扣』到散座中的客人出台，走之前會向經理報告一下，回來的時候給經理百分之三十；在包房裏陪聊，給二百元至三百元，有時還會多給小費。

飛飛漸漸學會了：在散台當中找合適的女人，以營銷經理的身分過去，問需要什麼酒，留下自己的名片。如果女人是一個人，就去陪酒，聊天，讓客人開心。

讓客人開心的方法很多，一定要找她感興趣的話題聊。這同時也就是放棄個性的過程。

飛飛到夜總會後學會了唱歌、跳舞和划拳。飛飛說，表面的形式可以看別人怎麼做，細節只能自己去體會了。

在聊的比較放開的時候，就開一些挑逗性的玩笑，看人家的反應。這樣的玩笑如：『一個人呀，今晚有沒有活動呀，要不要找找刺激呀。』

跳舞的時候，先慢慢地把手放在客人身上，如果她不反對，就先輕輕抱著跳。如果客人表示了反對，就開一個玩笑，手晃一下，掩飾尷尬。

有的客人會說：『把你的手拿開。』

公關這時笑一笑就可以。

但是，即使被拒絕了，也不要就這樣放棄，要再做幾次。如果客人強烈反對，就知道她是怎麼回事了，就再喝酒、唱歌，不能得罪她，然後找機會說接電話什麼的，儘快離開。

如果客人不反對你抱著跳，就可以再有一些輕輕的動作，不能過分。同時要進行觀察，如果只是出來玩的女人，就只是跳舞，會拒絕你親暱的動作。如果有意找公關的女人，就不會拒絕親暱的動作，這時就可以一點點深入。到一定程度，可以說：『這地方不好，要不要出去走走？邊走邊聊？』或者說『出去喝茶』之類的話。

如果有意找公關的，就不會拒絕。如果答應出去了，就成功了百分之八十了。如果不想找公關的，就不會出去，會說：『下次吧，留個電話吧。』

飛飛說，客人如果不明白出去是幹什麼，通常不會出去。

在這個過程中，事先看好、看準非常重要。否則忙活半天，人家沒有那個意思，時間和精力就全浪費了。

也有費了半天勁，卻被誤解，以為公關先生是在找一夜情。飛飛就曾碰上這樣一次，客人說：『我們都是來找刺激的，是一夜情，事後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

飛飛說，這種時候，如果沒有別的客人可以『扣』，如果這個女人長的還可以，也可以出去免費玩一次。而如果實在看不上，就找藉口說，有客人來，有事，先離開了。2004年和2005年的時候，飛飛說，非常流行一夜情。人們常會說：『今天晚上找個一夜情去。』原本想當客人發展的，人家卻當成一夜情來對待了，這樣的經歷飛飛有過七、八次。

至於出街的價錢，通常客人在出去前會先問清楚。飛飛說，一千元左右。

雖然以喝茶、吃宵夜、散步等為藉口，真出去後，通常便直奔賓館開房了。

飛飛說，在散座『扣』上客人的機率比較低，有時客人會直接說：不用陪酒。就等於直接拒絕了。

我請飛飛大致算一下比例。他說，瞄準十個人過去，有六次能夠成功地陪上酒，但是，真正出街，一次不到。所以，看準再出手，非常重要。

飛飛說，作營銷是把客人弄進包房，而作公關是把客人帶出夜總會，弄上床。

除了如何『扣』到客人的技巧外，飛飛也在和公關們的交流中，學到了許多『扣』到客人後的床前、床上技巧。大家閒著的時候，會談到開房後如何挑逗客人等等，這時大家都會說出自己的經驗和看法。

飛飛說：不能急，沖涼後要在床上慢慢挑逗。把燈光調得昏暗，喝些紅酒，再放些音樂，吻的時候要由淺入深。先吻嘴，再吻臉、耳垂、身體……也會議論客人的變態。如在廁所做，在櫃子上做，在椅子上做等等。

飛飛說，有時也有客人會要求『咬』（男為女口交），但是，這樣的客人不多。如果公關說不想做，對方就不會強行要求，『畢竟不衛生』。飛飛這樣說。

前一個月，飛飛便是這樣在觀摩別人的過程中度過的。

第一次非常關鍵。那次有開房的客人叫公關，飛飛被安排和另幾位公關一起排著隊進去，並且被選中了。

在培訓那一個月，飛飛就已經下了決心要做了，他說：說話誰不會呀。

我們在這裏看到的是環境的影響，榜樣的力量。

飛飛說，被選中後，剛開始放不開，不說話。但幾瓶酒下肚，可能是酒的作用吧，開始放開了。

包房裏是四個女人，各叫了一個公關陪著。大家划拳、喝酒，誰輸了就親對方一下，女人們在酒的作用下也開始動手動腳。然後又唱歌跳舞。飛飛看其餘三個人怎麼做，自己就學著怎麼做。

那天晚上，飛飛得到了四百元小費。

飛飛高興極了，事後和經理說：錢好容易賺呀，喝喝酒就能拿到四百元呀！

飛飛說，他現在平均每週出台一次，陪酒的次數會更多一些。

如果把客人哄高興了，哄開心了，不一定退場時才給你錢，隨時可能拿出錢來給你。

飛飛說，現在想，做這行也沒有什麼不好，賺足了錢跳走就是。

飛飛談了自己第一次出街的感受。

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香港女人，很胖。飛飛說，自己當時很緊張，完全是女人主動，他完全被動。女人問他一些問題，如『小弟弟，作這個家人會知道嗎』，以及他是不是害羞、後悔、尷尬之類的話等等。

女人開始吻飛飛，他完全被動接受。情緒被她調動起來後，他便翻身上去，直接插入了，沒有別的動作。十多分鐘後，結束了。

飛飛說，畢竟是第一次出街，他還不知道怎麼愛撫之類的。我由此推測，在他與女朋友的性關係中，也不注重愛撫。

射精之後，飛飛對那個女客人說，自己這是第一次出街，有些事不是很瞭解，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直接告訴我，教教我，『互相交流』。

女人問他：你是不是很久沒做了。

飛飛說，是的，兩個月沒做了。

然後兩人睡覺。醒來後，飛飛這次主動了，親吻，撫摸，然後做了四十五分鐘左右。飛飛說，第一次沒有放開，所以只做了十幾分鐘。這次放開了，就做的時間長了。

飛飛說，自己對她的身體也有慾望，沒有想過她太老或太胖之类的事。

性交體位，飛飛說那天只有兩種：男上位與老漢推車。老漢推車：女趴著，男在後面跪著插入。

事後，女客人問他：你會不會覺得我太老？只因為職業才賺這個錢？

飛飛說：不會。我不會完全把你當作客戶，不會只為了錢，這是雙方的事，要彼此喜歡才行。

女客人說：行，你技術還可以。

兩人又睡覺，女客人走時給了飛飛1000塊錢。

女客人和飛飛互留了電話。但她再沒找過他。飛飛曾給她打過兩次電話，約她出來玩，她也藉故沒有出來。

第一次出街後拿到1000塊錢的飛飛非常興奮，坐在計程車上就給經理打電話，說要請經理和兄弟們吃飯。那頓飯，吃掉了320多元。

我們看到，所有的興奮點都在獲得了多少錢上面，而與男性氣質無關。

飯桌上見面後，大家拿飛飛開玩笑，問他怎麼弄的，感覺怎麼樣。有人說，那麼胖，你也抱的動？飛飛說：抱的動。

飛飛沒有說細節，他告訴我：不好意思。

經理傳授技巧，談如何控制時間，要先慢慢親吻、撫摸，再進入，再慢慢動，時間控制的比較長。

飛飛說，自己很幸運，第一次出街遇到的女人要求不高。後來遇到的客人有的就要求高了。飛飛說：『以後，和別人做，我比較累一些。』『她們會把我當小弟弟。』

飛飛曾對我說，他和客人的性交體位，一直和第一次出街時一樣，即只有男上位與老漢推車二種。但是，後來聊的深了，問及他和女朋友、一夜情做愛時，與和客人做愛時體位的不同，飛飛說：和女朋友、一夜情主要是男

上位和老漢推車，但和客人，就要根據客人的要求，『更多是她主動的姿勢』。

從飛飛對性交體位陳述的變化，可以看出，他對於性交體位所暗含的權力關係是理解並有所感受的，所以才會在一開始採取了掩飾的態度。

在安全套問題上，飛飛說，一般都會戴，賓館房間裏都有安全套。也有客人提出不戴，飛飛會說，戴是為了雙方好，以防萬一……

但是，如果客人堅持不讓戴，也就沒有辦法了。因為客人領他出街時已經付費了，如果他離開，客人可以投訴。

不戴安全套的時候，完事後，飛飛會用香皂、開水認真、反覆地清洗陰部。

飛飛說，自己一個月去醫院查一次，查性器官，看有沒有性病。

至於愛滋病，飛飛說，沒有查過。我和他討論安全套問題，他有些覺得陌生的感覺。

如果客人提出口交，飛飛說會明確告訴她，自己不喜歡。

如果客人堅持要求，飛飛會提出換一個公關先生過來。飛飛說，有的客人會繼續『拐騙』（他確實用了這個詞），說：小弟弟，沒事呀。

也有的客人會真的換人過來。但這種情況不多。飛飛說，自己那個夜總會の十來個人裏，有人愛好口交。

在安全套，口交這些協商上，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男公關就是從屬性的。其實，這是一種協商。

我曾和飛飛討論一些『空』的話題。

方剛：你心目中的男子漢、理想男人是什麼樣的？

飛飛：事業有成。

方剛：他們在和女人的性上，是否應該是具有支配性的？

飛飛：沒想過，性應該是雙方面的。

方剛：在你和客人的關係中，你處於被控制和支配的地位，這是否使你有屈辱感？

飛飛：未有過。

方剛：你如何看待一些公關美容、化妝？

飛飛：太虛假了，太職業了。他們一點兒感情都不夾的，就是辦事、拿錢、走人。我們很真實，有親切感，不會想到是在做交易。

有情感交流這一點，飛飛在和第一個出街客人的交流中提到過，此處又提到了。那麼，這是一種怎樣的情感交流呢？

飛飛說：有感情交流，她不會有距離感，不會覺得是一種交易。因為交流了，說話了。這樣，我自己也會投入一點，自身感覺也會好，不覺得是交易了。性會和諧一些，慾望也會高一些。那種辦事、拿錢、走人的人，一點

兒感情都沒有。

感情因何而來？飛飛說：聊天就會有感情，這感情不是愛，是一種親切感，雙方都不再覺得陌生，印象會好一些。

我們在這裏看到，飛飛通過對『感情』的強調，將自己從純粹性交易中提升出來，避免了『屈辱感』，與此同時身體的感覺也得到提升，這與他前面所談『性是雙方的』這一話語中所蘊涵的對情感的強調相一致。通過對『感情』的強調，飛飛規避了出賣性服務所帶來的對男性氣質的損害，同時又使得性服務本身的質量得到提高。

在談情感的過程中，彼此有瞭解，性行為上的支配性也會增加遊戲的色彩。一對情侶間，即使性行為上一方再支配一方，再罵人，也不會認為是污辱，而只會認為是遊戲。

方剛：如果客人太老、太醜，怎麼辦？

飛飛：我未遇到過。如果那樣，如果我真的硬不起來，我把燈一關，想像別人，就可以繼續做。

飛飛像多名公關先生一樣，說自己沒有遇到過太老、太醜的女客人。但從他們彼此對對方經歷的描述中，從營銷部經理及其他人的描述中，事實遠非如此。那麼，是他們有意否認自己曾經的客人又老、又醜，還是他們的審美觀使他們察覺不出客人的老與醜？

結合飛飛關於感情等等的表述，我認為最大的可能性是：當某個女人成為你的客人時，而你又必須進行『工作』時，你會本能地用一切辦法使自己在內心接受她的外表及年齡，不覺得她醜與老，否則便無法工作了。這種心理上的接受，一方面避免了自己男性氣質的受損，另一方面也使工作的順利進行成為可能。這一過程很可能是在公關先生們自己沒有覺察到的情況下完成的。

像飛飛的第一次出街，別人說那個女人又老、又醜，飛飛卻對我說：『我感覺還可以。』

還有重要一點，就是申哥說過的：公關見的女人太多了，醜的美的，早都沒感覺了。

談到女友和客人的不同，飛飛說：和女友在一起總是我買單，在外人看來一切都是我做主；和客人在一起都是女人買單，現在是職業性的，內心沒有特別的感覺。

和女友在一起時，實踐著支配性的男性氣質；而和客人在一起時，以『職業』為理由，使從屬性男性氣質的表現不會威脅到內心的支配性男性氣質。

同樣是喝酒，氣氛卻不同。

飛飛說，如果是和兄弟們喝酒，就能夠非常放的開，聊天，亂扯，說什麼人家也不會怪你；但是和客人就不同了，如果說錯了，開錯了玩笑，就會

惹麻煩，所以得非常小心。

比如有一次飛飛就說漏嘴了，說某個客人『你身材好結實呀』，那客人還好，沒發脾氣，只是掉下臉說：『小夥子你蠻會說話呀。』飛飛意識到自己說錯了，忙道歉，說『開個玩笑』。

還有一次，也是包房裏喝酒時，那位女人臉上有一個大痣。喝的量乎乎的飛飛說：『你怎麼這麼大一個痣呀，好難看呀。』旁邊幾個陪酒的公關先生忙幫著打圓場，說：『你錯了吧，沒這個痣就不好看了，就是因為有這個痣才好看呢。』

飛飛挺感動地說：包房裏幾個兄弟間會有默契，誰出了錯，大家都會幫忙。如果有一個人錯大了，客人生氣了，大家就全完了，誰也別想拿到豐厚的小費了。

有時，客人提出特殊的要求，公關先生們無法解決，就要請經理來協調了。

有一次，女客人提出，要包房裏的公關先生脫光衣服，拿著性玩具玩。飛飛拒絕。女人就不幹了，說：『你是幹什麼的？我花了錢，你就得聽我的。』

事情僵住了，就給經理打電話。經理忙跑過來，解釋說：這在包房裏是不允許的，公安會管的。

包房裏不允許有性行為，最多是摟、抱、親。

有一次，女客提出來讓兩個男公關親嘴、摸性器官。這種情況以前有時，兩人會做做樣子，不真的碰上，一笑就過去了。但這次客人堅持，必須做，也就只能找經理來求助了。

我故作不解地問飛飛，為什麼不能按客人的要求做呢。飛飛說：兩個女人那樣可以，因為女人本來就很親近，無所謂的，但兩個男人那樣絕對不可以。

我們這裏看到的是仍然是協商。不存在完全的從屬性男性氣質實踐。

飛飛說，有公關先生說：別人花錢包我，我再花錢包小姐，也感受一下包別人的滋味。

飛飛現在每個月給家裏寄一千塊錢。他和許多公關先生說了同樣的話：我們賺的多，可我們開銷也大，抽菸、喝酒，還有電話費。

談到未來，飛飛說，或者賺夠了錢退出來，或者遇到合適的女孩子，談戀愛了，再退出來。

飛飛說，以前認為愛情和婚姻是一回事，現在知道是兩回事。愛一個人可能不會得到，而婚姻是，即使不愛她，也要照顧她一輩子。

那麼，為什麼不和自己愛的人結婚呢？飛飛說：不一定能夠得到呀。

飛飛說，公關先生們當中流行著這樣的話：找一個無錢的老婆，自己要再奮鬥十年；找一個有錢的老婆，自己可以少奮鬥十年。

飛飛說，大家都是這個想法，都想找一個有錢的女人當老婆。但是，飛飛覺得不是太可能，因為，有錢的女人都結過婚了。他說。

我們看到，在飛飛當公關後，於不同場景中進行著不同的男性氣質建構。在性產業從業場景中，是協商的，不是單純的從屬，但比較偏從屬，是柔的協商，居中；在和女友情景中，是支配較多，剛的較多；在和同伴場景中，則更多命運與共，更多剛柔之中，支配與從屬之中。

揚揚的生命史故事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揚揚小時候家住在農村，父親外出做生意，在農村算是富有的。後來全家搬到了小鎮裏，自己蓋了樓。一年多前，父親被騙了，賠的十分慘，揚揚決定休學，幫助父親。

揚揚計畫休學一年，一年內賺夠一些錢，再回去上學。但是，我和揚揚分手時，已經是五月，他已經快休學一年了。他說，錢沒有賺夠，還想再繼續休一年。但是，學校規定只能休學一年，超過了，就要開除學籍。他正想回去想想辦法，讓學校允許他再休學一年。

揚揚承認，到深圳後，進了夜場，人有了很大的改變，學習的心情已經差了。

初中開始，揚揚就接觸到了性開放的同齡小群體。

初中時班裏有四、五十人，其中有十多人談戀愛了。老師知道會告訴家長，學校也是反對談戀愛的。有一個男生寫的情書被老師發現了，班主任便拿著在全班唸，那個男孩子很尷尬。但是這些並沒有影響男女關係的發展。揚揚的一些朋友已經有了性關係。那時揚揚已經聽時常在一起玩的同學談自己的女朋友，談做愛的感受，議論和描述女孩子的乳房和身體等等。

有女孩子們在場的時候，男孩子們不會談這些，但是，男孩子們自己在一起的時候，便會時常議論女孩子的身材與長相。

揚揚自己的第一次性行為是在十五、六歲的時候。當時是初三，和一個女朋友交往了一年多。後來揚揚到別的城市讀高中，太遠，就不能夠在一起了。揚揚說，他喜歡和那個女孩子在一起，但是又不能夠。兩人常為小事吵。

吵架的原因，揚揚說：她太愛吃醋，總說我和別的女孩子太近了什麼的，為男女間的事吵。男孩子都花心，我在高中難免喜歡別的女孩子，這種事傳的很快，傳到她那裏就會吵。慢慢的，兩個人就淡了。

揚揚說，到高中二年級時，自己的性對象已經多了，那時班裏戀愛很普遍，『今天追你，明天追她』，他說。追到手，同意談戀愛了，一、兩個星期後就會發生性關係。

揚揚的朋友們的女朋友，有時玩膩了，也會放手，圈子裏別的朋友會再去追。揚揚說，還會追別的班的女孩子。大家在一起時，常會議論喜歡那個女孩子之類的話。

也是在高中，揚揚和小圈子裏的朋友看了毛片。

高中所在的小城，有許多髮廊，揚揚知道裏面有小姐。有的朋友沒有女孩子，會想到去那裏。沒有錢，瞎溜達，揚揚這樣說。

有一次，晚上十二點多，揚揚和幾個同學溜到街上玩，進了一個髮廊。膽大的便問：『多少錢？沒錢可不可以？』

人家會反問：『沒錢來幹什麼？』

少年們說：『難道龜頭不值錢嗎？』

因為從小聽父母的話，在父母心中是穩重的、讓人放心的好孩子，所以揚揚說，有時不回家的時候打電話說一聲住在同學家，父母就會同意。初三交那個女朋友的事父母也知道一些，曾問他，他只是傻笑，沒有說什麼。父母也沒有進一步問。

十八歲生日那天，父親做了二十多道菜，揚揚叫了好多朋友一起吃飯，男男女女的在家裏鬧騰，父母特意躲出去。

但父母也不是一味嬌慣，揚揚說，父親也打過自己，但不是為了女朋友方面的事。

揚揚說自己有些小孩子氣，所以高中時的女生不喜歡他這種類型的，她們都喜歡成熟型的，『不喜歡小孩子氣的』。

到大學時，有一個高中的女同學開始和她往來。她當時在另一所大學讀書。揚揚一開始好喜歡她，但玩的久了，慢慢感覺就淡了，沒有感覺了。『但是她對我太好了，不忍心分手』。揚揚說。

兩個人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每天都會發生性關係。

揚揚說：她看重的是我這個人，對我照顧的非常周到，提過結婚的事，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結婚。

揚揚說，自己和她交往有些害怕，『怕脫不了手，怕她為我死』。

後來揚揚便在自己的大學交了一個女朋友，和這個女友分手了。新交的女朋友，只一個星期就分手了。揚揚說：男孩子是為了性，只要那個女孩子看著還順眼就可以上，玩一個星期也就膩了。對於這個新女友，揚揚說，她也很放的開。

對於小姐的態度，揚揚說，心裏挺想認識她們的。為什麼呢？因為覺得她們放的開，可以更方便玩，『玩起來更方便』，而事實上，是瞧不起她們的。

在揚揚關於小姐的表述中，以及他此前的交女友的經歷中，我們能夠清楚看到支配性男性氣質對於他的性實踐的影響。

揚揚長的確實非常清秀、明朗，很陽光。

讀中學時，他是學生會禮儀隊的隊員。禮儀隊，是禮儀活動時的『花瓶』。全隊共有七十人，其中男生只有二十人。

禮儀隊招員時，揚揚是自己主動去報名的。他個子高，長相好，從眾多

人選中挑出來的。有活動的時候，管飯，還發工資。

進了禮儀隊，有機會和名星近距離接觸，和明星一起照相什麼的。禮儀隊還曾到電視節目裏作現場觀眾。

對於自己和女孩子們在一起，從事女人的『職業』，揚揚並沒有覺得有損男人尊嚴。他說，自己小時候人們都說他長的像女孩子，『父母也希望我是女孩子』。揚揚的性格像女孩子，可能與父母的這種期望有關。而他的弟弟，就非常調皮，和他完全不一樣。

媽媽曾說揚揚：『如果你是女孩子就好了，可以幫我洗衣、做飯，我就不用這麼操勞了。』

對於自己的長相與性格都像女孩子，揚揚說，從來沒有人講過不好的話，都覺得非常好，大家只講過：如果真是女孩子，就更好了。

揚揚對我說，自己像女孩子一樣，脆弱、扭捏。

我很好奇他這樣的情況在軍訓時是怎麼度過的。

大一的時候，揚揚也參加了為期一個月的軍訓。對於軍訓的印象，揚揚說：搞不好，教官一腳就踢過來了。

軍訓教給揚揚的是：要堅強、堅持！

揚揚在大大一參加了禮儀隊，與之相對比的是，他從小不喜歡任何體育運動。揚揚說，小時候體育課踢足球，他總踢不進去，無精打采的。

大一時，朋友都說他太脆弱，應該多練習體育。因此，大一時，揚揚說自己開始喜歡籃球了。他喜歡籃球與他參加禮儀隊、朋友們說他軟弱之間的聯繫，揚揚自己沒有意識到。但是，在同一時間段中，這幾件事聯繫到一起，我看到了男性氣質實踐中相互影響的因素。

揚揚只打了一年球，那之後忙著泡女孩子，『對球就沒有興趣了，對女孩子有興趣了』。

一年球場經歷對他有什麼影響？揚揚說，效果不明顯。打球技術好了，氣質卻沒有改變。他說：只有經歷的事情多了，氣質才會改變。要體會，才會有改變。顯然，他非常想改變。

揚揚小時候的想法，是要作一個成功的男人，娶一個好女人。

他對於『男子漢』的理解是：頂天立地，有事業，不是靠別人。自己一手創立自己事業的男人，不是小氣的男人；穩重、大方。

揚揚說，自己不符合這一形象，自己缺少一種陽剛之氣，太柔軟了。

『再磨練一、二年，多經歷些事情，我就會陽剛一些』。揚揚這樣說。『父母要求我們懂事、聽話，所以現在這樣太柔軟了』。

揚揚的『不陽剛』原本一直是被周圍的人誇獎的，為什麼會想到要改變呢？

他說，大一暑假的一件事沉重地打擊了他，使他渴望改變自己。

那年暑假，學校布置招生任務，他和另一個男同學、他的好朋友一起到

外地招生。每有一個人報名，可以得到校方的100元報酬。兩人一起招來了20個人，也就是2萬元的報酬。事先講好了，兩人一人一半，但是，那個同學一分錢也沒有給他。

這件事對揚揚的打擊『特別大』，他說，三天沒睡覺，成為『人生轉捩點』。他『從此不再嘻嘻哈哈了，到深圳後更從來沒有大笑過』。

確實，揚揚和我相處的時候，一直有一種抑鬱彌散在他的眉宇間。

這件事讓揚揚認為，是自己太軟弱了，才成為別人欺負和欺騙的對象。他想了很多，認為男人不應該像他這樣軟弱。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揚揚知道『作鴨』這回事。

有一個哥們兒說：你的長相，『作鴨』準賺錢。

揚揚說：你給我介紹呀？

當時揚揚對『作鴨』感覺挺好，『有女人玩，又賺錢』。揚揚說。

圈子裏有好幾個朋友都幻想『作鴨』，但是，他們沒條件。如果有我這樣的條件，他們早去了。揚揚這樣對我說。

揚揚講這些時有些自得，即使作男公關真如他表述的那樣一開始不想做，同時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作男公關同時是對他外表魅力的一種肯定。這種肯定對揚揚有支持作用，但是，他後來仍然感受到男性氣質的受損。這可能與他和女性客人交往的感受有關。

揚揚也說：當時以為作公關很容易，真做了，發現並不是那麼回事。在眾多男人的性幻想中，把為女人提供性服務，誤作一夜情了。

我問揚揚，在當時的想像中，男公關的客人是什麼樣的女人？

揚揚說，是一些中年的，相貌中等的女人。如果想像面對很老、很醜的女人，會覺得很噁心，性上的事更不敢想了。

我們在這裏看到，幻想過作公關的揚揚倒沒有幼稚地將客人想像成一個個年輕貌美的美女，但是，也無法接受『又老、又醜』。

關於抽菸。

讀中學時，同伴中有人抽菸，但也有人抽不抽。揚揚那時不抽菸。他說：他們知道我不抽菸，所以不會勉強。別人問我為什麼不抽，我會說爸爸不讓我抽。爸爸確實反對我抽菸。

到讀大學時，周圍的朋友都在抽菸了，大家會笑話揚揚是『不抽菸的男人』。

有一年春節，揚揚也開始抽菸了。他的解釋仍然是：『不抽，不給人家面子。』這讓我想起關於中國人的面子文化的相關研究。

在揚揚對自己男性氣質的描述中，我大致歸納出這樣的脈絡：小時候父母希望他是女孩子，希望他老實，對他的『女孩子的性格』寵信有加；初中與高中處於同齡群體中，這是一個喜歡談性、追逐性的亞文化小圈子，建構著支配性男性氣質；揚揚也成為獵豔高手，但這時他對自身男性氣質的反思

尚未明確；大學一年級時他參加了女性氣質十足的禮儀隊，也在朋友們的壓力下參加了籃球隊，甚至開始抽菸了。重要的是，看起來矛盾的男性氣質在一起可以互不影響，甚至相互促進。揚揚雖然說自己太孩子了，女孩子不喜歡，也只是說部分女孩子不喜歡，或不屬於女孩子普遍喜歡的類型，事實是他並未因此缺少女朋友，包括對他非常投入的女朋友。

大一暑假的一次受騙經歷，使他認定是自己太軟弱了才會被騙，於是開始渴望使自己『陽剛』起來

大學時，揚揚對於作鴨的嚮往，以及周圍人的談論，無疑是他後來進入此行的心理準備。但更重要的是，也說明揚揚陰柔的外表與占有女人之間並不必然構成兩種不同男性氣質的衝突。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深圳性產業從業

揚揚休學後在老家幫父親打理生意，對生意並沒有明顯的幫助。他便想自己出來闖闖，獨自賺些錢。揚揚有一個親戚在深圳，說可以介紹他來深圳進酒店打工。於是，母親便把揚揚送到了深圳。

揚揚說，出了火車站，看到高樓，這麼高呀，頭都暈了。這樣的表述，我從另一位男公關那裏也聽到過。

另一件吸引揚揚的事情是：街上竟然跑著這麼多名牌汽車。揚揚特別喜歡汽車，以前在老家只是看圖片，這次是見到真車了。揚揚說，以後有錢了，不買房，先買車。

揚揚來深圳時期望值很高，要大幹一番事實。他說，幾個月下來，便現實了。

那親戚介紹揚揚進了一家酒店打工，但收入很少。

揚揚來深圳之前，在網上查找深圳的工作機會時，便看到了夜總會招聘營銷、公關的啟示，說每個月上萬元。揚揚當時覺得那是騙人的。

我們看到：揚揚入行挺順利的。這與他此前被誇獎適合作公關時的心理準備有關。但他也經過了兩個培訓：1，經濟誘惑；2，賺錢是硬道理，有錢就有男性氣質。

在酒店裏收入低，揚揚注意到一些夜總會門前的招聘啟示，便去應聘。

招聘的職位裏面有服務員，揚揚應聘這個職位，被錄取了。但上班時，直接被調到了營銷部。

經理告訴他：服務員沒有底酬，服務一個包房有一百元小費。而營銷可以提成，收入挺高的。

揚揚問營銷是做什麼的。經理說，就是拉客人訂包房，同時，帶有一半的公關性質。

揚揚又問：公關是幹什麼的？

人家答的挺直接：就是作鴨。

當時接待他的經理說：你的條件，最適合扣女人！
揚揚一米八三，長的清秀俊朗。

揚揚對我說，自己一開始不想做這行，但是，當生活實在成為問題的時候，也就管不了那麼多了。他說自己適應的過程比較艱難，作營銷的前一個月，一分錢也沒有賺到。

一個月的時間也沒有白費，揚揚和同事交朋友、一起玩，還認識了一些客人。他說自己性格內向，很少說話，現在變了。公關這行裏有一句話，就是：『我們這行是靠嘴吃飯的。』所謂『靠嘴吃飯』，就是說要討客人的歡心。

揚揚來深圳前只想每個月能給家裏寄幾千元就可以，進夜總會之後，發現別人大把大把地賺錢，很有些心動。他說，做的好的營銷，一個月能賺萬把元，有時一個包房一晚上就可以賺到四、五千元。客人加一瓶名酒，價錢就是一萬五千元，營銷可以從中提百分之三十。

第一個月時，揚揚放不下面子。看別的公關和年齡大幾十歲的女人拉扯、擁抱，感覺很噁心，甚至有些看不起他們。因此自己也沒有努力做，不喜歡那樣討好客人。

營銷經理申哥便給他做思想工作，說：你出來是賺錢來的。賺錢，就是硬道理。

揚揚沒錢吃飯的時候，申哥看出來了，會叫上他一起吃飯。

再後來，揚揚實在堅持不下去了。他說，家裏也來電話談急著還債的事。

揚揚說，自己思想就是這樣一步步被生活改造了。他對我說，其實大家都是為了生存，沒有錢就沒有辦法生存。現在在這裏讓人家看不起，但賺足了錢，換個地方待著，人家一樣看的起你。

這種暫時容忍，以圖未來的輝煌的心理，多個男公關都對我表露過。

揚揚在對我的講述中，格外強調和經濟壓力『逼』的他沒有辦法了。這可能是事實，但另一方面，通過對『被逼無奈』的強調，揚揚也建構著自己無辜受害者的形象，為其行為尋找合理性。

揚揚是我在深圳遇到的唯一一個不能夠在我面前自然面對其出街經歷的男公關。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他從業時間短，因為我觀察發現，他在和別的男公關在一起的時候便非常自由。所以，面對我時的不自如，應該到和我的關係中進行思考。

揚揚在認識我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承認他出街，只說自己是陪酒。

因為他自己對讀大學和其他男公關有不同的看法，他從小被教育讀書是好事，對我這個博士生有心理距離，我無法像和其他男公關那樣，靠一句『你們賺錢比我多』來消解他內心和我的階層距離。

同一情景下，同一話語下，男性氣質有自己的模式。這是不同於其他情

景的。

揚揚說，自己第一次進包房，是被朋友硬塞進來的。

前幾次，揚揚和其他幾個公關一起被叫進去供挑選。公關們排著隊進去，揚揚說，他心裏亂極了，緊著往後靠，心想自己進不去房才好呢，不被選中才好呢。他一個勁兒地往後縮，有種羞恥感。

這樣主動不想進房的經歷有二次後，揚揚說，自己真正進房是被一個朋友硬塞進去的。事後得了三百元小費。揚揚說：我不想要那錢，覺得那錢很燙手，給了我兩次都沒要，第三次才要。

揚揚說，他心裏一直想著要讓客人開心。但是，如果沒有喝酒，膽子就不會很大，也會放不開。那天陪客人喝酒，喝暈了，才會把手搭到她身上。而且，那個客人只有二十七、八歲的樣子。揚揚對客人低年齡的強調，即使是事實，這強調本身也說明著他的心理過程與男性氣質建構實踐。

那個客人每天都來玩，前二天揚揚也陪了，給錢都沒有要。事後，同事罵他。第三天來，那客人又給錢，說是春節的紅包，揚揚這才要。

揚揚說，自己拿了那三百元後就後悔前二次沒要了，有錢為什麼不拿呢？！

必須說，揚揚關於第一次拿小費的描述出現了混亂。他幾次和我說的情況全都不一樣。當我實在無法發現一個最可能的事實的時候，我不得不拉下臉，和揚揚認真地討論到底哪種描述才是真的。因為當時兩人也比較熟了，這樣的談話才成為可能。

但是，即使如此，我最後也沒有理清揚揚第一次拿小費的情況。從一開始，他便對這『第一次』進行了太多的粉飾。正如他很長時間之後才對我談到他事實上也出街一樣。

揚揚說，如果是自己作為營銷身分訂出去的房，也會進來陪客人聊天和喝酒。這時客人有時也會給小費，但他不會要。即使是男性客人，營銷人員也會來陪的。

如果客人想找小姐，或者不希望營銷人員在場，他們就會看的出來，就會自動退出去。進去陪，只是為了搞氣氛，讓客人玩的開心。如果說的好，客人開心，下次還會再來。如果發現自己沒辦法把氣氛搞起來，就會叫閒著的朋友進來幫忙。

揚揚說，其實訂房效果好，也是很賺錢的。為了多賺錢，自己以後要多方面發展。

年齡大的女人，比較放的開，有人在迪廳裏就會摟著公關打KISS。揚揚剛入夜場時感覺很『羞恥』，現在，自己也放得開了。

揚揚說：作公關這行就是為了哄客人。

揚揚對『害羞』的描述很有意思。

他說，很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自尊心特別強，現在剛慢慢地放棄了。

在一個場子裏，他和女客人在一起，不怕認識的人，因為認識的人通常是場子裏的同事，即使自己不作公關也能夠理解。他怕的是不認識的人看低自己，而最怕的，就是認識但不熟的人看低自己。

不認識的人也在意，其實是在意的一種男性尊嚴的文化符號，仍然可以從男性氣質的視角來理解。

所謂面對不同的符號而已。

揚揚說，再能喝的人，在客房裏陪酒也很容易被灌趴下。發現自己快不行時，要趕快叫兄弟們來頂一下。因為客人可以喝醉，營銷人員卻不能喝醉，要保持頭腦清醒。揚揚說，自己和客人喝時只是暈頭轉向過，和兄弟們一起才真的喝醉過。

自己不醉，就可以將客人照顧到尾。

有的客人喝多了，會在走廊上調戲女孩子，甚至會打人。這時督察和保安都會來處理，經理也會來，宗旨是要給客人面子，不能得罪客人。

酒，在夜總會的夜生活中，是男公關迴避的話題。

另一個不能迴避的是毒品。

揚揚說，自己出十次街，其中約會有二次需要按客人的要求吃搖頭丸。雖然這比另一位男公關對我說的比例要少得多。

揚揚說，如果HIGH大了，會非常瘋狂。搖的時候覺得頭非常舒服，他說自己吃搖頭丸並沒有幻覺出來，但會很HIGH，『八個人都按不住』。

『過後三天一直都會很難受裏裏』他這樣說。

揚揚描述自己第一次吃搖頭丸後的情況：那天發了工資，同伴們自己玩，每人吃半片。他也想試試，結果搖了三天，上廁所都摔跤。從床上站起來就搖，不停地搖。事後找不到女人，又特別想做愛，同屋的同伴和女朋友幹，揚揚就背對著他們，聽著他們的聲音自己打飛機。

夜場裏的女孩子很少吃搖頭丸，但有吸K粉的。

揚揚自己對K粉沒有反應。

他說：『別人都吸，你不吸，就是不給別人面子，大家會看不起你，覺得你不是一夥人。』在這樣的表述中，我看到了群體壓力、集體實踐等等的影響。

我從這一表述中，看到的是一種對自己行為的辯護與解脫。

一開始是每天抽五支，到現在每天抽十支。揚揚說，抽菸是重要的交際手段，點菸、敬菸的過程都是交際。在夜場裏給客人點菸，客人會很高興。客人給你菸，如果你不抽，就是看不起客人。

在其他場合中，菸酒毒品可能是建構男性氣質的一種方式，而在男公關這裏，卻並不具有這樣的意義，而只是一種交際的手段。去考察不同男公關

對於酒的描述，我們會發現，沒有人說這與男性氣質有關，而只與照顧客人有關。他們會強調在不同場景下喝酒的不同，而在同伴場景中那才是建構剛的男性氣質的手段呢！！

揚揚講述了第一次出街的經歷。

他說，那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女人，我和她聊了兩天了。我是很挑的，選了一番，感覺她還是可以上的，才去泡的。

那天夜裏三、四點了，她有那意思了，我說出去玩吧，兩人吃了飯，她說累了，是找藉口，然後就去賓館了。

揚揚說，這次做的很曖昧，有愛撫。

他說，跟客人出去，只要自己有點看的上的，比自己女朋友好，感覺好，就可以有愛撫。最不喜歡年長的女人，那時只是為了應付，把她弄爽就行，自己不用爽。自己喜歡的客人，才想自己也爽。

和年長的女人，有時會硬不起來，這時就要吃藥。

估且不考慮揚揚第一次出街的女人是否真的不到三十歲，也不必去深究客人『比自己女朋友好』是什麼意思，揚揚這段描述中有一點是特別需要注意的，那便是：和自己看的上的女客人做時自己也要高潮，而年長的、自己看不上的人，自己不需要達到高潮。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身體實踐方式。

在和客人交易時，戴安全套的問題上，揚揚說：客人要求不戴，就得不戴。

為客人口交、吃壯陽藥等等，揚揚說：『同事說，做久了都會遇到。』

有意思的是，揚揚說這些的時候，一直習慣於使用『同事說』這樣的詞。雖然有的時候，所談的明顯是他自己的經歷與感受。

揚揚說：我朋友遇到過恨男人的女人，很難伺候，把你當玩具，想怎麼弄就怎麼弄，變態……

有女人要弄很多次，也受不了。

談到現在和女人的關係，揚揚說，現在玩的好的女孩子都是作小姐的。和小姐上床從來不用花錢，揚揚說：『我有條件。』

工作上，能夠幫上小姐的忙，也總是盡力幫忙。以前也有男公關對我講過，這種幫忙主要是幫助小姐介紹客人。

揚揚說，夜場裏女孩子很多，只要自己願意，每天都可以換著女孩子上。

對於和小姐上床，揚揚說，只是多個女人玩玩而已，而且，心裏會有覺得她們髒的感覺，因為衝動才會做，做的時候一定會戴套。

揚揚說，和小姐出去消費的時候，也都是讓小姐買單。他的解釋是：靠小姐吃飯很正常，女孩子賺錢比我們容易多了。

和客人做與和小姐做的一個不同是，如果對那個客人感覺好，也會愛撫；而和小姐做，完全是為了打炮，沒有感覺，也不會去愛撫。我們在這裏

看到，即使小姐通常更年輕貌美，但是，仍然不會像對待『看得過去』的客人那樣去愛撫。這裏，愛撫的有無並非職業習慣，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欲求。在不和小姐愛撫的實踐中，揚揚性的價值觀再次體現，他對小姐這一女性工作者的蔑視，再次體現。

而揚揚自己，也是一位性工作者：男性性工作者。

揚揚說，自己現在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女朋友，也是夜場的，但只是服務員，不作小姐。這種關係挺微妙，因為他和夜場裏別的女孩子的關係，這個女朋友會常吃醋，容易發生矛盾。有時就鬧脾氣，不來上班，影響工作。揚揚這樣說。

這個女朋友只是陪台，不出街。對於陪台時的身體接觸，揚揚說，在夜場裏待著，會覺得這樣無所謂，不會覺得像出街的小姐那樣下流。

揚揚出街的事，女朋友不知道，只知道他陪酒（坐台）。偶爾，女朋友也會懷疑他出街了，就會吵。但揚揚說，瞞住她還是比較容易的，可以說是和哥們兒在一起。

揚揚相信女朋友未出過街，因為『她在我的視野下』。

一方面自己出街，另一方面蔑視出街的小姐，同時又無法接受女朋友出街，這就是揚揚。

和這個女朋友出去的時候，也是女朋友花錢。有的時候，揚揚會讓女朋友把錢先給自己，然後再由他來買單。這其中的社會性別實踐，令我拍案叫絕。

揚揚對此的解釋是：她每天都有坐台的機會，而我一個星期才有一次。

揚揚同時承認：過去談戀愛的時候，都是他買單。

分析揚揚的男性氣質實踐，可以看到：

進入夜場之後，經過了經濟困境、話語培訓等過程，逐漸接受夜場話語，但是也在小心地躲避幾種話語的衝突。

和女朋友和小姐的關係中，實踐的都是男性氣質的剛而支配性；

和我的關係中，努力在實踐對從屬性男性氣質的抗拒；

在和客人的關係中，實踐柔而從屬較多；

在和同伴的關係中，是剛而從屬與支配的中點，或稱之為共謀？也就是說，男性氣質是四維關係，不只支配表現主動，還有剛，剛不一定支配。喝酒，毒品，均是建構剛的男性氣質。

他到深圳後直接進夜場，但進來之後所經歷的話語調適時間就比較長。這與那些在夜場之外經歷了話語建構的人相比，要長一些，這可能是原因之一。

揚揚在不同的時間段，都在建構著多元男性氣質，不同男性氣質的實踐可以並行不悖。

中學時：平時的柔性氣質，玩女人時的支配性，但仍展示柔性的一面，柔性並不影響支配性。

大學時：玩女人時的柔而支配性；哥們兒間的剛而中心點；

夜場時：哥們兒時的陽剛；和女客人在一起的柔性，和我話語中的陽剛。

多元男性氣質可以並存，有些表面看來是衝突的，其實並不衝突。如揚揚在讀中學時。

對整項研究的啟示：同一時段內相互衝突的男性氣質有多種方式建構它們之間的關係，可以是相互容納，甚至促進。這是揚揚個案現在給我的啟示。

小邛的生命史故事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小邛是山西人，24歲，來深圳已經七、八年了。

小邛的家在農村，原來種著幾十畝地。

初中時，小邛在鄉里上學，班裏很開放，那時小邛就和女孩子接吻了。但是，他說，那時不知道發生性關係。許多男女同學在一起玩，比如誰過生日了，就會在那人家裏慶祝，父母會離開，當天晚上一群男女生睡在大床上，誰和誰好就挨著睡，但大家也就是抱抱親親，不會做別的事。父母也會想，這麼多人，不會做什麼。

小邛高中讀的是體校，在體校，他學會了開車和修車。

體校包分配，管理很嚴。小邛說，在體校時沒有想女人，只想打架。在學校裏面學的東西，就想到社會上去試試身手。體校在郊區，那時為了『沒事找事出去打架』，二、三十人可以步行十多公里，到市里去找人打架。

小邛說，進城時，二、三十人結隊而行非常威風，一般人都不敢惹。他們在外面喝了酒，就會故意吵鬧，看誰不順眼，就找理由打架。即使被派出所抓進去也沒有關係，也會放出來。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廣西小縣城

那年，山西鬧天災，家裏的地毀了，收成不好。於是小邛全家來到了廣西的一個縣城，父母在那裏開了一個小賣部。小邛也放棄學業來了這邊。

剛到那個縣城時，小邛曾在一家工廠上班，每天至少幹十二個小時，有時還不止，總加班。因為太累，做了沒幾天，小邛就不幹了。

小邛的弟弟也在廠子裏上班。

小邛辭去工廠的工作後，幫另一家企業開車，每個月八百元的收入，往返兩地送貨。他幹了一年多，直到出車禍。小邛說，那是一個雨天，先是他超了別人的車，那被超的車較勁兒，又趕上來超他，結果撞上了。工資扣完了還不夠賠車主的損失的，小邛也不好意思再去上班了。超車、追車、撞車事件的背後，也體現著男性的爭強好勝。

再次失去工作後，小邛說，他『玩』了半年。

那時他們一家住的，是廣西有名的治安最亂的縣城，小邛說，他和弟弟整天和小混混們混在一起。弟弟下班也沒事幹，就和他一起玩。

小邛父母開的小賣部旁邊有一家髮廊，髮廊裏有髮廊妹。小邛和幾個哥

們兒總在那裏玩牌，閒聊的重要內容就總是和小姐有關。髮廊沖涼的地方和他們玩牌的地方一板之隔，天氣熱大家常沖涼，有些人還脫了衣服玩牌，然後和小姐亂搞在一起。

那時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女伴，小邱說，你們都有，我也要一個，你們能扣到，我也能！那些髮廊妹很開放，半個月後，小邱就聊了一個，第一次就是在髮廊的小房間裏亂搞了幾下，小邱說：進沒進去都不知道。但是，和她玩了一頓時間，小邱就覺得沒有意思了，分手了。

小邱那時也去酒吧、迪士高扣女，他說，非常容易，當天晚上就能帶出去上床。縣城裏有一個溜冰場，裏面的女孩子很多，有許多是工廠妹。小邱說，當時他圈子裏的朋友『每個人都去扣』，然後『帶出去玩』。他開始喜歡扣工廠妹，兩、三天就能扣上一個。

我很奇怪，工廠裏打工的工廠妹，都來自農村，按說比較傳統和保守，怎麼會像小邱說的那樣那麼容易『扣』上呢？

小邱的解釋是：首先，能出來玩的工廠妹，就是觀念和行為上比較不保守的，那些最保守的，下班就在廠子裏睡覺了，哪裡還會出來玩？

具體技巧上，其實就是打著談戀愛的幌子。女孩子溜冰不懂就要學，許多工廠妹在溜冰場裏扶著欄杆走，這時小邱就假裝熱情地過去教她，這樣很隨便地就可以扣上了。然後再找機會請她請宵夜，說和她談戀愛之類的話就可以了。這些女孩子很孤獨，很想談戀愛，廠裏整天上班也非常悶。小邱們，是她們唯一能夠接觸到的社會上的男孩子，這樣就很容易上勾了。

如果遇到太難上手的，就會領到父母家裏吃頓飯，見見父母，好像確立了戀愛關係一樣。這樣，再上床就比較容易了。上床之後，玩膩了，再甩掉。

如果說小邱一開始扣工廠妹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玩的話，很快，他就發現，自己玩膩後還可以將她們送進髮廊作賣淫女，髮廊的老闆會因此給小邱錢，這實在更具誘惑性了。

小邱說，做到這一點也不難。先是和那個女孩子談戀愛，談到她昏天昏地了，就說：你現在在工廠裏上班多累呀，我心疼你，給你找份省力又賺錢多的工作吧。於是，就介紹她進髮廊了。剛進去的時候，都是先洗頭的，做時間長了，看別的小姐賺錢多，就自然地知道這裏面的事了，再加上那個小圈子的文化薰陶，女孩子的防護觀念就淡了，有的女孩子對小姐就已經眼紅了。這時，可以進一步，仍然以戀愛中的名義，說：沒錢了，怎麼辦呢？咱們要結婚了，可是沒有錢，怎麼辦呢？得想辦法賺錢結婚呀。進一步就會勸女孩子即使和客人發生關係，也沒什麼，只要賺了錢我們就結婚。總之用結婚為誘餌，使女孩子上鉤。然後再先安排她給客人鬆鬆骨什麼的，這樣一點點的，自然就作小姐了。

但也會遇到特別硬的，死活不肯做的。這時就翻臉：『行，你不是不做嗎？我們倆不談朋友了！』女孩子已經和你上床了，聽說你不談了，就會急的要命，『她們重視感情』，小邱說，然後就會答應去作小姐。

當然，還有一些是即使分手，也死活不作小姐的。這時，就要打了，就

由不得她們了。

小邱說，他靠的就是威逼加利誘的方法，每送進髮廊一個人，可以得到五、六百元錢。如果好一些的，還可以送到酒店的夜總會裏。

再後來，小邱覺得這種辦法都慢了。他仍然在溜冰場物色對象，然後在可樂裏下春藥。這種春藥在當時是有人專門給送來的，五、六十元便可以買到一份，藥效非常好。女孩子喝了藥，領出去，然後就等著她藥勁兒上來勾引你了。小邱說，即使是處女，即使再保守，那藥勁兒上來也受不了，會一個勁兒地勾引你。這時，還要拖著她，不能立即上，要讓她事後心裏清楚是她勾引你的。

也真碰到過頂住藥勁兒的，這時就明確告訴她：你已經吃藥了，如果不做愛，就會死。生理上的反應加上精神上的威脅，小邱說，一般人都頂不住了。

做了之後，仍然以談戀愛為藉口穩住女孩子，這時有兩種可能。極少數的情況是，那個女孩子事後躲回工廠，再也不出來了，無論怎麼打電話，怎麼誘惑也不動心了，這是極聰明的。大多數情況是，那個女孩子覺得把自己給你了，就會總來找你，或者你打電話說一通『既然發生了，就戀愛結婚吧』之類的話也就會出來，再不成就還是領到父母那裏以穩住她的心，然後再故技重演，把她送進髮廊。

小邱說，後來他最多一個星期就可以往髮廊裏送一個。送進髮廊之後，他也不再管了，全交那裏的老闆了。『進去了，想出來可不容易，自然會有人管』。小邱這樣說。

在酒吧裏，小邱認識了一個女的。

那天小邱正和幾個朋友在酒吧裏玩，遠遠地看到這個女的不錯，哥們兒就逗他，說，你敢不敢過去扣她？

小邱說，去就去。便端著酒杯過去和那個女人聊。當天散後，又約隔天酒吧再見。那之後，兩人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有一天，女人約小邱去爬山。那天下雨，兩人在空地躲雨，沒有別人，便吻上了。小邱說，自己當時想：有便宜為什麼不占？吻過後，兩人又到酒店住宿，發生了性關係。

那之後，兩人聊的更深入了。這時，小邱才知道，那個女的已經二十九歲了，比當時的他大整整九歲。但是，她長的年輕，一點兒都看不出來像快三十歲的人。這個女的是本地人，在香港做事，比較有錢，每週都會花幾千塊錢去做美容。

小邱說，如果事先知道她比自己大那麼多歲，也許就不會去扣她。但是，既然已經扣了，而且外表上看起來差不多，所以，他說：『也覺得無所謂，玩一玩，大幾歲有什麼呢？』小邱說，心裏與一直沒有感覺她比自己大，如果當時感受到外表比自己大，可能會受影響。

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都會比誰玩的女孩子年齡更小。小邱一直嚴格地保守著這個女人比他大的秘密。小邱有些擔心自己喝酒多的時候會說走嘴。

『男大女小』這一傳統男女關係的模式被打破了，使小邱感受到自己的男性氣質受到威脅。他之所以還能夠忍受這種危機感，是因為：對錢的需要，是小邱忍受自己男性氣質面臨表面風險的原因。

但問題是，在小邱和這位女子交往的過程中，他的男性氣質一再面臨挑戰。而那些都是在私下二人場所間的，小邱從來沒有對我談過這種挑戰給他造成的心理壓力，而一直只談了擔心哥們兒知道她比他大會給他的心理壓力。

從這一差別中，我們看到的是：私下呈現的男性氣質受損並不重要，公開呈現的受損才是重要的！

小邱說，這個女人對他很好，附近好玩的地方都去了，都是她花錢。

這似乎成為小邱入行的一種培訓了。

小邱和她第一次發生性關係前，女人說：快去買套。女人說自己害怕懷孕。

女人給了小邱一百塊錢，這是小邱第一次用套，他跑了許多路才找到一家藥店。有十多塊錢一盒的，他怕她知道沒有買，因為有標籤。後來，他買了六十八元四支的。當他回到賓館，女人已經洗好，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讓小邱去洗。

用小邱的話說，這個女人有『潔癖』。每次性愛前後都要洗，而且衣服放在哪裡，怎麼放，都有規定。小邱把衣服扔在床上，她就大叫起來，讓放到椅子上，而且衣服的裏兒不能挨著椅子，要反疊，然後衣服面挨著椅子。

做愛的時候，女人會說到自己的老公，說老公的不好。小邱心裏不高興：我們倆人做，你說你老公幹什麼？但他只是心裏想想，嘴上沒有說。

我們這時已經可以看到，因為女人在經濟上的支付能力，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小邱的行為。更明確的影響還在後面。

小邱和朋友們一起混的時候，大家身上那時都紋了東西，小邱因此也紋了。他在前胸紋了一頭虎。這讓他感覺很威風，他說：出去的時候，穿著背心，露著紋身，坐公交車時把別人拉起來自己坐下，都沒有人敢說什麼。

小邱紋身後回到家中，父親大怒，拿出一把菜刀往面板上一剝，說：『你是要命還是要這個（指紋身）？』

小邱說：『你要砍，就砍吧。』

但是，這個女人反感小邱身上的虎。她說：快弄掉！你讓我怎麼敢睜眼看？！

和這個女人第一次性愛之後，在女人的『硬拖』下，小邱去洗掉了紋身。紋時花了1800元，洗的時候花了1200元，是這個女人拿的錢。小邱說，用鐳射洗，敷藥，上醋，並不疼，效果也很好，現在一點兒都看不出來了。

但對朋友們，小邱的解釋是：我爸爸讓我洗掉的，沒辦法。

聽父親的雖然也不夠『自主』，但至少還有孝順在裏面，而聽女人的則會讓人笑話。

紋身與稱霸，在小邱這裏結合在一起，共同進行著男性氣質的建構。而面對一個女人的時候，他又放棄了這些。小邱的紋身前後，確有太多可圈可點之處。

相處久了，女人說出了自己的秘密：原來根本就沒有結婚。先是在一家台資企業作業務，和經理（臺灣人）好了。經理和她去她的老家，給她家買房買地。兩人回來坐公交車的時候，因為一些摩擦，經理說：『大陸人素質真差！』這女人很生氣，兩人吵了起來。後來又和好了，她給臺灣人生了兒子。臺灣人要她去臺灣生活，她拒絕了。臺灣人帶著兒子回去了，給她留下了工廠和二十萬元。

小邱說和這個女人在一起，總是她花錢，而不需要他花錢，她還給他錢。他說，她花錢，她有一種成熟感。這種解釋耐人尋味。

小邱以前扣女孩子的時候都是自己花錢的，他說，那時是有目的的，不花錢怎麼能弄到手呢？

女人對小邱真是不錯，還曾叫他去過她家裏，她親自做飯給他吃。

我們可以將小邱此時和這位女子的關係理解為類似於他日後從事男公關的一次操練。但是，還是有所不同。重要區別在於，小邱並未自覺接受這一身分，他還在努力維持自己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而且，小邱仍然處於一個支配性男性氣質集體建構的社會圈子裏，他無法面保持著和這位年長女人的關係，一面扮演著在同伴中競賽誰能搞到更多、更年輕的女人的遊戲。他時時擔心自己酒後說出女伴的年齡，其實是因為兩種不同的場景過於接近，又過於矛盾和衝突的關係。從一開始，小邱和這個女人的關係便是在同伴的競賽中開始的，所以他此後難以將二人的關係完全從同伴的視野中抹掉，兩種場景時常會碰撞，讓小邱難以完成角色的轉換。

和這個女人『玩了半年』，小邱說，『我煩了』。『老叫我出去玩』，他說，『我就說，我還有別的事呢』。那半年之內，每週女人都至少要和小邱見兩次。

小邱提出分手。女人在電話裏就哭了，求他再見最後一次面。

兩人在公園裏見面了，女人拉著小邱不讓走，抱著他的腿哭。小邱說自己愛面子，沒有辦法，就答應和她再過一個晚上。

於是兩人又吃飯、開房。臨上床，女人又讓小邱去買套，小邱說：『我懶得去了。』女人便沒有再說話。一直被迫去買安全套的小邱，這一次終於反抗了。

兩人在床上調情，小邱激動的受不了了，女人說不戴套不行。小邱說，那怎麼辦？女人說，我幫你解決吧。於是，便給小邱口交。

小邱講，那是第一次有女人給他口交。他當時想，這個女人怎麼這樣願意為我付出呢？小邱說，那時他心裏真的有些動搖了，『我差點兒就決定繼續和她在一起了』。但是，這時女人當好話說的一句話，卻把小邱嚇得毛骨

悚然。女人說：『如果你願意，我想和你結婚。』

這話堅定了小邱要與這個女人徹底斷絕的念頭。他對我說：年齡差那麼大，家裏知道了怎麼辦？我還怎麼見人？作地下的情人行，結婚的話我不是完蛋了嗎？！

每次和這個女人約會，小邱都從來不帶錢，臨走時，女人會給小邱五百元『打車錢』。這天，小邱仍然沒有帶錢，身上只有五塊錢，但是，他不好意思向她開口要錢。但她還是像以往一樣，給了他五百塊錢。

小邱是在聊了很久之後，才向我承認女人給他這五百塊錢的。

那次見面後，小邱一直躲著那個女人。不久後，出了一件事，使他不得不離開那個縣城。

在小邱和父母生活的那個縣城裏，有『治安仔』，是本地人組成的治安隊，『非常牛』，小邱這樣說他們。有時幾個人正打著牌呢，治安仔就會突然衝進來，查三證，如果沒有，就會被抓去修鐵路。小邱就被抓過，去修了二十天鐵路。

有一天，小邱的弟弟和哥們兒在一個酒吧裏喝酒，沒菸抽了，弟弟看到幾個本地男人坐一邊喝酒，就過去了，說：『給我買兩包菸去！』這是明確的挑釁，但那幾個人不服：『為什麼呀？！』於是兩邊就打起來了，結果是那幾個本地男人被扔進了池塘裏。

沒多大功夫，那幾個本地男人領著二十多個工廠裏作保安的人來了，把小邱的弟弟抓了。而這面，也糾集起幾十人，又把小邱的弟弟搶出來了。這時有人報了警，治安仔來了，把小邱弟弟等幾個人抓了起來。

治安仔用厚書墊在小邱弟弟的腿上，然後用鋼管狠打。這樣，骨頭折了，而不留打過的痕跡。弟弟被定為『搶劫罪』，送進看守所。看守所見他的腿慘了，就拒絕接收。無奈，治安仔又把他送到醫院住了一個多月，然後再送進了看守所。

這段時間，小邱對弟弟的情況一無所知。弟弟比較聰明，託了看守所裏一個當看守的老鄉，給小邱帶出信來，小邱才知道弟弟生死何處。

父親決定為弟弟討公道，找了律師。因為弟弟未成年，不能夠定搶劫罪，最後定了搶劫未遂，判了七個月。但是，那個打人的治安仔的父親是村長，告不下來。

小邱決定親自為弟弟報仇。一天，經過周密策劃，他找了幾個朋友，每人拿著一隻自製的槍，來到治安辦公室。當時那裏只有三個治安仔，其中包括那個打傷小邱弟弟的人。小邱們向每個治安仔的腿上打了三槍，然後開車遠遠地跳走了。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深圳，性產業從業

小邱一路逃到了深圳。那是2003年。也是在那一年，他開始作公關。

剛到深圳時，無牽無掛，小邱選擇了作保安，每個月有800元。三個月

的試用期過後，每個月有1280元。

保安裏面，有小邱的幾個老鄉。鄰近的老鄉又串聯了一下，經常一幫老鄉在一起玩。

有一個老鄉，是臨檢的，專門負責查軍隊牌號的汽車。因為那時有許多冒充軍隊的假軍車，主要是基建工地運水泥的車，小邱稱之為『泥頭車』。這老鄉和小邱幾個老鄉結合在一起，便開始行騙。下班後，臨檢的老鄉仍然穿著制服、拿著證件，和小邱幾個人在路上攔車。發現假軍車，便讓司機開上，說是去審查。開到荒郊野地，把司機推下去，把車開走賣掉，一輛賣兩萬到六萬。

我們看到，小邱在縣城裏曾經的生活方式，對他到深圳後的生活仍然發揮著影響，即使在他作了公關之後。

小邱當保安的小區裏，有許多日本人包的二奶，還有二奶再包男公關的。小邱看了，便覺得那男公關多爽呀！

小邱有一個老鄉，在夜總會作公關。小邱和他說過自己在縣城裏扣女人的光輝業績，也說過自己想換工作，說過如果有哪個富婆把我包養起來，那該多爽呀！老鄉便讓他到夜總會裏來看看，小邱對公關一行更加羨慕，說一個月只需要忍那麼幾天，不少拿錢，而且不用幹什麼事，多好呀！

那次去夜總會之前，小邱其實已經決定入公關這行了。去過夜總會之後，決心更加堅定，兩天之後就辦了辭職。

就這樣，小邱正式進了這行。

小邱承認，和縣城裏那個有錢的女人的半年交往，對他做出這一決定有直接的影響。

豈只如此，他一直靠女人賺錢，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由賣女人，到賣給女人，只是這樣的差別。

他說，剛開始的時候很緊張，自己身高不到一米七五，看到別人都很高很帥的，打扮入時，自己挺緊張，擔心沒有客源。剛進夜場只是陪人喝酒。小邱從初中就開始喝酒，所以不慌。他說，酒是工具，用來應酬，不抽菸不喝酒在夜場裏是站不住腳的。

進夜場的前兩個月，小邱一點兒信心也沒有。那時是先由老公關帶，有客人挑公關時被推薦進客房等等，而不能夠自己去找，完全要聽人安排。

後來小邱轉了場子。這時他可以自己去扣人了，但剛開始時也是提心吊膽。面對都是年紀大很多的女人，小邱說心裏確實不舒服。以前他扣的，都是小妹。但沒有辦法，看到感覺有希望的女客，還是主動過去聊。這時的心態，與和年長女人作地下情人時的心態相比較，有趣。

我們看到，小邱對公關與女客人的認知，經歷了幾個變化的過程。由與那個喜歡他的有錢女人的『半年情』作為鋪墊，到看了二奶包二爺之後的嚮往，到真正面對年長女客人時的『不舒服』，再到最後的接受，整個過程間，無不是傳統社會性別角色的影響。

說起第一次出街的感受，小邱說自己既興奮，又高興。

那天蹦迪的時候，有一個女的一直看小邱。那女人將近四十歲，很有風韻的樣子，『看著還可以』，小邱就過去搭訕。

後來兩人就喝酒聊天，女人說，老公過世了，一個人已經幾年了，很無聊。她是做服裝生意的。兩人聊的投機，女人有讓小邱出街的意思。小邱『即興奮又高興』，但他想，自己已經有幾個月沒幹過了，萬一不行怎麼辦呢？就找夜場裏的朋友，那朋友備用有用大黑螞蟻泡七天以上的白酒，具有壯陽功效，可以防止射的過快。

兩人出去開了房，小邱洗完澡，就偷偷喝帶著的酒，幾分鐘後就起作用了。兩人又上床調情，那天，小邱說，自己做了半個多小時。

那次他得到了1000元，小邱說，其實800元就可以。

針對第一次出街的經歷，小邱分析和客人和以往和工廠妹的不同。

他說：和工廠妹，是我操縱，而現在是服從她。幸好，她沒有提什麼要求，我心裏就踏實多了，感覺蠻好的。但還是不一樣。畢竟主動權不在我手上，心裏總想著怎麼讓她舒服了，和工廠妹做的時候只需要自己想自己舒服。工廠妹做的時候通常像木頭一樣，要我提出換姿勢。而現在這個，她不換，我也不敢說讓她換。工廠妹做的時候看都不敢看你，閉著眼，而現在這個，一個勁兒猛喊：你幹死我吧！我的後背都讓她抓紅了。

後來的客人中，小邱說，也有一些會掐他的胸口和胳膊。這時，他就知道，她的高潮快來了，要加快一些速度。

大多數女客人高潮後也會等小邱自己繼續做到高潮，但也有客人會說：行了。這時，小邱就不能再做下去了。還有的時候，見客人滿意了，小邱自己就不想再做了。因為是要完成工作，任務達標了，就沒有興趣再繼續了。

第一次出街的客人，小邱至今還有聯繫。他說：『客源不能放呀！』所以，隔一段時間會打電話問候一下。

時間長了，就會有感情成份——小邱反覆強調了這一點。熟了就會有感情，平時要發發短信聯絡。如果察覺到她心情不好，就要安慰她，說如何想她。但是，小邱說，不會說愛。

小邱說，一定要想辦法拉住客源，讓她每次都覺得捨不得走，還想再來。這就要求學新的招數，創造新鮮感。每次做愛都要讓女客人達到兩次以上的高潮。

沒有客源時，公關們就會給老客人挨個打電話。老客人肯定也會再去找別的公關，但是，只要偶爾來找你一次，這客源就算沒有斷。客人也會和拿你和別的公關進行比較，這比較除了性上的，還有感情上的，每個成為長客的客人，都是比較的結果。

小邱承認，女人找公關和男人找小姐是不一樣的。小邱自己也找小姐，他說，最多三次，大多數是一次就不會再找。但女人籠住了，可以維持一兩

年。對此，小邱的解釋是：『因為女人感情脆弱一些。』

最關鍵的是，小邱說，要揣摩客人的性格，跟著她的性格走，她想聽什麼你就說什麼。如果性格方面實在合不到一塊兒去，談不來，女客人找我一、兩次就不會再來。

有一次經歷，讓小邱覺得十分尷尬。

那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青年，和老公吵架後，賭氣出來玩，叫上小邱出去開房。每一步，她都給老公打電話，告訴他自己在做什麼。開了房之後，其實什麼也沒做，和小邱聊了一晚上。『她傷心地哭，我就不斷安慰她』。小邱這樣說。

小邱覺得那天晚上真受罪，自己暈死了，還得安慰她，還不如做一次簡單呢，做完了走，也許還能再接一個呢。

小邱說，做這行對於男性氣質肯定有影響，因為要迎合客人。『這就只能自己調節了』，他說。

小邱是我有深圳遇到的少有幾個坦承『客人一般都會要求口交』的公關。他說，客人通常不是直接說，而且用手把你頭向下按。對於別的公關說沒遇到多少要求口交的客人，小邱的解釋是：或者他們是不好意思，迴避，但也可能是他們真的沒有碰到。小邱第一次出街時的女人，就沒有提這樣的要求。

對於口交，小邱說，剛作公關的時候，遇到看著不喜歡的客人，就不願意為她口交。就想辦法，嘻皮笑臉地想躲過去。躲不過去，也只能勉為其難。漸漸地小邱有了辦法，口交時不會看女客人的陰部，只是做個樣子，不用嘴，而用鼻子在那裏蹭來蹭去的。他說：女人年紀大了，反應弱了，不會知道你是用鼻子蹭。

如果是熟的客人，小邱自己有時也會主動做口交。像他第一次出街的客人，後來兩人玩69式，小邱還覺得挺新鮮和刺激。如果對客人進行口交，客人的反應會更強烈，這樣對小邱完成任務也有幫助，小邱因此就不會覺得有壓力了，會樂於接受口交的要求了。對儘快儘好完成任務的期待，在這裏非常重要。

小邱的父母和弟弟很早就回老家務農了。小邱說，自己絕不能讓弟弟也做這行的。他的計畫是，過幾個月可以買一套房子，爭取做到年底就不做了。

『家 催著結婚，我想做生意了』。他這樣說。做生意，幾乎是所有我接觸的公關轉行後的計畫。

申哥將小邱介紹給我的時候，告訴我，小邱的價碼很高，現在是每次出台最少四千元。坦白而言，小邱身材不高，相貌也絕不出眾，所以我一直無法搞清楚小邱何以出街費這麼高。

我和小邱反覆討論這件事。小邱的解釋是：我和老大的關係好，老大會把有錢的客人安排給我。新客人來，老大也會格外推薦我，說是我們那裏最好的公關。老大會問客人，是要普通一些的，還是要好些的。客人通常會說要好些的，老大就會把我推薦去。小邱的意思是，老大『可以抬人』，可以把某個公關抬出高價來。

但我還是頗有些不解，主要還是因為小邱的外表。與我接觸過的大多數公關比起來，他實在太不起眼了。

然而，和小邱在一起聊天的時候，總會不斷有電話打進來找他，因此不能說他的客人不多。

直到後來我與另一位瞭解小邱的圈裏人聊，才聽到一個傳聞。那就是：小邱曾經去日本做過陰莖增長增粗的手術！

這讓我立即聯想到，另一位已經結束公關生涯的深圳前公關，對我講過的去泰國做陰莖增長增粗手術後門庭若市的場景。如果小邱的手術屬實，他的高收入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而小邱迴避不向我談此事，也在情理之中。

此後，更有關於小邱的一些傳聞到我這裏。比如，他服用了激素，所以短時間內把肌肉催起來了；他的前胸植入了很多粗毛，使得胸部毛髮甚眾，非常粗獷與陽剛的，許多女人喜歡這種風格。

對我談起這些的圈裏人說：他是下了功夫的。坐台時，女人隔著衣服一摸，就會摸到胳膊上的肌肉，找他的慾望就大了。

這些，與小邱留給我的整體印象是吻合的。聯繫到他曾經紋身的經歷，更可以感覺到，小邱確實是一個有勇氣對身體進行加工，以使其更符合支配性男性氣質，在性產業中也更具有搶手的市場價值的人。

這與他自己所講過的，入夜場後面對俊美高大男公關們的不自信聯繫在一起，更顯得具有必然性。

身體的實踐在小邱男性氣質建構中的作用，就是這樣體現出來了。

我曾和人討論，小邱有過那樣的近似黑社會的背景，稱強一時，怎麼會甘心到深圳做被女人使喚的公關呢，為什麼他不選擇繼續稱霸一方呢？得到的解釋是：胳膊擰不過大腿，黑社會永遠鬥不過政府，小邱離開了原來所在的地方，再想招集到曾經的勢力，幾乎是不可能的。

小邱是我的受訪者中，曾建構超強支配性男性氣質的最典型代表。

作為體校學員的小邱，作為黑社會一員誘拐婦女的小邱，作為襲擊『治安仔』的小邱，建構的都是超強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而作為有錢女人情人的小邱，作為男公關的小邱，實踐的都是超強的從屬性男性氣質。這看似完全衝突與矛盾的兩種東西，不僅在小邱不同生命時段的轉換中自然完成，而且在同一生命時段中同時實踐著。

小邱對身體的修改，仍旨在建構超強的支配性男性氣質，而這種建構又是與更好地扮演從屬性男性氣質相一致，可以說，二者融合在一起。

相衝突的男性氣質的並行，是小邱給我們的啟示。

小付的生命史故事

一、生命史第一階段：在老家

小付家庭中的性別關係，母親平時主宰，父親實際主宰。

小付高中畢業，今年二十八歲，他的老家是廣西一個中等城市，家裏還有一個弟弟。父母都工薪族，現在退休了，做點小買賣。

小付說，媽媽性格開朗，家裏媽媽說話聲音很大，一般事情都是媽媽說了算。

爸爸通常不生氣、不出聲，如果生氣時就會罵起來，那時別人就都不出聲，包括媽媽。

讀中學時，小付就讀的是理科班，全班只有兩名女生。回憶中學的生理衛生課，小付說，不講什麼。他自己的性知識，是從《人之初》、同齡夥伴和毛片中獲得的。

宿舍臥談會的時候，男生們會討論和交流怎麼追女生，正追女生的男生會介紹當天發展到了什麼程度，還會談許多性交的細節，如每次做多久，做了多少次等等。

那時的小付很單純，喜歡哪個同學也是想作老婆。因為他心中有一個女孩子，就不想和別人說這些事情。至於談到性關係，小付說，當時『不敢』，因為『萬一搞的她不理我了，我怎麼辦？』

中學畢業後，小付就漸漸知道發生性關係不是什麼嚴重的事了，那時他開始接觸的女孩子也多了，知道不可能為一個人『守身如玉』了。

小付中學畢業後選擇了當司機，在一家工廠打工。小付自己不愛學習，但他想讓弟弟好好讀書，但弟弟也不好讀書。

工作後的小付往來於老家附近的一個城市送貨，每個月一千元。正是在那個去送貨的城市的工廠，小付和一個女孩子戀愛了，很快發生了他的第一次性愛。那個女孩子不是第一次性愛，小付說，想想覺得挺虧，自己的第一次給了她。不到一個月，小付就不再喜歡那個女孩子了，就分開了。女孩子打他的呼機，他不回，慢慢就淡了。

小付幹了一年的司機，就不再幹了。他覺得錢太少了。

這時的小付開始接觸一個新的圈子，使他覺得『正當工作挺累的』，開始做『偏門』。

小付做的『偏門』工作的一種，便是賣地下的六合彩，幫莊家收錢，這在當時的老家是很賺錢的。小付還熱衷打麻將，在牌桌上面贏錢。

這時的小付也開始吃搖頭丸和K粉了。他說，吃的次數多了，聽到音樂

就會想吃。小付認為搖頭丸也能上癮，在我認識他的前二天，他就剛剛吃過。

也是這個朋友圈子裏面，大家會比誰的女朋友多，每個朋友同時有二、三個女友是非常正常的，通常是一個同居，在外面再找一、兩個。

那之後，小付的女朋友開始多起來，多是朋友介紹的，『現在的女孩子很放的開』，小付說，『分開的也有大把大把的』。

當然，這些事，一直瞞著父母。

當時去老家夜場的時候，小付說，想認識小姐，為了出來玩的開心。小付也和朋友們常去髮廊、按摩房之類的地方，他說自己和兩個小姐發生過性關係，都是免費的。和小姐做時，小付說，他會戴套。

對於和小姐做的免費，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小付那時介入六合彩、賭博的圈子，已經是黑社會的邊緣了，足以對小姐施加影響。

對於小姐這個職業，小付說，肯定不好，但是也能夠理解。有時會和小姐談談心。小付強調，老家的性文化是很開放的，女人去酒吧發展一夜情很常見。小付在老家自己有過十多次一夜情，來深圳之前，便有了三十多個性夥伴。

小付說：『不只是男人想找女人，女人也想找男人。』

在老家時，小付便有和朋友去夜場的經歷，知道了男公關這一職業。老家也有不少男公關。小付說，當時沒有覺得這個職業不好，只要能賺錢就可以，過幾年可以改行做別的。

二十三、四歲的時候，小付交了一個很看重的女朋友。這次戀愛，使他開始『想賺錢』。

小付說，自己很在乎那個女孩子，想結婚的那種。但是，那個女孩子另外還交著一個男朋友，腳踏兩條船。女孩子告訴他，她很在乎小付，但是，另一個男友很有錢。小付說：『現在的社會很現實，我幫不了她，兩個相愛的人不能在一起生活。』

女孩子最後嫁給了那個男人。小付說，從那時開始想賺錢，想做生意，但是，沒有本錢。他先是想在老家發展，但困難重重。他又不願意給別人打工。

二、生命史第二階段：初到深圳

在老家，小付認識的人裏面，來深圳打工的人有好幾個。小付說：『人人都知道深圳好賺錢。』

小付曾短期來深圳待過一個星期，當時他想買設備回老家開小廠子，但考察了一下市場，最終放棄了。

小付說，老家地方太小，做什麼都不容易，所以，後來就放棄在本地做生意的想法了。

但深圳一個星期的生活還是影響了小付。一年後，充分感覺到在老家沒有發展的小付，最終決定來深圳找工作。

他剛到的時候，把行李放在一個朋友的朋友家裏作為過渡，便自己出去找工作、租房子了。

這時，距離他和那個嫁給有錢男人的女友分手，已經兩年了。我們看到，兩年時間，小付嘗試了在本地賺錢的種種可能，然後才完成了向深圳的『流動』。用小付自己的話說，是『萬不得已來深圳的』。

小付初到深圳時對收入的期待，是每個月二千至四千元錢。小付應聘的工作，一直是夜總會。其間，也被街邊的廣告騙過。

對於應聘夜總會，小付的解釋是：到夜場消費的人都是有錢人，對你的幫助大。這可能得益於小付在老家逛夜總會的經歷。

到深圳一個月後，小付找到了夜總會的工作。這時他帶到深圳的五、六千元已經花完了。對於一個月才找到工作的解釋是：懶，晚上上網，早晨起的晚了就不出去找工作了。

小付應聘夜總會的職務，開始是禮賓員。一直未被錄用，小付說，不知道為什麼。

小付在深圳一個月後應聘成功的職位是營銷經理，他對這一職位的解釋是：客人來了與客人聊天，記下客人電話，幫助定台。漸漸的，小付對於公關這行知道的多一些了，他也開始學會到場子裏主動找客人喝酒、聊天。

男客戶，常會被小姐搶去。小姐陪的時候留下自己的名片，下次客人訂房，可能就找小姐了。小付說，做這行的，相互搶無所謂。

在夜場中，小付接觸的客人多了，他說自己和女客人聊天聊的比較好。但是，剛開始的時候還不可能馬上去作公關，他這樣說。但是，他剛開始作營銷經理時一個月只有一千多塊錢。

三、生命史第三階段：性產業從業

小付是這樣描述自己的思想轉變的：客人來了，營銷經理也肯定要陪著喝酒、聊天，同樣是陪，就不如作公關了，還有小費。言外之意，營銷陪酒，通常是沒有小費的。

看別的公關工作，小付覺得也沒有什麼。和女客人做，作為男人，心理上覺得不吃虧，和女人摟摟抱抱覺得挺開心的，無所謂。對於賣給女人，小付一言以概之：不吃虧也不占便宜，還賺錢。

雖然小付曾一再對我說，作男公關『不吃虧也不占便宜』，但是，他又說過，還是覺得作男公關不夠男人尊嚴，但『沒有辦法，為了錢不得不低頭』，『走在街上會感覺不舒服，但也不怕，除了老家人我不在乎』，他這樣說。原來在深圳的幾個小付認識的老客人都回去了，所以讓小付安慰的是，不會有老客人在深圳的街上看到他了。

對老家人，小付講他是作營銷經理。

有了思想準備，行動就不遠了。

那之後，同伴們幫客人訂了房間，有需要公關的時候，小付就會開玩笑

說：『我去！』同樣，他的房間需要公關，他的做營銷的同事也會來。就這樣，坐台先開始了。

我懷疑小付是否真的經歷了一次思想轉變的過程，因為小付在老家時就覺得作男公關沒有什麼不好的。在我看來，小付經歷的很可能僅僅是一個面子上的適應過程。

到夜場上班約兩、三個月後，小付第一次出街。

那個女客人多次讓小付訂房，捧他的場。小付說，一天喝的挺多，挺開心，很自然地就出街了，沒有什麼思想掙扎。而且，那個女人相貌身材感覺還都不錯。這種對第一次出街時女客人『不錯』的描述，我在多個公關那裏聽說過，無論是否是事實，都能夠說明一些問題。或者是『不錯』感使他們邁出第一步變的很自然、不需要心理掙扎，或者需要一種『不錯』感來為自己的第一次出街提供解釋。無論怎樣，都幫助在實踐從屬性男性氣質的過程中，捍衛著支配性男性氣質不受損傷。

談到第一次出街的感受，小付說，覺得和其他女人做沒有什麼差別，不存在客人對自己的支配關係。

但小付也坦然承認：後來有的客人，會在性上表現支配。

我問他和女客人做，自己舒服嗎？

他的回答是：如果不是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做，不存在舒服不舒服的問題。

在安全套問題上，小付說，客人具有決定戴與不戴的決定權。大部分客人都會要求戴安全套，而且都是客人自己準備的。

小付現在有一個固定的女客人，已經半年多了，每個月給他四、五千元。

那是一個香港女人，小付說，她三十五歲左右，相貌一般，所以他心理上不需要做太大的努力就能夠接受她。這個女人總是週末過來。她曾對小付說：別幹這個了，找份正式工作吧。

這個女人要求小付不要再找別人，小付答應了。小付說，這是騙她的。小付當然還會去夜場，那個女人知道了，小付就說，是自己喜歡玩，去那裏玩的。

對於這個女人，小付說，他在心理上可以和她在一起，喜歡和她聊天。

和長期包養自己的女客人，小付說，肯定會談情說愛的。但是，『嘴上說愛，但真愛是不可能的』。而和別的做幾次的客人，連說愛也不會了，只會在打電話的時候說『你不想我呀』之類逢場作戲的話。對這些，大家心裏都明白。

小付說，和長期包養自己的女客人，感覺上會和比其他客人好。

對於客人，小付一再強調感覺好才能出街。長包客便是聊的投機的。比如那個香港長包他的女人便和他在錢上面有共識：怎麼賺錢不是重要的，『有了錢才是老大』。『投緣，有許多話要說』，小付這樣形容他們之間的關係。

小付和我一起聊，多次說到：交往多了，感覺好了，才出街。所以，『跑場子』不適合他，因為那通常是客人需要被即時招去了。

但一次，他也說到，如果不喜歡那個客人，就只能『把假臉皮放下來』。他又說：我們這行裏都這樣說，出門的時候不帶臉出來，把臉放家裏了。

由此可以推測，小付並非只是和『感覺好』的人出街的。

許多公關都做過類似的表述，但仔細瞭解，卻並不如此。其實是通過把自己和別的公關區分開來，以便說明自己沒有別的公關那麼賤。

在付費方式上，小付說，有的客人是點了錢交到你手裏，有的客人是放到桌子上。小付感覺這二者並沒有什麼差別，『扔到地上就有差別了』，他這樣說。

我想到，不同的付費方式，對於女客人的心理，是否存在著差別呢？

對於那個長期包養自己的女人，小付說，有時會主動給他錢，有時他也主動要。『即使她某一次沒給，下次也一定會給，所以無所謂的』。小付這樣說。

這個香港女人總誇小付，說他心細，會照顧別人。小付說，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常會誇他心細，像女人一樣會關心人，他想這可能是女人願意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關於心細與會體貼人，小付自己舉例說：比如我會給她買早餐回來吃，她感冒時我會買藥給她，還會打電話叮囑她吃藥。

在體貼人這一點上，小付說，他對客人和對女朋友沒有差別。他現在還談著一個女朋友。女朋友也誇他，會關心人，從來不罵人，從來不和女朋友吵架。如果實在有爭執，小付就會保持沈默，或者出去走走，靜下來再說道理。

談到客人和女朋友的區別，小付說：女朋友是自己喜歡的，客人是老、胖、醜女人，要裝的高興一次。前二次心理會覺得不舒服，過段時間就覺得沒有什麼了。

小付會在酒吧裏找女朋友，一至二個月換一個。

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公關們對我談到的，進入夜場之後的女朋友，除非特別說明，更多是一種『玩伴』性質，甚至是性夥伴、一夜情。

比如小付就說，自己在酒吧裏同時找小姐，通常只做一、二次，不需要付費。『付費誰還和她幹？！』小付一臉不屑。

小付說，他只會對女人那樣溫柔和謙讓。如果是男人欺負到他頭上，他

就會還擊。小付舉例說，在學校的時候，別人對他的女朋友動手動腳，他一個人找去打架，對方來了十多個人，他也不怕，結果自然是他被打了一頓。

小付現在也常打架，包括幫朋友打架。他說：朋友有事，要人幫，自然要去。否則，以後你有事的時候誰還會幫你呢？

在迪士高裏打架是非常經常的事，小付說：『總是頭破血流的。』『每個晚上打架都不奇怪』。他說。喝醉了酒，甚至吃了搖頭丸之類的藥，在音樂與氣氛的慫恿下，打架就這樣成為建構男子氣質的一種手段。

小付說，自己的性格具有二重性。對女孩子細心，對男人就要凶。『不知為什麼，就是改不了』。他這樣說。

小付說：男人再怎麼凶，也不能對女人凶。

在這樣的表述中，這種『像女人一樣的體貼人』便成為紳士風度的一種表現，成為傳統男性氣質的一種實踐，而不是相反。

對女人溫柔，便不再是性格的關係，而是一種男性氣質，是我讓著你，你是女人，我是男人。通過這一強者對弱者的寬容，也在建構著『我比你強』的意識。

小付沒有什麼體育運動，他說，唯一的運動是在場子裏跳舞。

小付說，自己也看書。我問他看什麼，他說是雜誌，『短篇的，厚書都不看』。

小付的計畫是，再做一、二年，存夠二十萬就回老家去做生意。

小付的弟弟也想來深圳賺錢，小付堅決不同意。他讓弟弟在老家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等他回去一起開門面賺錢。

小付說：作大哥的出來了，死在外面，家裏也還有弟弟在，可以照顧父母。

阿莊的自述

一、父母和老家的生活

我出生在農村，一個不算很窮的地方，父親是鄉政府的一名小公務員，母親是在一個小單位上班，家裏就我一個獨子。

我最近在準備出國，家裏人很在意我這次的出國，父親認為我不孝。但是，我有我的隱衷……

他們住在老家，我當初把他們接到城裏了，他們不習慣，我父親脾氣有些不太好，當然那是年輕的時候，現在歲數大了，只是喜歡自己生悶氣。

我小學是在村裏上的，有些有錢的人會把孩子送到縣城裏去讀書。

我上學的時候很調皮的。媽媽是典型的中國婦女，很賢慧。我小時候挨罵是家常便飯，我小的時候父母總是打架，稍大一些就好多了，父親在我上高中之前總是打我，當然是在我犯錯誤的時候，比如我和村裏的孩子打架，堵人家煙囪，偷別人家雞……總之是農村孩子常犯的錯我都有。

農村的孩子總是有時候不經意間會見到父母之間的房事，起初我會以為是父親在打母親，第一次好像是我五、六歲的時候，我醒了之後就去打我父親，母親把我哄睡著了。以後再看到情況都差不多，父親有時候會表現的很煩躁，母親自然就是把我再次哄睡著，農村的孩子知道這些事情都是在私下打鬧玩的時候瞭解到的，比如大家在鬧得時候會說一些國罵（他媽的、我操）之類的話。

大概十二、三歲的樣子，我看到一些關於動物交配時候的動作和姿勢，稍大一些的時候就是見到一些比我大的孩子的生物課本上有關於生理結構圖片了。

同學間談論性，好像從我上小學的時候就有了，要是誰結婚了我們就背後說一些，總之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私底下討論。

當時大多數同學好像都是那種有色無膽的類型，都很想嘗試，可是敢做的卻沒有，我屬於那種敢於實踐的。男生間的談論也都是私下談，多數男生會在錄影廳裏看完黃色錄影帶後回來跟其他人說。

我交第一個女朋友是我上高中的時候，和一個城裏的女孩，是我的同學。

我當時在班裏屬於那種學習成績不錯，而且體育也很好，特喜歡出風頭的那種人，而且我自認為我很帥。

那個女孩子當時是班裏的班花，我們之間開始的時候很有好感，經常在一起玩，吃飯什麼的，大多數是她請客，後來班裏開始流傳說我和她好上了的流言，沒想到就成真的了。我倆的性關係可以說是我的預謀，我那天知道

她的家裏沒人，就拿了一盤錄影帶去她家，然後就發生了……

她當時很害怕，但我還是和她發生了性關係。

第一次她出了很多血，我的心情是既興奮又害怕，興奮的是我終於做愛了，害怕的是我怕她懷孕或者她告我強姦。

過了好幾天她才不出血了，我當時有幾天很想再做，可是她不同意，過了好久，我倆才在一起做，是在我的勸說之下才做的。再後面的女朋友都不是處女了，其實說實話我還是很喜歡第一個女朋友的。

當時我不敢去買什麼安全套之類的避孕工具，所以我倆都是在她的安全期裏做。後來也敢去買避孕套了，所以做起來沒有什麼負擔。

再後來的女朋友有的是自己找的，有的是和朋友一起玩認識的，有的是網友。

二、進入性產業

高中畢業我沒有上大學，跟同村的同伴一起到深圳闖世界。第一個工作是酒吧的服務員，我那時候工資不高，看著他們有些不如我的人作男公關拿那麼多的錢，我有些意氣用事，一衝動就做了。

我剛到酒吧的時候遇到很多當時的有錢人來找小姐，我當時在酒吧裏小有名氣，因為我長得帥，很多有錢的女人問我幹不幹，我那時態度很堅決，堅決不幹！

後來很多酒吧的男服務生都開始作公關了，而且收入很多，我的老闆就把自己朋友介紹給我，他就是我後來的爹的。他平時對我很照顧，總坐我的包廂，而且消費很多，小費給的也多，從不難為我。慢慢的，我開始和他像朋友一樣的相處，在後來他開始問我願不願意跟著他幹，開始的時候我不想幹，後來身邊接觸的多了，也就不覺得有什麼丟人的，就辭職跟著他幹了。

在新的酒吧，大概上了3個月的班，認識了一個女老闆，之前她來的時候我只是陪她喝酒跳舞唱歌。她是一個三十多歲離異的，很有錢，她除了錢什麼都沒有……

她人不錯，每次來都坐我的包廂，平時跟我聊些她的故事。她從不難為我，消費也多小費也可以。這之前接觸多了是件好事，而且這對我來說消除了我對這個行業的恐懼。

有一天晚上她快走的時候老闆讓我跟她去，我覺得很刺激，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上台。

我們在酒店開一間房，她讓我先洗澡，其實是我倆一起洗的，在浴缸裏就來了一次，她不喜歡避孕套，她吃長效避孕藥，所以我倆做的很好。之後她也經常找我。

她三十五、六的樣子，是個很不錯的女人，身材是那種豐滿的少婦，不是很胖，但很豐滿。當然，長得也不錯。由於我之前對性事很瞭解，再說她也並不是什麼第一次，所以我表現得很好，我倆配合得很好，一種很自然的感覺，不像是客戶的關係，更多的好像是男女朋友一樣。再說她不是那種饑渴

的人，很懂得享受……

她從不提出那些變態的要求，什麼捆綁、鞭打那些。

做愛上，她受不了我，我的技術很好。一般的姿勢我全會，而且熟練運用，高難度的我也會。

（方剛插問：會長時間為她口交嗎？）

要是真那樣她就暈過去了，挑逗的暈過去了，興奮得暈過去……我們間很有默契，做得多了。有時也給她些意外驚喜，換幾種她沒做過的姿勢……

（方剛插問：聽您的描述，你們不像是少爺與顧客的關係，反而像是情人？）

有點。不過我知道我和她是不可能的，我只是需要她的錢。

老闆對我很照顧，總是挑一些比較有修養的介紹給我，因為我是老闆手裏的王牌之一。我很風趣，有幽默感，長得好，身材好。

有一個歲數很大的，大概60多，非要選我，而且讓我吃那種很強的春藥，不跟我做，她喜歡看男人吃過春藥那種難受得樣子，在一邊看著我難受，那藥效持續了4個多小時……

（方剛說明：就此事件，我和阿莊有詳細對話，在此保存對話的原始紀錄形式如下。）

阿莊：有一個歲數很大的，大概60多歲，非要選我，而且讓我吃那種很強的春藥，不跟我做，她喜歡看男人吃過春藥那種難受得樣子裏裏是一種進口藥，藥效很強。（她）在一邊看著我難受，那藥持續了4個多小時，而且有壯陽的作用。

方剛：真的那麼難受？怎麼難受法兒？

阿莊：渾身出汗，下體漲得難受。

方剛：勃起了？她讓你脫衣服看了？

阿莊：我就沒穿衣服裏裏她把藥放進酒 了我不知道。

方剛：她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阿莊：她說她就喜歡這樣，我說不做了行不行，我的意思是我要走，可她不同意。

方剛：那你當時只能自己弄了？

阿莊：沒有，她不讓。她讓我看外國的毛片，很煽情的那種。

方剛：不看不行？

阿莊：不行。她看夠了，扔下一把錢就走了，我當時也快死了。

方剛：快死了？那麼嚴重？我還不知道有那麼嚴重的藥。她給了多少錢？

阿莊：1500，不值。我的下體受了很嚴重的傷，好幾天不能勃起。有很多客人會拿很奇怪的藥給我們吃裏裏

三、陰莖增大術及其它

（方剛說明：阿莊是被老闆強行送到泰國進行了陰莖增大增粗手術，這給他的身心帶來極大的痛苦，雖然身體的改變使他在此後幾年賺了六百萬人民幣。）

因為西方文化的大量湧入，亞洲人在性器官上不如西方人的粗大，而且很多客人很想試試。我之所以被老闆選中去做手術，也是我的自身優點造成的。我身材好，幽默，長得好，客戶回頭率高。

一切都是爹的安排的，到泰國旅遊，順便做了手術。我不清楚花了多少錢。

我也不清楚手術是怎麼做的，一夜之間，變大了3倍多，不像是人的。好像是加進了什麼動物的陽具。勃起時有嬰兒的手臂粗細，很多時候不用勃起就完成工作了。

手術後，沒什麼事情，無非就是我不再是個正常人。……你不覺得有那麼大一個傢伙很麻煩嗎？你想想游泳時就知道了。

手術之後，我的報酬有很大的提高，坐台的費用便是2000元，而通常是500元，我們這樣的畢竟是鳳毛麟角。

看了我的性器官，客人當然是吃驚了。你想啊，那麼大！吃驚之後，自然是享受了。很多女人好像都很喜歡大的，她們見到我的東西的時候總是很吃驚地說：「從沒見過這麼大的！」或者，「太誇張了！」「世界上還有這麼大的！」或者「中國人的也能這麼大！」等等。當然有少數的人不願意接受。喜歡接受的人在事後總是很滿意的，因為我的做愛技術很好，我很懂得調情。

她們通常會覺得很好，因為和陰莖較大的人做愛，就好像男人們的處女情節一樣，是會讓女人們很難忘的。中國男人的寶貝通常沒有很大的，不像西歐國家的那些人那麼大。

她們覺得好，一般會表現在體態舉止上，通常都是一晚上做很多次，說一些比如『你真不錯』、『你是我見過最棒的』等等一些話，還有就是小費給的很多。

當然，也不全一樣，有的客人，當我準備進入她們身體的時候或者說是剛剛進入的時候，她們通常會很害怕。有些女人顯得很恐懼，或者是厭惡，有的甚至不做就走了。我曾經遇到過的最特殊的例子就是，當我脫下褲子的時候，我的陰莖處於半勃起狀態，那個女的看了一眼，覺得很吃驚，然後什麼都沒有說就走了，因為她當時眼睛都瞪圓了，也許她之前不會想像到有這麼大。

我的人緣很好，我為人比較仗義，和同伴沒什麼大的爭執，再說我混得很好，一般他們都不會跟我發生爭執，也可以說不敢惹我，因為我打架的時候下手很重。

風月場所有幾個會說真話的？

同伴羨慕的是我的自身條件，我之所以被老闆選中去做手術，也是我的自身優點造成。他們即使是有什麼諷刺的話，也不敢讓我知道。

我希望您能夠寫好這本書，告訴我們這些事情不像世人想像的那樣。我們也是人。

社會的複雜不用我說您也明白，社會太黑暗了，所以我選擇離開，決定出國，離開現在的生活……

我以後是要結婚的，我不能斷了我們家的香火。

大牛的分情境表述

（方剛說明：北京的男性性工作者大牛，為我們提供了完全不同深圳的，非常典型的材料。這裏呈現的大牛的自述，是分情境後整理的。其中有矛盾之處，有可深入討論之處，而在正式的論文中只有少數的引用。同樣，這也只是大牛表述的一部分，還有許多基於保護當事人隱私的目的都刪除了。）

一、家庭情境

大牛來自非常貧困的農民家庭。母親讀到高中畢業，父親年輕時有參軍的夢想，可惜沒有實現。父親非常愛讀書，家裏書很多。大牛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從小學習都很好。姐姐和他都考上了大學，妹妹很快也要面臨高考問題。父母非常支持他們讀書。但是經濟條件差，父親一直做各種力氣活，大牛幾年春節都沒有見到父親。為支持他們讀大學這個家庭負債累累。

家庭中，男女關係是平等的。父母有事商量著來，對兒女也一視同仁。大牛評價自己的家庭是平等的兩性關係。家庭勞務主要是母親做，父親主外。從來沒有說過經濟困難要讓兒子讀大學犧牲女兒的話，女兒也像兒子一樣不做家務。

大牛對自己父親的評價是：『被生活、被對我們的愛所奴役，辛苦地生活，是世界上最好的父親。』

我們這裏看到的，是一個有責任心的，強調責任的父親形象。

農村的性文化非常保守，用大牛的話是『諱莫如深』。

大牛從小受父親影響愛英雄形象，自己也想當英雄。學習非常刻苦，成績優異，一直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理想是上好大學，然後有好工作，然後邊工作邊繼續學習，希望能當上外交官。大牛到大學後，也是學生會幹部。

大牛說，他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周瑜、諸葛亮這樣的人物，他們有智慧，有美貌。

進入性產業後，大牛說，她給姐姐寄過錢，因為『姐弟情深』。

當談到為什麼不把錢寄回給父母時，他說，他自己還不夠花呢。與此同時，他買許多服裝、手機、MP3，做頭髮，還準備買電腦，手機因為不能看彩色訊息，他有些耿耿於懷。

春節的時候，在家裏提到，準備把舊衣服都扔了。媽媽說，別扔，拿回來，你爸爸還可以穿。他說自己聽了『很、很、很難過』。

二、性產業從業情境

大牛描述了進入性產業之後的矛盾心態：

以前很嚮往的美好的感覺，對生活的美好、愛情的美好，對未來的期盼，都在剎那間粉碎了。就是你從小到大一直追求的、渴望的、割捨不下的那些，你都覺得可笑、可悲。你感覺自己很可憐。難道生來就這麼下賤，要做這個嗎？難道我的爸爸媽媽願意我這樣作賤自己嗎？

進入性產業之後，他說自己有很大變化：

生活就是我把課掛了（指曠課——方剛注）。我得找客人呀。

我想，就是更看到社會的陰暗面，我也在適應。就是從『好好』到『好壞』的過程，對感情不認真。

愛幻想一種將來的幸福的生活，也許自己可以去玩，自由自在。不會為了生活而承擔壓力，不是最對社會有奉獻的人，但可以自己過得自由，經濟上和生活中的自由，一定要可以支配自己。

我只要到自由，沒想到婚姻和家庭呢，我還沒有想過要結婚。我畏懼婚姻，女人找鴨子，男人找雞，什麼忠貞丟一邊去了……

現在，我自己先好了，再考慮別的，其他的一切都不現實。

在問到客人要求與他接吻時，他會如何，大牛說：

一般情況下我很少主動的，我不喜歡吻，尤其是陌生人。她們的壯，能讓我撐死，如果吃到嘴裏的話。

別人有主動吻，我當然不能拒絕。我只是想辦法轉移注意力，敷衍的做做而已。

我問他：你覺得進夜場有損男性氣質嗎？

大牛說：

太男人化的人，在我們這裏找不到。都不是特別陽剛的那種，都有點逆來順受的意思，太男人了即使窮死也不進來（指進不了性產業）。應該有點女性化……我適應性挺快的，學的挺快，這是個適應的過程，從不成熟到成熟……進去之後有變化，以前很害羞，現在很不害羞，臉皮也厚了……

我們這種人，走在街上能感覺出來是（男公關）。

大牛多次提到了『恨』：

有時候有點恨，就是當你很不情願的去那樣做的時候，你面對的是個女人，沒有一點感覺的。那樣的女人比你大，甚至有時候很粗俗、淫蕩，但是

她是你的上帝，因為她比你更有錢。

一次，一個朋友對我說，你對女人的感覺還有多少呀。他說他只剩一半不到了，在那裏苦笑。對於有些公關來說，他們對女人的感覺仍然很強，也許他們真的在用靈魂投入這項拯救性饑渴的女性同胞的事業了，就是說，也許他們沒有看到自己的未來吧，他們的防禦能力強吧，和自己不愛的女人幹，還想著和自己愛的女人幹。

大牛描述了他印象最深的五個客人。我們看到，他與五個客人的關係，分別代表了性產業中男性氣質建構的不同經歷。

第一個客人：

大牛描述第一個客人時，用詞突然變成英文，這本身就體現出一種迴避的情緒。他稱之為『*a ugly old women, so disgusting me*』（『一個又老又醜的女人，噁心死我了』）。

我現在想想都還有些尷尬，還有噁心，還有難過，還有背叛……可憐！

她要接吻，我迴避，但又不能拒絕，只能閉著眼睛。雖然以前和女友有過接吻，但這客人的吻味道噁心。她讓我摸她，往我身上蹭，手去摸我，伸進我的衣服，撥弄我陰莖……完全是她在主動，最受不了的是，把我推到床邊坐下，她自己站在我面前，讓我為她口交。她把我的臉往她那裏推，都吐到嗓子眼了……

不想為她口交，我就開始動她，脫她的衣服……只有開始摸她，那個女人才上當的。她可比我主動老練，還沒怎麼動，我的衣服就脫沒了，然後摸我，讓我也摸她，抓著我那裏往身上蹭……我一直都閉著眼睛，當時感覺好無奈。然後把我的頭往她脖子上推，讓我吻她全身，先是乳房，然後往下，她讓我咬，她很被動地在那裏……、

見我不想吻，她就說：『乖乖，聽話！給你錢！』

我後來就心裏罵她，還自我安慰，想：是我在幹她！心裏罵婊子，然後我開始用力咬，有報復的心理。她就開始興奮，她一直在那裏叫，好像很受用的樣子。她讓我平躺床上，開始趴我身上，很用力的樣子，好像自己是個男人似的，那種性交的姿態……還一直呻吟著亂叫，還讓我叫，用手拍我的臉，讓我叫，讓我說我愛她，她一直拍，一直笑著讓我叫『我愛你』。我說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怎麼就說了出來……

然後她蹲起來，坐我胸前蹭，弄的濕了，然後她就開始讓我的進去，她坐我那個上面，很用力，她抓著我好疼，還一直在叫……她一直在上面搖，瘋子似的……永遠不要再有第二次了，我當時這樣想。

第二個客人：

（女客人）看樣子很有學問，有點知識份子的樣子似的，戴著眼睛、穿嚴肅衣服的女人。我晚上陪她，她很變態的那種，喜歡辱罵，罵什麼：『世

界上好男人死光了，媽的，都剩你們鴨子了！』『最討厭你們這些妖 妖氣的鴨子，今天老娘做死你！』『你們就是賤！』

她讓我站她面前，把燈光調到最大，盯著看我，目光很可怕。我感覺她好像沒有意識似的，眼睛直直的，很恐怖，一邊罵一邊讓我脫。我感覺受侮辱了，但忍著沒有發洩，心裏很好奇，感覺她和別人太不一樣，有一種玩她、折磨她的衝動。我心裏想：先忍著，一會兒叫你好受！

後來她讓我趴床上，臉朝著枕頭，她騎我身上。當時她還沒有脫衣服呢，鞋子也沒有脫就坐我身上，我難受死了。那是一種很侮辱的方式吧，我忍受下來了，她還在罵：『婊子養的！野種！你以為你們很神氣嗎！老娘幹你、玩你！』她一邊罵一邊使勁壓我，非常瘋狂，我叫了，因為不舒服。我回頭看她一下，她的頭髮都弄亂了，眼睛有點紅，並且開始擰我了……我有點快感，我們這行做多了，一般的都可以忍受吧，因為畢竟是客人的要求。我當時的快感是一種急著要做的衝動，一種報復性的衝動，是想著一會報復她才有的快感……

她擰我，我開始行動了。我掙扎著要起來扒她的衣服，她反抗，還打我，一邊叫：『反了你了，賤東西！』同時使勁兒地壓我。她罵：『我今天幹死你！你是賤的沒人要了吧！』

我的手在動，她沒有我力氣大，我已經抓住她的手了，我把她推到床上了，當時她還在罵，我使勁抓她的手。她一直在反抗，很用力的反抗。然後我就扒她的衣服，拿眼睛瞪她，我說：『我要你！』她開始鬧，竟然咬我胳膊，幸虧我當時反應快，要不都出血了，都有牙印了！我使勁的抓著她的胳膊嘛，她疼了，喊著讓我放開她，說『要不不給錢了，我告訴你們老闆！』我放開了，可當時我底下已經起來了，她盯著看，然後傻笑起來，那種瘋癲似的笑，我很難堪，就扯她的衣服、鞋子，扔到床下，她一直在反抗，就是扯打似的，但我很衝動……

她一直掐我，還想咬，嘴裏不停地叫：『你想幹什麼，別碰我！』但我不理她，她很快就被我剝得一絲不掛了，像我似的。我就是想用力幹她了，我把她的腿撐開，一下子就進入了！她大叫了一聲，抓的我好疼，瞪著我，還是一種反抗的姿態，但是力氣明顯小了。她那裏面很緊，像好久沒有做過似的。我一直在抽動，她後來開始叫，很呻吟的，看樣子是享受的感覺了……

最奇怪的是，她後來又找我三次，和第一次一樣她裝作不認識似的，每一次也都像第一次一樣，她被我強迫做……

第三個客人：

她是一個五十多歲，很老的女人，皺紋好多，妝好濃的。

她對我特別好，像母親似的。可惜她只是出差來這裏，所以到目前只找過我兩次。

她對我很疼愛的，陪我買過東西，洗面乳什麼的，請我出去吃飯。晚上老盯著我看，尤其當我剛洗頭，頭髮還沒有乾，她在暗處看我，說我長的像

一個人……

她給我的感覺就像個慈祥的母親似的，那種感覺很微妙。我們間的關係不是平等，更多是我的意願，很尊重我。……不是我主控，是相互的意願。她更多的是愛撫我，也許是思念誰吧，在她眼裏，也許我是個孩子。

和她在一起，安靜的感覺，她也許不是追求性慾來的。和她在一起，有一種生活的味道……

第四個客人：

好像剛過三十歲的樣子，很漂亮，也很時尚，她好像是來這裏出差的。南方的女子嘛，很秀氣的。我感覺最好的一次。

一開始就都很激情地做著，我想那時候已經沒有客人和鴨子的區別了，很自然地接吻、擁抱、脫衣服、進入……都很投入，也許我們都比較年輕吧。當時真的在體驗『性福』的樂趣。

我們接吻了，我主動的，她有點拒絕，不過沒有堅持。

大牛還提到，有的客人『很男人的那種，感覺強悍的，指揮過來指揮過去，指揮做愛』。大牛提到一個人：『讓我在底下，她在上面，就是想控制我射的時間。她什麼都不說，從來沒說過，看我快射的時候，動作就放慢。她讓我面朝下，趴我身上做男人才有的動作。像男人那樣衝撞，我很被動，很反感，因為我完全被動，沒有自由。我喜歡平等吧。』

我和他說：『可是，人家會說，你從事的工作，不是自己享受，被動是正常的呀。』大牛說：『不是，應該正常才是，性是雙方的。你給了我錢，但我給你性了呀，是平等交易。她也不會是什麼好玩意，如果她看不起我的話。』

三、戀愛情境

別人介紹大牛認識女朋友時，他就已經在考慮進入性產業了。所以，沒想交往深。但那個女孩子對他『太好』，所以被『感動』了。但有強烈的負疚感。

我不能在週末陪她，一直得瞞著她，很累。萬一她發現了，我擔心她怎麼看我，我很在乎別人的感受看法，尤其對我喜歡的人。

我怕我承擔不起責任，害怕，就是如果不能讓我愛的人幸福，會難過。我不能把整個身體給她一個人。

只是在一次醉酒後可能有過性行為，我記不清楚了。我不想傷害她，那次是唯一的一次。那之後，許多次在擁抱和接吻時，都撫摸了，但要進入的時候就止住了。那時我突然感覺自己是在欺騙她，我和別的女人在做，並且還會做，可她什麼也不知道。我就感覺是在欺騙她似的，她對我越好，我就越難受、內疚……

對他的突然停止，女友有些失意，問怎麼了，他推說是自己太累了。為什麼不想深入交往呢？大牛說：『我怕我承擔不起責任。』

我害怕，就是如果不能讓我愛的人幸福，我會難過。

我不能把整個身體給她一個人，還有我感覺自己在欺騙她，我的靈魂在責備自己我已經有那個打算，已經準備去做了，所以才怕，才責備自己……

我和大牛討論對女人的審美與期望，他說：

女人是美的吧，就是追求美的性格，感覺是內在的東西，是溫柔的、繾綣感情的、具有磁性的，比如粉紅女郎中的結婚狂……

我以前對女的看法更古典，喜歡傳統意義上的、古詩上的美，是唯美的，太理想。現在應該更現實，人性化。

我心中的女人形象是李白的子夜吳歌中的渴望丈夫歸來的、柔弱的、讓人憐憫的女人形象，像是林黛玉，但是不哭……

現在變了，現在也許是在逃避。能碰到那樣的女人嗎？現實是這個樣子的，人人都麻木不仁。

現在想要的，只是自然的，最主要是有平等的觀念。愛也好，不愛也好，自己決定。

沒有了男人和女人了，才是最大的平等。我是說，不受環境的壓迫，就是充分的自願，有時候因為某種原因，你可能得妥協，但在思想上最起码要獨立。這是最重要的。

撒嬌未嘗不可，只是不要惺惺作態、發嘍。我最討厭芙蓉姐姐那樣的，造作的，不自然的。

現在喜歡的，是有品味的，更會呵護她喜歡的人的女人。我要給她家的感覺的，更希望她能我家的概念的回歸，是兩個人的家，是共同的，是相互的……

男女之間一定要自願。最重要的想做的時候，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性上面，不是男人主宰女人，而是有性慾的時候雙方應該是共同的，方式更追求自然。男人不應該主動嗎？我認為男人和女人應該一樣吧。

當然男人要呵護女人，像愛自己的眼睛一樣，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的珍惜。

（方剛插問：你認為對女人來講，事業重要嗎？）

一般吧，其實我的思想有點保守，和我現在受的教育有點矛盾。我認為女人應該不能太事業了，那就沒女人味了。但我接受的教育，會使我不會束縛她，只要她認為可以，就好的。但從業之後，我感覺害怕女強人了，因為我的顧客都是有自己事業的，太獨立了……

四、性產業同伴情境

我變的墮落，近朱者赤。你一直在那個場合生活，肯定就有影響。

他們大部分都是吃青春飯的，也不上學。他們白天無所事事，到了晚上，就……

他們教我怎麼叫床，怎麼去買衣服，怎麼去要錢……不是教，開玩笑似的，在那裏叫：『我愛死了你了裏裏』真像極了，聲音讓人受不了。同伴教我在客人那裏撒嬌呀，討好呀，就是做愛的時候要裝作很興奮、很享受的樣子，還得會煽情，會說情話，做的時候你得賣力，讓她感覺你快樂的要死了。眼神越朦朧，越感覺青春，就越好……

我們什麼都說，調侃大街上的女同胞，但只有我們工作的內容不說……

在他們中間，我感覺自己不是一個人，不孤單。有時候幾個人一起去逛，就是感覺自己放蕩也不是一個人，自己墮落也不是一個人，我還有自己的夥伴，只有他們是和我在一起的。少了鶯鶯子立，你會慢慢地被感染……

第一，我畢竟得和他們好好相處，我得融入；第二，我感覺新鮮刺激，和以前那種生活太不一樣了，一種眩暈的感覺，或者說是幻覺；第三，我總得有幾個朋友……

五、同齡夥伴情境

在同學情境中，他高度敏感。教師上課講到有人賣淫會得愛滋病，同學們議論小姐等，他都高度敏感，以為是說他自己呢。所以，總要找藉口吵架。比如說同學總是網聊，也不視頻，有什麼意思了等等。

但和同學關係還可以，因為他『非常大方』，時常買回吃的東西大家一起吃。同屋的同學也都是從農村來的，所以，那天便是開齋一樣的日子。同學會以羨慕的口吻問，你從哪兒弄這麼多錢了呀？

我現在選修的是武術，上學期是太極，現在是散打，要學五步拳了。這也是對我的武俠夢的補償，我喜歡英雄。英雄的工夫都很好，呵呵，三國裏的，金庸的，古詩裏的……

六、偶發性性行為情境

大牛沒有購買女性性工作者性服務的經歷，他說：『我自己找雞去玩 和玩自己是一樣？』

我只能說，我還有一顆善良的心。謝謝上帝，可憐我別讓我失去它才好。

那些嫖小姐的公關，實在變態。

小毛的故事

小毛是道地的北京人，大學畢業。讀大學的時候，他便開始兼職作男公關了。

小毛讀初中的時候，父母離婚了，他和母親住。父親很久沒和他們聯繫了，現在，他都不知道父親是不是還在北京。父親是一個很隨和的人，母親是一個很獨立的人。小毛自述母親對他最大的影響是『獨立』。母親似乎很喜歡一個人住，他不回家的話，『她更自由』，小毛說。小毛多次用『她更自由』這話來解釋他不回家住的原因。小毛從高中時就常不回家住，讀大學時，基本就不回家了。小毛又說，母親是粗線條的，不是太會關心人。他更欣賞母親，他自己也喜歡一個人待著。他想像將來結婚之後也一個人待著，兩套房，不要總在一起。

小毛說，他中學時，在外面住的同學挺多的。嚮往獨立居住的小毛，那時就有一個想法，如果能夠和一個有錢的女孩子交朋友就好了，就很『方便』了。

小毛高三的時候和一個有錢的女生同居，兩人在外面租房子住，錢都是那女生花。小毛自己家庭並不富有。

小毛自己解釋說，他後來之所以『做這行』，『因為我小時候就想找一個有錢女人，方便』。

小毛第一次『性工作』是大二結束那年的暑假。他上網聊天，一個女孩子『公開訊息』說，自己要花錢找一個男人。

小毛覺得這挺好呀，就用私人訊息回應了她。那女孩子要他照片看，然後說，行，你來吧。前後聊了不到幾分鐘，小毛就坐地鐵去了女孩子的住處。女孩子也是大學生，自己在外面租的房子。她到地鐵出口等他，見面後說：你比照片上的好看。

小毛說，後來很少給客人提前看照片，因為感覺自己不上相。但是，他會把自己描述的非常好。

小毛提到這個女孩子時，只是說『她行為很噁心』，便顧左右而言他了。後來，我一再追問如何噁心，他說『有些變態、不是正常人的做法』。我說，具體是怎麼回事，小毛臉紅了，用手摸頭髮，說：『要講那些細節嗎？』他說，不好意思講。

在我的堅持下，小毛壓低了聲音說：她喜歡男人的腳……

那天到了之後，女孩子說，我喜歡男人的腳。小毛雖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是，他對我說，她拿錢，就要按她的方式辦。女孩子讓他只脫下身的衣服，上身不用脫。然後讓小毛躺在床上，還給了他一本雜誌，又打開電視，

說，你可以看看電視。女孩子還拿了一條被子給小毛蓋上，露出腳。

女孩子自己也只脫了下身的衣服，然後開始吻和舔他的腳。小毛說很癢，想笑。後來就習慣了。

自始至終，女孩子沒有接觸小毛的性器官，小毛也沒有撫摸女孩子，只是女孩子在玩他的腳。這個時間很長，小毛說，有一個多小時。其間，女孩子還會說，什麼樣的腳最好看，把腳分出不同的類型。最後，女孩子把小毛的腳放進陰道，達到了高潮。然後，還端來一盆水，給小毛洗了。

我一再問，小毛是否想過要做愛，自己是否興奮。小毛說，沒有，既然她花了錢，她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我問小毛，為什麼他一開始講述時說『噁心』？而事實上很平靜地接受，小毛說，她給錢了。又說，就是覺得挺怪的。

女孩子給了小毛四百元錢。小毛講，當時他覺得這個女孩子的行為挺怪的，但是，經歷了幾個人之後，他覺得，這樣賺錢真好，不費什麼事。後來他又給女孩子打過兩次電話，女孩子每次都說工作忙，所以沒有再見過。

經歷了戀足女孩之後，小毛想，這辦法賺錢挺容易的，便上網有意找，也起了一個曖昧的網名。小毛的第二個女性顧客，也是在網上找到的。『中年人』，他說。問他多大，他說，三十歲。身材還可以，但長相不好看。

這位女顧客是外企的白領，網上聊好後，到他家來了。聊了一會，洗澡上床。也有擁抱和接吻。小毛說，她也是『普通的做愛』，時間很短。其間幾次用手把他的頭往下壓，暗示他去親吻陰部，但小毛覺得那裏很噁心，躲開了。這女子也並沒再堅持。

二十幾分鐘，女顧客會說，行了。小毛就停止。有時也會『身體不動了』，不動地躺在那裏，小毛就問：還要嗎？她說：就這樣吧。她一共找過小毛四次。

這位顧客每次給小毛五百元。

我問小毛，你沒有射，會不會不爽，即使在她們表示結束後，也想繼續做？

小毛說，不會，因為做這個不是為了自己舒服，也不想自己舒服的事。

我的另一個感覺是，小毛對客人的外貌認知亦非常淡漠，問他醜否，他說大多數均還可以，很少有特別醜的。能夠出來找的女子，還都是說的過去的。小毛說客人主要是三十至四十五歲的，大多數相貌還『挺好』。

我不確定，這是小毛對女子美醜的麻木，或者是一種自我防禦機制。初步猜想：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可能順利自由地從業。

小毛的第三個顧客，也是網上找來的。

這是一個很有夜場經歷的女子，網上聊天，然後約在酒店見了。先講的是一千，做完後給了一千二。這女子事後說，你還不如去夜場呢，那裏收入高。於是給了他迪吧老闆的電話，讓他找去。從此，小毛進了夜場。

小毛說自己不喜歡夜場，做了不到半年，而且換了多個夜場。

不喜歡夜場的原因有二，其中次要的是：剝削太嚴重。在場子裏坐台，老闆不要男公關的錢，如果酒水錢多，還給男公關提成。只要客人領出去，隔天就要交七百至八百。外出一般是一千五，有時會多給。這就相當於，一半，或者百分之六十的錢都給了老闆。而且，客人也不是每天都有。

但是，小毛不喜歡夜場的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他覺得自己『不適應』那裏。他反覆說，自己內向。

小毛比較了出入夜場的女人，及網上找來的女人的差別。

『那 的女人亂七八糟的』，他說。而網聊來的，『都是正常生活中的女人』。他用了這樣三個詞來形容夜場裏的女客人：另類，少數，主動。

小毛說：『夜場 人亂』，『網上來的知識層次高』。夜場裏很多人『變態』，有虐待的習慣，自己帶SM皮鞭等，還拿菸頭或杯子燙人。而網上找來的，沒有這樣的女人。

小毛多次說，去夜場的女人，『不是一般人』。夜場裏的女人『經驗多』，主動的人多，堅持各種要求。在包房裏，客人會摸你，還會要求跳脫衣舞。有時還會一個女人找幾個男人，或幾個女人找一個男人。小毛說，除了一對一的關係，都覺得難以接受。

小毛說，自己性格偏內向。在包房裏，打情罵俏，他時常不好意思。別的男公關和客人聊的很熱鬧，這時他通常坐一邊臉紅。包房門上都有一個窗戶，但窗上有掛 ，可以掛上衣服，就檔上了，這樣來回過的人就看不到了。

小毛又說，夜場裏的女人不一定喜歡他，因為那裏的女人素質低一些。『如果是讀書多一些的，學問大一些的，更喜歡我。如果是暴發戶，或者男人有錢，或者自己被男人包養的，就不是特別喜歡我』。他說。

夜場裏有許多東北來的男公關，比較被喜歡。他們外向，『糙』一些。粗糙之糙。『放得開』，小毛這樣說。

小毛在和我談話時經常強調自己是大學生，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將自己和其他男公關區別開來的的方法：我是大學生，欣賞我的客人是不一樣的。同時，小毛還通過主要不是接夜場裏的客人來達到同樣的目的。

有一位夜場裏來的女客人，燙傷過小毛。

她專門燒了開水，放到杯子裏，燙胸部、陰莖等。那女人拿杯子燙小毛的前胸，他痛，一躲，女人手抖，水灑出來了，澆到小毛身上。很快，起了泡。然後去醫院，住了二天院。那女人後來給了他兩萬元。

小毛給我展示，留下了永遠的傷疤。我看並不明顯，他皮膚黝黑，遮掩了。

我問小毛，二萬元換一個疤，是不是划算。他說，不划算，我很愛護自己的皮膚。

在客人的要求下，小毛有一次不戴套的經歷。

那也是夜場裏的一個女人，四十多歲，小毛說她相貌身材『中等』。挑

人的時候是一排排大家都進，客人看過第一排後，會記住某個人的特徵，再讓後面的一排排進，最後，再把選中的說出來，再重新進。這樣，往往會選兩、三次，一次次再『瞄』（小毛用詞）。

那個女人後來選中了三個人，先問小毛，不戴套，如果戴，就不做，行不行？可以多給些錢，不會少於二千。小毛當時一個星期沒有接活兒了，缺錢，而且，在三選一的情況下，既然是先問到他，他就答應了。

這件事給我的印象是：男公關表面可以堅決要求戴套，但是面對競爭，面對金錢，他們的決定能力是有限的。

事後，小毛非常害怕，去查了HIV。

小毛說，『有個孩子』也很害怕，總查，『有病了』（指心理有病了），小毛和他一起結伴去查的。上午查了，用化名。中午就可以打電話問，知道自己沒事，挺開心的。後來，小毛又去查過一次，也是因為害怕。

有的人說，不去查，查了如果得了，還不是一樣。

談到為女人口交，小毛說，『最不喜歡、噁心』，但是如果客人堅持，也沒有辦法。我問那怎麼辦，他說：做唄。

他停止『舔』時，客人會說：『再舔會』，就只能接著舔。

有一次，他就吐了。小毛說，那個客人那裏『實在太難看了』，他說，有的客人那裏會比較好看，但那個客人太難看了。小毛未能描述清楚如何難看，說自己說不清。我說，為什麼不閉上眼睛。他說，沒辦法總閉著呀，總要看到。因此，小毛在舔的時候，幾次胃裏反酸水，酸水到嘴裏，都咽了回去。到最後，小毛實在咽不回去了，就跑到衛生間大吐了。那女的說，以前也有別人吐過。

小毛說，她那裏流水多，有怪味，懷疑她有性病。『特別噁心』，他說。

在小毛對我提及的女客人，主要是年輕的女子，三十歲左右的，而他講述與自己年齡不相上下的女客人，比如第一個女大學生，以及後來的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的時候，語氣更為『積極』。

小毛也提到，有的時候，做愛之前，女客人會擁抱他，會『照顧別人』，那感覺還是挺好的。

夜場裏還有一個規矩，就是『不能推台』。有一次，幾個女客人找了五個男公關進房間，說帶出去之前要看陰莖大小，讓他們把褲子脫了。有一個小夥子不脫，爹的就把他給開了。他是第一天來。

遇到實在不起性的女人，小毛就吃藥，然後用手撥弄撥弄陰莖，也能夠硬起來。

小毛說，大多數時候都可以做，除非是特別不喜歡的，就要閉著眼睛，想像自己看過的毛片來起性了。有時客人要看他自己『打出來』。

能夠有一些應對的技巧，已經很不錯了。小毛有時也假裝高潮。

對於通過藥物助性，小毛說，如果吃了搖頭丸，或者喝一種德國產的止咳糖漿，一次喝半瓶，就能起到相似的效果。我問，你不怕？他說，他們都喝，我也就跟著喝了。喝了之後，感覺特別HIGH（興奮），這時，客人讓做的時候，就會放鬆地做，否則會很不好意思。喝這些，對性不一定有用，主要是興奮，可以把氣氛搞好。有時還可以吃藥。然後就打情罵俏。

喝藥，目的不是為了性，是為了把情緒搞的好一些。

他覺得和女人做比較風險，怕得病，因為女人分泌物多，有時他戴二層套。而且口交時也有分泌物，也讓他擔心。和女人做需要特別投入，費精力。有時他不想做了，就假裝高潮。但出來的時候要及時把套子扔掉，不能讓她們看到。我問女人如果自己沒爽，他假裝高潮後，是否會不高興，要求他另外做什麼？他說，沒有，通常在進入之前都愛撫了，有長時間口交了。

但他又說自己比較敬業，儘量做好，不會應付。說有些人應付。他說，所以，我回頭客多，好多人沒有回頭客。有時覺得自己不行時，就吃一片藥。

至於收入，最高時拿到一次四、五千元。如果是包夜，夜裏通常會做二、三次，最多時做四次。

小毛說，即使客人是漂亮小女生，仍然不如自己找小姐做著爽；客人要他打她，他也不爽。

小毛遇到的最小的女客人，是一位十九歲的女孩子。她帶二個女伴一起來的。那二個，都比她年長一些。像描述自己幾乎所有客人一樣，小毛說，這個女孩子長的還不錯，家裏有錢。

當時天還很冷。在包間裏，女孩子讓小毛脫掉外衣，少穿些。然後要拉著他到外面走一走，強行讓他穿很少的衣服出去走。一直拉著他的手，在大廳裏坐了一會兒。小毛懷疑，她是想讓別人看到她找了一個男的在一起。但是，仍然奇怪，那夜總會裏不應該有她認識的人。

出台後，女孩子又拉著他逛了兩個酒吧，才上床。後來又找了他一、二次，每次都是瘋狂逛酒吧，進一個，坐一會兒就走，再進一個，至少要逛三個，然後去賓館上床。

性交方式上，這個女子也『正常』。沒有口交。抱抱，接吻，做。

又年輕，方式又正常，小毛的感覺是否挺好？他說：還是不如自己花錢找的好。

我細問，他說：還是覺得人家有錢，地位上不如人家，有些自卑。

小毛遇到的客人裏，還有一個喜歡受虐的。買皮帶讓他打，讓他罵。小毛非常不好意思，罵不出口，也下不了手狠抽。她就讓他怎麼罵，讓他怎麼抽。但在她的一再要求下，做到了。後來她全身都腫了，這過程中，她自己也在自慰。她後來說，一開始覺得刺激，爽，後來也會覺得疼，再後來就麻木了，沒什麼感覺了。事後，又做愛了。

我曾兩次和小毛討論，讓他扮演S的過程，是不是會有快感，有一種凌辱、壓制女客人的快感。小毛說，沒有。因為他自己並不想做，是客人讓他做的，他不好意思，不適應。

『是她讓我！我下不去手』。我本身沒有那愛好。臉紅。這都決定了，他無法從中體驗快樂。

相比而言，小毛更喜歡女顧客虐待他。因為他可以往床上一躺，由她抽就行。

別人虐自己容易，用不著刻意。

被虐，是否疼呢？小毛說，不是太疼，因為那種鞭子和一般的皮帶打人的感覺不一樣。

小毛還會裝疼，女人覺得刺激，就不會再加重。

小毛的另一描述非常有意思：他說，如果女的在性上讓男的痛苦，就有些變態。但如果女的買了男的讓自己痛苦，就不變態。

除SM外，還會要求說一些髒話。他不願意說，很不好意思。

客人們讓他說了什麼不願意說的？他說是亂七八糟的，不好說。

『有些人，你不好意思說，她們會更興奮，非讓你說』。小毛這樣描述他的一些客人。

我第一次見小毛，是約在一個茶館裏談話。我在茶館外面等他，他遠遠走過來，我立即認出他。牛仔褲，T恤衫，時值二月底，我穿毛衣外套尚冷，他卻顯非常時尚，還戴了一個彩色眼鏡。

小毛來時，正在接電話，伸手和我短暫握了一下，面無表情，沒有微笑，很酷的樣子。我當時有些擔心，是不是無法談深入了。後來發現談的還挺深入，在茶館坐定之後，他的冷酷勁兒便一點點退去。小毛是一個很內向的人。一對一訪談時都有一些臉紅，不好意思。我特意選了茶館中最雅靜的位置，阻隔比較大。但是，沒想到仍然很吵，人來人往，更有包了單間打麻將的。我幾次抱怨太吵，小毛卻都說：『吵些好，別人就聽不見我們說什麼了。』

小毛的聲音很小，我時常不得不探著身子，離他很近，有時還要請他重複一遍。小毛多次說到自己是一個內向的人。談話中，多次臉紅，時常用手摸頭髮。有些具體的話，還不好意思說，我問他，他說不好意思。我說那你給我寫在紙上？他說，回去在QQ裏寫給你吧，QQ裏會好意思一些。

小毛三小時後走的時候，我送他到小區會所門口，連握手都沒有，頭也不回很酷地走了。給我的印象是，在外面，他很冷酷；坐下來，還是可以放鬆地，有微笑地交談的。他的冷酷，是一種面具，還是一種自我保護？與他的職業，是否有關係？

北京的兼職男公關小毛也時常接些男客。

小毛在夜場認識的男公關中有人是接男女活的，曾和小毛聊過，對他講

接男活『輕鬆，不費勁』。漸漸受這影響，也就開始接了。

第一次，是在包房裏，男人摸，覺得也無所謂。『鬧著玩』。他說。

小毛做過後知道，和男的做『時間短，體力付出少』，做一個女的精力付出，可以做四到五個男的。

『給男的口交也乾淨些，女人水太多』。小毛說。

小毛和男人做時，只作1，不做0。最好是相互手淫就可以，有人是蹭出來的。如果是作1，他常戴二層套。錢少，通常三、四百，四、五百。如果是和外國人做，會多一些，六百至八百。外國男人，小毛主要是在酒吧裏結識。

小毛說：『和男人做錢少，但是容易。』和男人做也不需要太多前戲。

最多的一天，小毛能夠和六個男人做。他們射，他不射。有的男人要求一定射，除非特別要求，說不射不給錢，才會射。我問他為什麼不射？他說『懶得弄』。而和女人在一起時，除非他假裝高潮，都會射。

他堅持不作0，除了身體不舒服外，主要是覺得有愛滋風險。

一次打電話，約到故宮外，漆黑的天。從一小門進，人家給開門。進到一個大殿，什麼都看不到，只能看到他的菸頭閃亮。相互手淫。嚇死了，如果被殺，都沒人知道。完事後趕快走了，錢都不敢要。那人帶他出來的。出來後，才把錢給了他。

小毛承認，作過男公關之後，和女友的性生活方式多了。他以前特別溫柔，現在也會稍有一些暴力，勁兒大一些，說髒話。以前以為女孩子特別喜歡溫柔，不敢用粗，怕她不高興。現在發現，雙方均可以更爽。

小毛說，和女友做愛時才真正爽，把握的好，也更熟練一些。

我問小毛，和女友做時，會說那些和女客人在一起讓說的話嗎。

他說，原來是不說的，後來和客人說的，也會和女友說，但是，是『開玩笑』地說。和女友交流『輕鬆』，『文明』。而和『那些女人』說，是『被迫』的。他說，『那些女人』說話『糙』，東北來的男公關說話也糙，他們正合適。

在小毛這裏，同樣的話，是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按她們的意願說』，另一種是『和女友開玩笑說』。

他現在有一個『穩定性夥伴』，並不是正式的戀愛關係，平時也不約會、不逛街的。他反覆提醒這個女孩子，如果和別人做，一定要戴套。他和女友做時也一直戴，因為高中時讓女友懷孕過一次，小毛戴套的意識就一直很強。小毛說，戴套也是為防愛滋，雖然有一些不盡性，但還是要戴。

小毛說：『有時想想也挺煩的，所以我有時也去按摩什麼的，找小姐。』

小毛找小姐，不承認特別做了什麼，不打不罵。他強調了『隨意』二字。

小毛這樣比較說：如果是兩個完全一樣的女人，一模一樣。一個花錢和你做，你總會不盡性，不起性。另一個，你花錢和她做，就很過癮，很刺

激。

『可能我花錢找的那個，長相什麼的還不如花錢找我的呢』，小毛這樣說。心理狀態放鬆，隨意，想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而別人找你，你老得聽別人的，擔心自己不起性，有心理負擔。別人支配你，也不舒服。

『說白了也是那些東西，但總覺得，別人為自己服務，更主動』。小毛說。

客人基本也都會為他口交，但是，這和小姐為自己口交，是不一樣的。小毛說，同樣是口交，『可以擺弄對方』。別人花錢，讓你擺什麼姿勢就得擺什麼，或平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或靠在衛生間的臺子上。而小毛和小姐做時，總是小姐躺著，他騎在上面讓她為自己口交。或讓小姐跪著。

和小毛討論，單純姿勢上，客人也可能會體現『在下面』的感覺。但小毛說，還是不一樣。

我說，有人會覺得做這行有損男人自尊。你如何看？

小毛說，沒有尊嚴問題，我不認為自尊受損，從來沒覺得低人一等，也沒覺得下賤、委屈什麼的。和女的做的時候，想的多的就是做什麼，別表現的太差，幾點了，怎麼還不完？

小毛分析說，有些剛作男公關的人，可能會覺得挺委屈。但時間長了，應該就不會了。賺錢就行，畢竟是賺錢去的。

小毛說：心理上，現代人都想開了，沒什麼。

網上寫的做這行受心理創傷的報導，小毛說：『我看了覺得挺可笑的，至少我沒有，我認識的人 面，我也沒聽說任何人有的。還有說生理上受多大損傷，不能做愛了，影響以後性功能了，我也覺得很可笑。我也沒聽說過。說做三年就不能做了等等，這些至少我認識的人 面沒有過，我也沒聽說過。』

小毛說，他很慶幸做了這一行，因為賺錢容易。他的許多同學，工作『不是特別好』。小毛現在同時還在一家公司工作，月收入只有二千多元。他見我時是開車來的，我沒有看到他的車。他說，車早就開了，不貴，只有十多萬。

小毛說，他很高興，每年可以存下十多萬，將近二十萬。他希望再幹三年，可以買下一套房子。

『我做這行不後悔，挺高興的』。小毛這樣說。

和小毛談男人和女人誰應該在性上主動。小毛示意窗外的芸芸眾生，說，這外面的普遍人中，應該都是男人主動的。但是，小毛說，場子裏，主動的女人就多了。『是不是她們各方面都很出色？』小毛以假設的方式問。

我請小毛形容她們。他說：少數，優越。

我追問：優越？

小毛說：就是挺另類的，女強人？

我問：你會喜歡這樣的女人嗎？

不會，小毛說，我喜歡溫柔的女孩子，如果自己找，我不會找這樣的女孩子。

小毛又提到，要找有錢的女孩子結婚，他注重外表，希望對方好看，不要太醜。但他說：她有錢，又看不上我。她沒錢，我看不上她。

我問小毛，欣賞什麼樣的男人。

他說，不是特別糙，不能張嘴說粗話。但也不是特別文雅，像濮存昕那樣就行。

他說自己言談舉止上太幼稚，不是特別成熟，自己太內向。他還說，自己沒有思想。去夜場的男公關，『沒上過學的』。他這裏的『上過學』，指的是上大學。

『有些男人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控制一切，我欣賞這樣的男人。而我自己是過一天是一天，不是太有計劃』。他說。

關於理想的男人，小毛說，男人應該負責。父親離婚後從來不和他們聯繫，現在在哪兒都不知道，在小毛看來這就是不負責的男人。結婚，就意味著各方都要多負責。

談到自己的相貌，他說，自己長的不難看，但談不上帥。女客人們會誇他身材好。

自己感覺自己不成熟，不屬於陽剛類型。陽剛也不是缺點，不需要特別像爺們兒。一般就可以了。

他問我：有人說我越來越不陽剛了，是不是和男人做的關係？

他說，我還哭呢。他說這話時並無自卑感，卻似乎有一絲得意。

小毛『不喜歡特別爺們兒的人，像高倉健那樣的，不喜歡。也不喜歡賈寶玉，覺得太陰柔』，『一般人就行』。他說。

我問他，如果形容男人『面若桃花』，他如何看。小毛說，如果是形容皮膚好，不反感。

他說，如果讓自己脫胎換骨，那麼，他不會選擇高倉健，而會選擇當前走紅的一些日韓明星，白白淨淨的。我問他，如果在脫胎換骨與不換間做比較，會怎樣，他反問我：誰不希望自己好看些？

在夜總會裏，有些男公關會早到些時間去化妝。小毛說自己不化妝，覺得化妝假，還有人要修眉，他覺得『挺假』，是『弄出來的』。他認為化妝與否，變化不大。

做這行後，小毛說自己已經很注意外表了，在穿著打扮上都注意了。

阿雲的自述

（方剛說明：陸陸續續的幾次交流，記下阿雲生命中的點點滴滴。但是，只有少數是方便在這裏公開的。下面這些文字，也均經過歸納整理，雖然都是阿雲的原話，卻是多次累積起來的。）

.....

男女應該是平等的，我認為。但是，社會啊，輿論啊，說是這樣說，實際不這樣做。我家裏的事情，父母基本是共同商量。

我父親不理會小事的，什麼吃什麼穿什麼的通常是母親決定。

（方剛插問：您父母基本都是共同商量決定重大家庭事務？能舉一個給您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嗎？）

比如搬家啊，當時是想換房子了，準備買房，看了很多地方，最後經過商量決定買哪裡。

我很早就知道性了，大約15歲吧，開始手淫，知道性是怎麼回事情，就這樣啊，想和女人做啊。但沒有膽子，只是想像著手淫，只是好奇想體驗。

當時受很多黃色小說的影響，很喜歡成熟的女人，好像小說都是寫亂倫什麼的，經常邊看邊手淫。那些小說裏寫的亂倫，母子居多，還有什麼女婿和岳母.....

第一次是17歲，被鄰居阿姨勾引了。正好鄰居阿姨的老公經常出差，她也受不了寂寞，夏天叫我幫她修水龍頭，就發生了。那個鄰居阿姨當時三十七歲，細節都忘了。

只記得她穿的很少，背心，沒有戴乳罩，我看了就硬了。然後她就抱著我，親我，用手摸我，我們就做了。

我和她一直做到我考上大學走了，一年多吧，好像做了10次吧。

我們做時很瘋狂，她很饑渴的，射了就又挑逗我，用嘴讓我硬。她喜歡坐在我身上，叫得很大聲，一般在她家裏做，白天晚上都有，一般待的時間都不長。

她引導我，和我一起看錄像。這滿足我當時的性慾需要，讓我真正和女人做愛。也可能也影響了我以後對成熟女人的偏愛吧，所以我後來對年輕女孩沒有性趣。

我一直喜歡和大女人做，覺得她們懂生活、有韻味，小女人沒有她們瘋狂，身體也沒有她們豐滿。她們什麼都可以做，說的也很露骨。

我的客人通常是40歲左右的，技巧和表情方面，大女人更豐富。後來我看資料知道，最好的性配合就應該是小男人和大女人。

大女人經驗豐富，表情風騷淫蕩。小女生技巧生澀，表情害羞。

上大學時，交了女朋友。那時大二，做了2、3次吧，她是處女，我不知道做了。總之我們都很疼，我發現和我以前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她很保守的，我們做都是我磨破嘴皮。

後來快畢業了就分手了，這個也影響了我對小女人的看法。

工作後，我去找過雞。但覺得那樣有點緊張，畢竟是怕啊。再說經常那樣也沒有這麼多錢啊。好像去的是髮廊吧，200元，當時感覺很緊張，覺得交易的感覺很強。

小姐很職業化。我就去了1次，後來覺得這個太沒有意思了，還要花錢。

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有男公關，知道有這個行業後，很羨慕他們。

（方剛插問：你覺得人們對男公關更不認可，還是對小姐更不認可？）

肯定是男公關了。因為我們是個男權社會呀，觀念影響呀，認為男的不應該做這個去取悅女人，應該是女人為男人服務的。其實古代就有男妓了，好像唐朝就有面首了吧。

那是我25歲的事情，當時是朋友介紹的，因為我那時很好奇。

到現在有三年多了，覺得做這個收入比較高。

當時那朋友說：有錢的女人需要年輕男人陪，小費很多。我那時正想跳槽，整天很鬱悶。我經常看新聞什麼的，早就知道這個行業，對他們有很多想像，再加上我性慾很強。

主要是從報紙上看吧，羨慕他們財色兼收。那報紙上說，沿海有鴨吧什麼的。

（方剛插問：現在你還認為這是一個財色兼收的事情嗎？）

不了，只是一個職業。

哈哈，時間長了，什麼人都有，對色沒有感覺了。

因為我很喜歡成熟的女人，有點戀母，喜歡比我大20歲的。

（方剛插問：你現在覺得做這行不好嗎？）

沒有，我覺得存在就合理，既然有雞，為什麼不能有鴨呢。

不是什麼都講男女平等嗎？我對雞沒有歧視，從來沒有，都是憑本事吃飯。

那朋友第一次和我說這事，是有一天我們在一起喝酒，他是做這個的，覺得我很帥，口才好，就跟我說可以很輕鬆掙錢。他說這個掙錢多，可以接觸很多富婆，機會多，有富婆給了公關一個公司……

後來他單獨又約我說陪富婆，我當時覺得很刺激，因為我喜歡成熟的女人。

然後過了一星期，他就給我介紹了一個，當時是在酒吧見的。那是個40

左右的女人，保養很好，很有教養的樣子。

我以前做銷售的，見面熟是我的基本功，所以我們聊的很開心。

後來她接了個電話就走了，過了3天她給我打電話，我們就在酒店……事後她給了我2000元。

這第一次，沒有我想像的刺激。我想像應該是她很瘋狂的那種，但不是這樣，她叫我舔她陰部，我非常討厭這樣。我用手啊，總之是敷衍她，但她沒有怎麼表示不滿意。

我很快就『操』了，進入，她很滿足的表情。當時換了好幾個姿勢，估計有30分鐘吧。

換姿勢是我決定的，現在想起來當時我都想笑，好像是在嫖她。

事先說的是給1000塊，她後來說我的JJ大，很過癮。

（方剛插話：很奇怪，女人出錢，卻聽你的。）

是啊，我想可能是我們聊的時候她就喜歡我了吧，女人很容易動情的。

第一次做愛後，她找了我很多次還給我買了衣服啊什麼的。

每次都給我錢，都是她在房間等我。

我們聊的也多，聊、做的時候，五五開吧，我們什麼都聊，但我們都不打聽對方的私事。

第三次，我開始為她口交，當時覺得她對我真好。而且口交起來感覺沒有想像的那麼差，還可以，後來就習慣了。

我對她有感情嗎？應該有點吧。她對我也有，能感覺出來的。高潮後會說愛我的話，說早認識我就和我結婚什麼的，說喜歡我啊，想包我。

我有一點相信。我當然不同意，我就給她開了個高價，100萬買斷10年，一次付清。她笑，沒有回答。

我不願意成為那樣的人啊，我不願意被包，男人不能沒有自由。

我根本就沒有想被誰包，現在這樣很好啊，我高興就做，不高興就休息，我自己說了算，不用看人臉色了呀。

因為我明白一個道理：人不能依賴別人而活，那樣和狗沒有分別。

我不願意為錢而放棄自己的原則，我做這個只能說一半為錢，一半是自己喜歡。而被包養，感覺是吃軟飯。而單次是交易，交易更平等。

不一定每個客人都要求為她們口交的，沒有特別要求的我就不做，有的沒有這樣明說，我就裝不懂。

也有拒絕出台的時候，我會說，對不起，我有別的事。或者，通常是說今天身體不舒服。當然，她們知道這個是藉口，但讓她們有面子呀。

我和別的男公關相比，最大的差別就是心態，他們都想掙快錢，他們是見客就接。他們基本都這樣，想趁年輕多掙點。我把現在這樣當喜歡的一種

生活方式來看。我活得很休閒，這個工作讓我可以既滿足性慾也能多掙錢，時間還很自由，我喜歡現在這樣。

我對金錢的要求不高，夠吃夠喝就好了，所以不像他們拼命接客。

總體來說我接的不多，我很挑客人的。

一開始做的時候，都是那個朋友介紹的。後來覺得這個確實掙錢容易，就乾脆辭職了。那朋友介紹三個之後吧，我就專門做這個了。

慢慢的，我就通過客人的推薦了。因為我確實JJ大，很討客人喜歡。

我們都有固定的酒吧，通常是客人的口碑，也有在酒吧被客人看上的，但我也挑客人，很粗俗的我不做。

我們和客人一般在酒吧見，雙方OK就去酒店開房。

那個酒吧裏面有男公關大約十幾個吧，週末多。陪酒基本是500，男的陪要貴點。

客人有的在陪酒時，也要男的摸她們的乳房或下面，我坐台只陪聊，喝酒都少，最多讓她摸我的JJ。是她們要我們摸她們，我不喜歡就不摸。

我都先說好才坐台，我很高傲啊，屬於那種『頭牌』。然而，很多人慕名而來。

我有這個資本，我不圖掙很多啊。會拒客，但很少。經理不管我，因為我大牌啊，哈哈。我是這樣，別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認為我本錢好。

我的本錢就是我會聊，做的時候時間也持久，人也帥。

我看的書雜，所以什麼都能聊。

有些人再找我，我也拒絕，如有個狂人啊，做了我四次，如獲至寶。但她的體味太重，我感覺不舒服。

我每個月的收入5000到10000吧，我消費不高，基本月就2、3000元。

還有個性慾狂，那次把我都榨乾了。她要了我4次，每次做完就又用手摸我JJ。我很敏感，就再做。每次做30到40分鐘，最後給我了3000，比談好的多了1000。

後來她再找我，我就沒有幹了。很不好受，完全是為錢而做，沒有一點快感。

有的客人會要求在做的時候說情話呀，說什麼愛她之類的，她這樣要求，我估計是他老公沒有這樣對她吧。

這樣的要求我們通常都滿足，也不難啊。

兩、三個提過這樣的要求吧，也有是高潮來的時候的本能反應。

要求接吻的不多，這個也不難滿足……

我做這行的目的，性占40%，錢占60%。

我是梁朝偉類型的，斯文，憂鬱，有女人緣的。

(方剛插話：您覺得像別人那樣只為賺錢，有什麼不好嗎？)

那樣是賺錢機器，時間一長自己都很反感。至少我看得上客人才做，起碼也有快感啊。我看的上的我會更投入，這也是種享受呀。如果我很勉強，會影響我的戰鬥力的。

我喜歡成熟豐滿的，有氣質的，保養好的。三十歲以下的我不接。我接的通常在35到45之間，我不喜歡年輕的。

我可能有戀母情節，小時候和爺爺、婆婆一起，沒有在父母身邊……

那個女鄰居也影響我對女人的看法，伴隨我一生，我都不會喜歡年輕女孩了。

（方剛插話：您覺得，您喜歡年長女人這事，對您的從業很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啊，起碼我喜歡啊！和他們一起我也有高潮啊。

（方剛插話：但在性愛過程中，您不是聽她們的？您要堅持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樣行的通嗎？）

這個沒有什麼，最重要是她們爽就OK。性應該是互相的，不是嗎？

（方剛插話：普通情侶間的性當然是互相的，但是，男公關和顧客間，您認為是相互的嗎？）

當然不應該是，但我是這樣做的，只能說我有魅力啊，她們無法抵擋。

我的魅力在於語言和形象，女人更多更喜歡動情的交流，我把她們當情人來作秀。

主要手段當然是恭維她們漂亮啊，說喜歡她們什麼的。說的這些當然是作秀，目的就是讓她們動情，這樣才會有下一次或N次……

（方剛插話：您和別的男公關間，我想像應該有些隔閡吧，畢竟，您和他們不一樣，您是頭牌……）

也不是隔閡，就是我不喜歡打聽他們的事。衝突是沒有，都是各做各的。

北京社區考察日記一則

2005年12月13日，星期二

（說明：此則日記寫於我第一次針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田野工作之後，可以從日記中看到，當時對這一行業還非常無知。2005年下半年，我一直在努力於北京找到一個可以做田野觀察的男公關工作場所，雖然後來又有多次的田野及訪談經歷，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晚11點，A與B來接。車開了很久，據說是朝陽門一帶，拐來拐去，到一『場子』門口。只有小的霓虹燈，**夜總會字樣。

門前的車很少，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大的燈火，在遠處根本看不到那夜總會的標誌，又不臨街，所以，如果不是專程來，絕對注意不到這裏。

停了車，進了大堂，仍舊冷冷清清，只有二個保安坐在角落處。

坐電梯到地下室，才真正進入的『場子』。

這是利用防空洞裝修的一個個KTV單間。

路上，B大致講了一些。

他自己常出入的是小姐們在的場子，而這裏，是陪山西開煤礦的一個大姐來的。而大姐來這裏，是瞭解情況，選『鴨子』的，因為她在山西開了一個夜總會，正在裝修中，要挑五十個男公關過去。

B說，山西人發財，和北京不太一樣。許多都是夫妻從年輕時一點點幹起來的。有錢了，老公公有外遇了，老婆找男公關。

A上次和我見面時就講過山西大姐。他曾看到山西大姐訓斥她包養的一個男公關，說：給你二百萬讓你買房子你都不會買，看你買的那房子！

A看大姐訓斥男公關，想：這個男人活的也真窩囊。

B說，大姐來的時候，男公關們前呼後擁的，知道她有錢，出手大方。『去廁所都四個人陪著』。B這樣說。

B幾次提到一個『世界第一男公關』，他給女人跳脫衣舞，女人非常愛看。

我們進了場子，立即有一個男服務生迎過來。問有訂房間嗎？

B說要找**，是他以前每次陪大姐來時接待的『爹的』。B帶著我們直奔地下室中的一個中心地帶，那裏有許多沙發，寬闊區，應該是男公關們成群閒坐的地方，但是很奇怪，只有一、兩個人。

服務生告訴我們，男公關們還沒來呢。

服務生將我們勸進一個單間，B仍在讓他找**。

服務生來開KTV，B說，先不需要。

B描述他認識的那個領班的樣子：個子高高，說話時有些女態。領班說：是大偉嗎？

B說，對，就是大偉。

大偉來了，不是。

重新描述。想到可能是另一個領班。但是，這個領班已經半個月沒來了。B在半個月前還來過一次。服務生說，也許有什麼事，這麼久沒見他，他可能就不來了。

服務生給那個領班打電話，沒有打通。

B描述以前見過的男公關，說有一個世界第一美男，作模特兒下來的。服務生知道這個人，說是這裏的『紅牌』。但是，他也沒有來。

B又描述另一個，四川大學畢業的，但是，服務生不知道是誰。

外面，男公關們已經陸續來了，B讓服務生領著他走一圈，以便找出自己認識的男公關。他記不得名字。

但是，沒有找到一個認識的。

這時12點了，來了只有幾十個男公關，而據說全到齊要到一點鐘以後，兩點左右。

我與A和男服務生聊，他並不迴避，問什麼說什麼。

服務生說，這個場子最初開的時候，經理與媽咪和爹的講好了，上半場是小姐們的，到晚上十一點。十一點之後是男公關們的，歸爹的。但是，小姐們的市場越來越小，到這裏的客人和小姐也越來越少，相反，男公關們的場子卻提前了，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小姐的空間。

我多少有些吃驚服務生完全不避諱談這些。也許與我們進來就使用『公關』、『爹的』這樣的『業內辭彙』有關，與我們要找人有關，否則，他應該不會這樣無所顧忌吧。如果是記者進來，明天就見報了，怎麼辦？

A說，能辦這事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

後來回家的路上，B分析說：這裏消費檔次低，來的客人少，小姐們的市場就小了。我想，是不是與這裏比較隱密有關呢？

B則一再強調：圈裏面的人都知道這裏，這裏的男公關是為小姐服務的，定位非常好，就是為小姐服務的男公關。所以，市場並不小。

事實上，這裏已經極少有不是小姐的客人來了。因為富婆們知道這裏是小姐來的地方，嫌這裏的男公關髒，不願意和小姐為伍，所以不會來這裏。

服務生說，平時晚上有二百左右男公關。將近四十個大小單間，每天都是滿座，而所有客人，均是下班後的小姐。

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裏營業時間要到一點以後。因為那時，小姐

們才下班，才來這裏找男公關。許多時候，會一直到上午都有人在這裏消費。通宵達旦。

B說，小姐們來這裏找男公關，也是尋求一種心理平衡。

這裏的男公關，也有下班後去找小姐的，同樣是尋求一種平衡。他這樣說。

B說自己在一個小姐為主的夜總會消費時，那裏的媽咪介紹他到這裏來的，他主要是陪那位大姐來過多次。

服務生介紹說，客人通過爹的訂房間，爹的手中掌握著客戶資源。男公關們是不分爹的的，客人挑人的時候，所有男公關都一起進來讓挑，被選中的男公關給爹的20元提成。

服務生說，每個男公關的坐台費最少是二百元，但客人很少只給二百元。B也證實說，山西大姐來的時候就出手非常大方，一給就是五、六百，還給爹的小費。服務員也要給小費的，一百元。『所有為你服務的，都要給錢』。B說。

男公關出台，B說，是一千五百元左右。

問服務生，男公關收入一個月是多少。服務生說，需要用星期算，一個星期七、八千吧。我說，每晚一個台二百，怎會七、八千？服務生說，二百是最低標準。

這裏形成的關係格局便是這樣的：開場子的人，不直接對男公關進行管理。一切都是爹的出面，訂房間，介紹男公關。

服務生說，這裏有十幾個爹的。有的做的好，有的做的不好。做的好的一個晚上可以訂十幾間房。如果一個爹的總訂不了房，『連服務生也會看不起他』，所以，就會被擠走。

在回來的車上，B講，如果男公關服務不好，爹的是狠打的。

『爹的好不容易培養了一個客戶，你服務不好，惹走了，不比你才怪』。

B說。

我的理解，男人間的打，確實是可能非常狠的。

B親眼所見，爹的在場的情況下，一個男公關把茶水弄倒了，灑到女客人的衣服上，女客人緊著說沒事，爹的惡狠狠地瞪著男公關。

我說，如果爹的打男公關，男公關氣了，不幹了呢？再叫台時不出了呢？

B說，立即會讓他滾蛋。因為，仍然是買方市場，男公關有的是。除非他是紅牌，但是，能做到紅牌，服務自然非常好。

B說，如果做到紅牌，很快就會自己當爹的了，因為手裏有資源了。坐一晚上台，只得二百元，但當爹的，有十五個男公關坐台，自己一個晚上還能得三百元呢。

還有的男公關做好了，就不做這行了，被富姐包起來。

B說，遇到一次女大學生來過生日，很漂亮，男公關們進去的時候，還有一些害羞的樣子。B對領班（爹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再有這種時候，你叫我來呀。

B還曾遇到，媽咪過生日，小姐來這裏買單請客的時候。

我問B，是不是很高檔次的小姐才有錢來這裏。B說，一次收費三、五百的小姐，照樣來。

我說，她們消費得起？

B說，誰總來呀，一個星期來一次就到頭了。北京有幾十萬小姐，一個月來一次，它這裏也裝不下呀。

我想，也許小姐只是一個月，甚至更少來一次。只是小姐們都知道，這裏有一個為她們服務的店。

B說，對小姐而言，這也是一種新的體驗。

B問我，你是想訪問剛作男公關的呢，還是想訪問做久了的呢。

我說，應該是做久了的知道的更多吧。

B說，做的時間長的男公關，就開始給自己找機會了，找富婆包養起來。

B一直說，這是一個低中檔的地方。但在我的感覺裏，已經是高消費了。這便是比較標準的不同，B所謂的高檔，如五星級賓館附帶的夜總會。他順口說出幾個名稱，我都沒有記住。

B說，高檔地方的男公關，穿著名牌西服，開著紅色寶馬敞篷跑車。

山西大姐帶來一個，怎麼也看不出是男公關，特別有男人味兒，留著鬍子，氣宇軒昂的。

被包養的漂亮女子不敢找情人，也不敢找男公關。B認識一個，每月房租二千美金，物業保安可能都被『老公』買通了，幫著盯她。

我說，完全可以白天在別處會男公關呀。我理解她們不敢找情人。

B說，那也不敢，男人的電話隨時會進來。

再有，B說，她們也怕被男公關敲詐。

我談自己要從男性氣質的角度研究男公關，B說：他們非常清楚：我是賺女人錢。他們自己做成了，有錢了，再到酒吧泡女孩子。他們太瞭解女人了，一泡一個準。

B說，有些男公關被女孩子點後，女孩子漂亮，兩人聊的感覺又好，也可能出台不要錢。甚至，還有過男公關替女孩子結包房帳的情況。

B說，如果兩人處的好，從場子裏出來，又出去吃飯，結飯帳的肯定是男公關。這在小姐那裏是絕對不可能的。

B說，男公關和小姐一個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小姐不會不要錢，男公關可能不要錢。『他還是男人。男人的一些東西就會起作用』。這『男人的一

些東西』，指的便應該是男性氣質的要求。

B和服務生聊的時候，我與A起來轉一圈，到中間空地，卻仍然很少人。過道上，一個單間門口擠滿了男公關。A說：原來那是客人們正在選男公關。

B說，男公關們基本都在二十五歲以下。我感覺，可能更年輕。

B說，還有十五歲的。

那些男公關，A說，都非常漂亮。我原以為會是小白臉型的，並不是，什麼類型的男人都有，並不是清秀型的，在我看來，挺陽剛的，完全不是清秀型的英俊。

路過那個門口擠了許多男公關的單間門口的時候，我向裏看，正看到一排男公關的背影，齊齊地站在裏面，面對沙發站一排，讓女客人們挑選呢。

B說，每次來也是，爹的把男公關們一排排領進來，領到女人面前，滿意的留下，不滿意再換下一批。

找不到B要找的人，我們商量，等山西大姐週末來時再來。

這裏，沒有賣給男人的男公關。所以，我們三個男人來，沒有女人，很奇怪的。

我們起身要走，經理攔住，說，別走呀，給您挑，保證讓您滿意。

我想，也許是把我們當同性戀了。

B說，你給我一個電話，我以後來找你吧，我週末就會領大姐來，既然那個爹的已經不在了，以後就找你。

這樣，經理便留了電話，還送我們到電梯。

我回家後細細品味，才意識到B談話的種種水平。

分手時，B說要找一個媽咪給我介紹一個男公關談談，因為他們已經在那裏『扔了幾十萬了』。

B說，等山西大姐來時，我們再來。『你只需要在旁邊聽就夠了』。

去時的路上，還與B及A討論，應該以什麼身分進入『田野』。如果說是研究者，怕人家不理睬，有防範；如果只是聊天套話，因為要問的太深入，人家聽聽就會覺得不對勁兒，就不會和你聊了；如果讓爹的介紹，男公關沒有辦法不談，但是，也許因為怕資訊傳到爹的那裏去，不會說實話。

B說：你放心，你想知道的，爹的早就都知道了。

最初與A談及男公關事的時候，他說有一個朋友開了間酒吧，裏面全是男公關。我事後想，也許我可以去作『經理助理』，在那時工作三、四個月。和A說，A笑：他們這工作時間，您方老師就受不了。

A今天託朋友帶我來這裏，而不是那個酒吧，我想也許是他與那朋友說過，那朋友不敢讓我去。我和A講，可以約他出來我請客，聊聊天，建立信

任。A說：『方老師，您不可能和我那些朋友建立信任，他們沒文化，沒讀過什麼書裏裏』

去之前，還有一些緊張。

去之後，最大的發現，裏面所有人都那麼鎮靜，都像是做正經生意一樣，彷彿根本不是在經營一個敏感的、違法的生意。服務生談論男公關，談交易，也都是像百貨商場裏售貨員在談賣衣服，或賣巧克力一樣。

人家不緊張，我反而緊張。人家沒有特殊生意的感覺，我則如入禁區。

昨天看了一篇以前從網上當下來的研究『男妓』的文章，作者想當作一篇學術文章提供給讀者，但是，寫的非常不學術。包括了量調查和質調查，好像是最時尚的量加質，但是，二者的調查方法都非常有問題。而且也沒有任何理論。

文章全面譴責了『男妓』現象，全文在寫男妓如何受傷，如何被剝削。進而話鋒一轉，說自己因此懷疑女性主義。因為有許多人認為，女人花錢買男人，是兩性平等，女性地位提高。但因此就質疑女性主義，顯得很滑稽，在我看來是既沒懂女性主義，也沒懂男性性工作者。

今天中午因為『金領男人性質量』的訪談，見了一位志願受訪者。

臨分手時，談到我博士論文擬做男性性工作者。他眼睛一亮，說，我認識的兩位朋友都做過。其中一位，是在五星級酒店作公關先生，現在已經不做了。另一位，是演藝圈的人，不是很有名的演員，但也常接戲。

據這位受訪者介紹，許多男演員，還有許多女演員，都接這樣的活兒，而且男演員是男女都接。

與場子裏的男公關不同。開始可能是投資商、製片人看中了，不敢得罪，也想討好他們，以便上戲。投資方、製片人也有女的，也可能是他們的朋友。可能不需要明說，但大家都知道是那個意思，彼此明白，就成交了。不是按次付款，可能是一個月給一、兩萬塊錢，有時間就打電話叫來做。也可能是讓其出席一些活動。

這些有錢的富太太有一個圈子，大家很快就會知道某某男演員做這個，就會交流，會轉介，從而在圈子裏漸漸建立市場。

也許，這些將來會有參考價值。